文化百科丛书

天涯芳草

韩春鸣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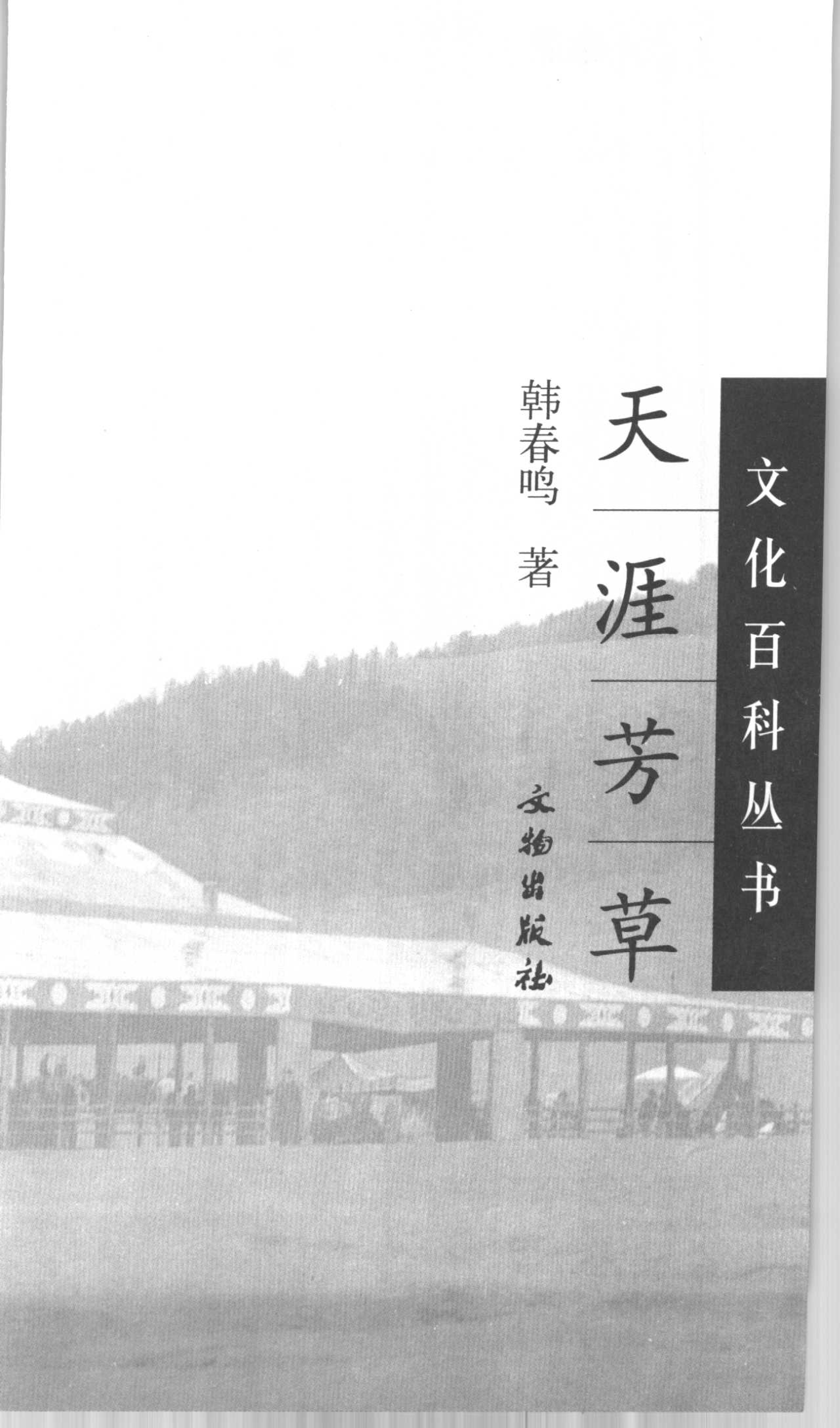
文物出版社



文化百科丛书

收藏拾趣
梨园快语
雷动星流
古城追忆
兰汤沐芳
北京礼俗
天下洪洞
街巷雅趣
俚语言情
养生养气
天涯芳草
天桥碎语
六朋画事
宗臣史家
书林片叶
点睛成龙
书人书札
花信东风
琴韵流水





文化百科丛书

天涯芳草

韩春鸣 著

文物出版社

封面设计：张希广
责任印制：陆　联
责任编辑：崔　陟　蔡　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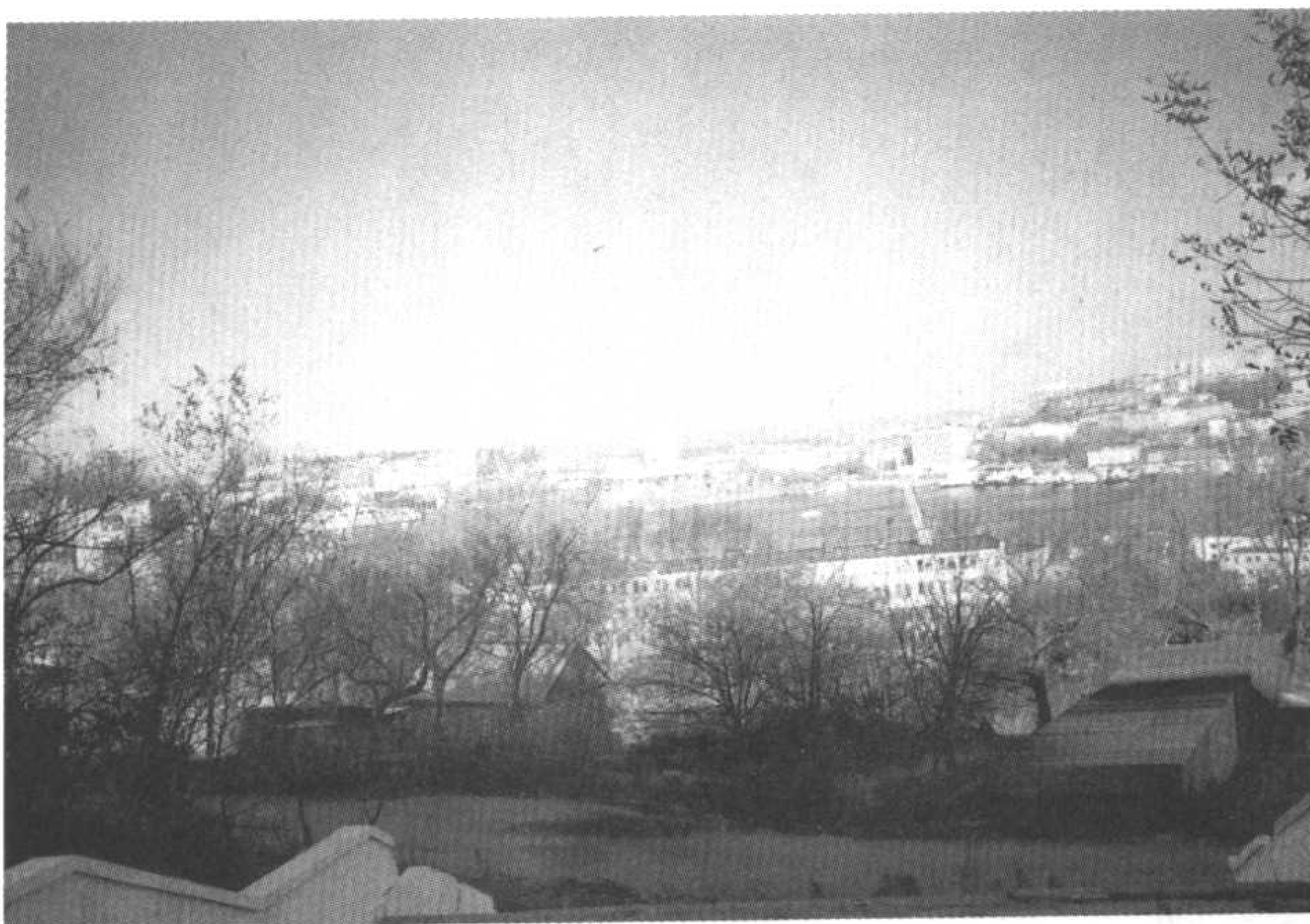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涯芳草／韩春鸣著.—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4
（文化百科丛书）
ISBN 7-5010-1577-5
Ⅰ.天…　Ⅱ.韩…　Ⅲ.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07822号

天　涯　芳　草

韩春鸣著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五四大街29号）
http://www.wenwu.com
E-mail:web@wenwu.com
北京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850×1168　1/36　印张:7
2004年4月第一版　2004年4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0-1577-5/I·1　定价：15.00元



俯瞰海参崴



追逐游艇的海鸥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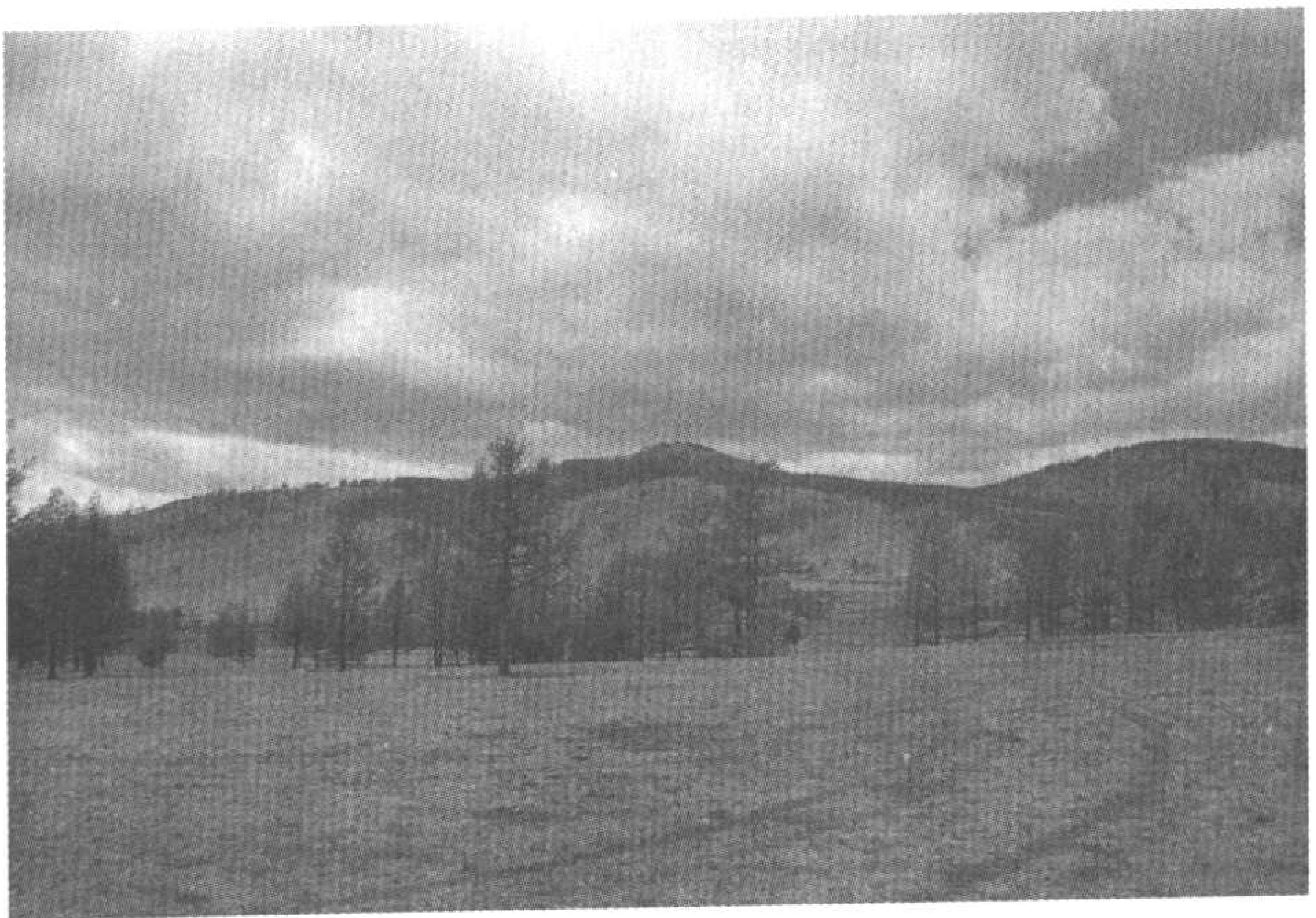
海参崴海岸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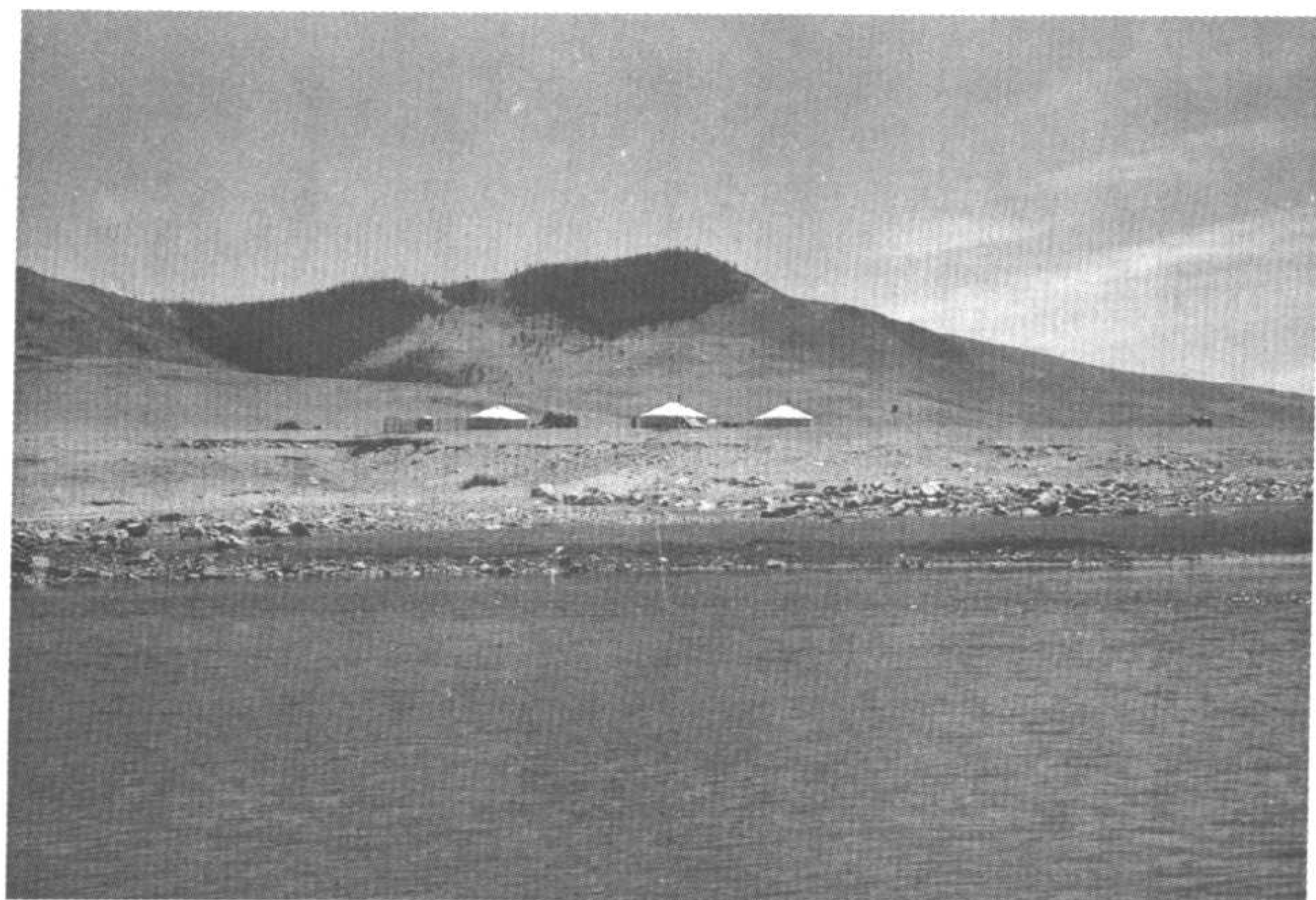
海参崴海滨的钓鱼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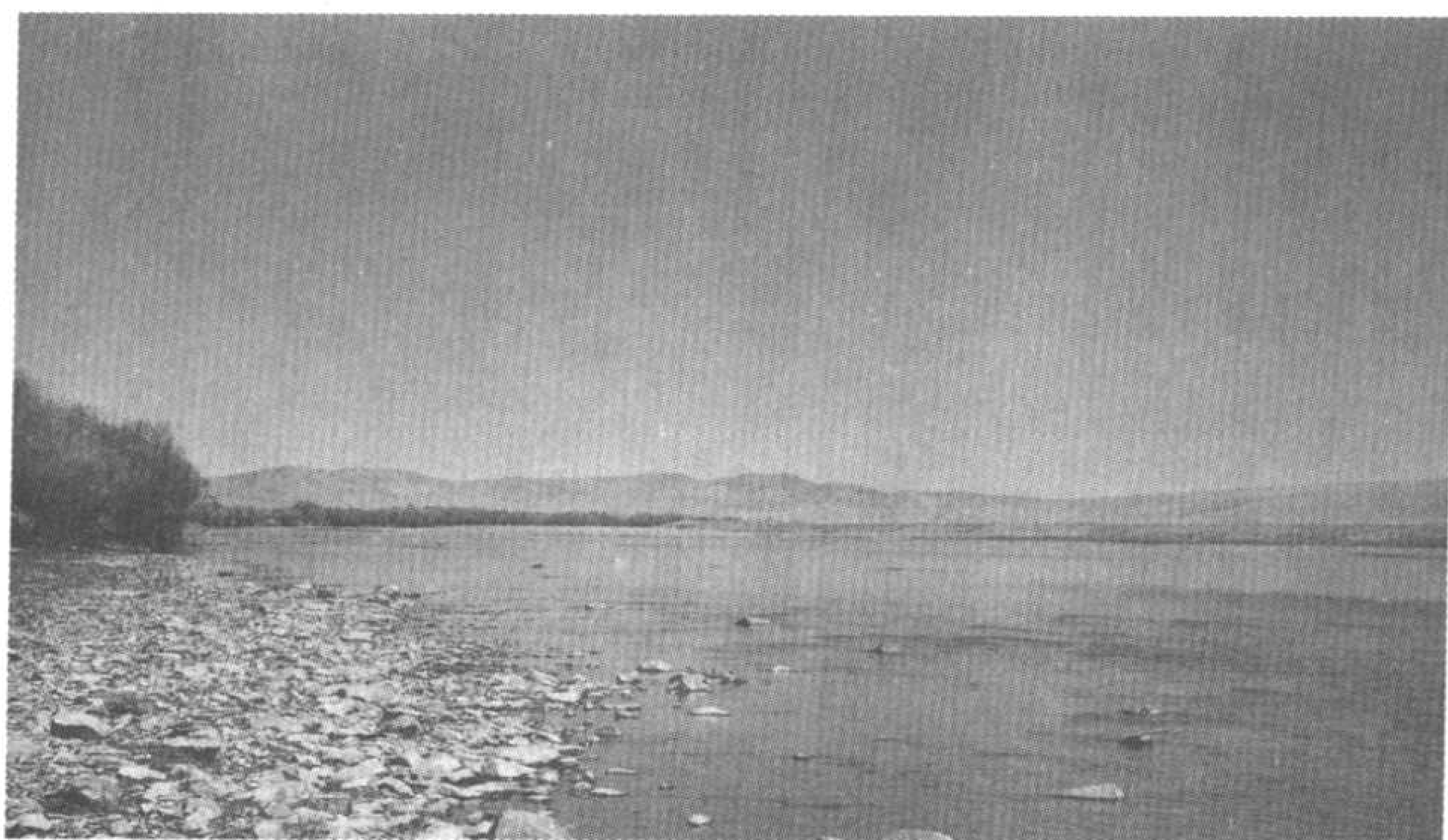
海参崴上的炮台



蒙古草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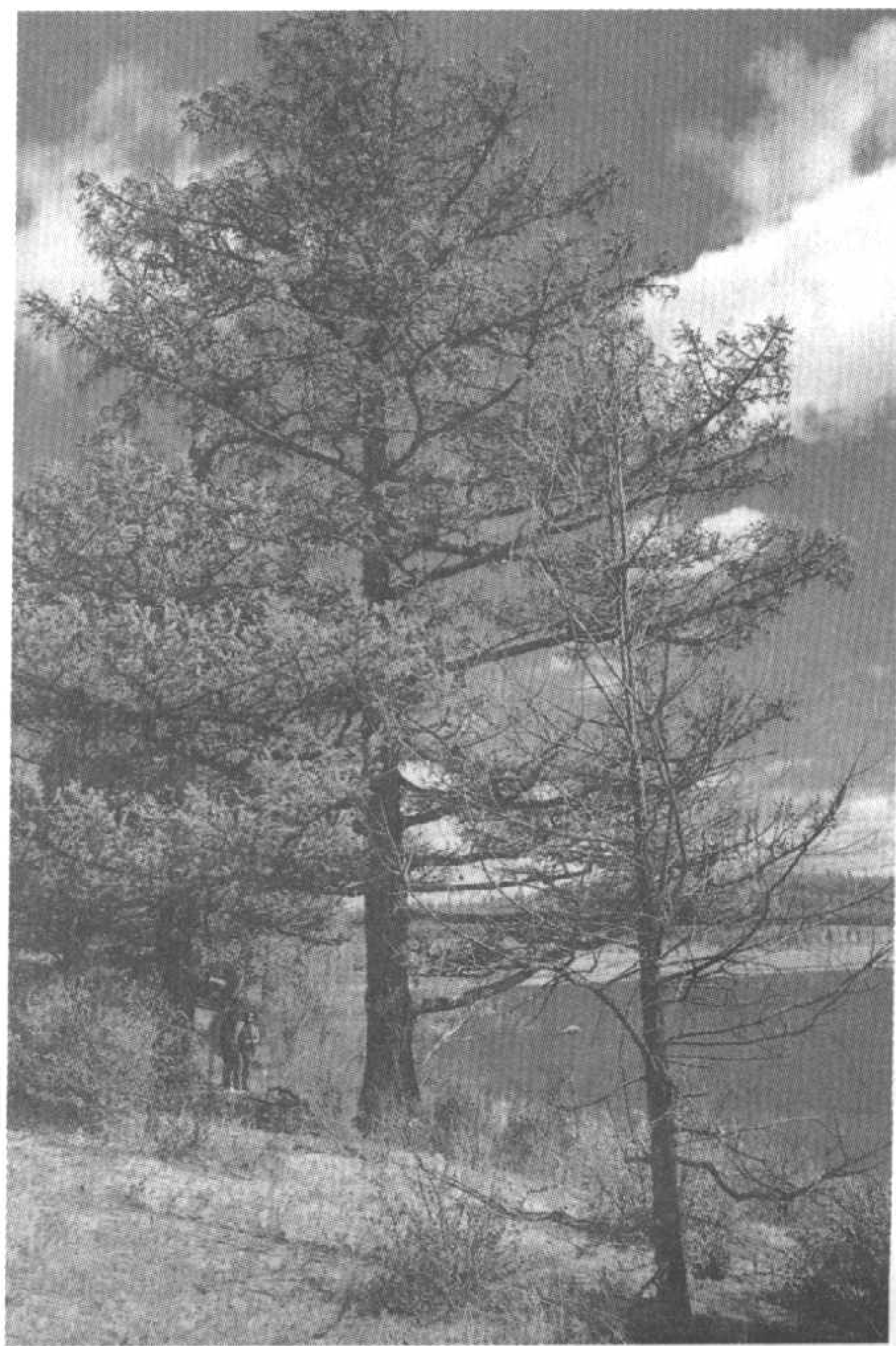
蒙古国内克鲁伦河畔的牧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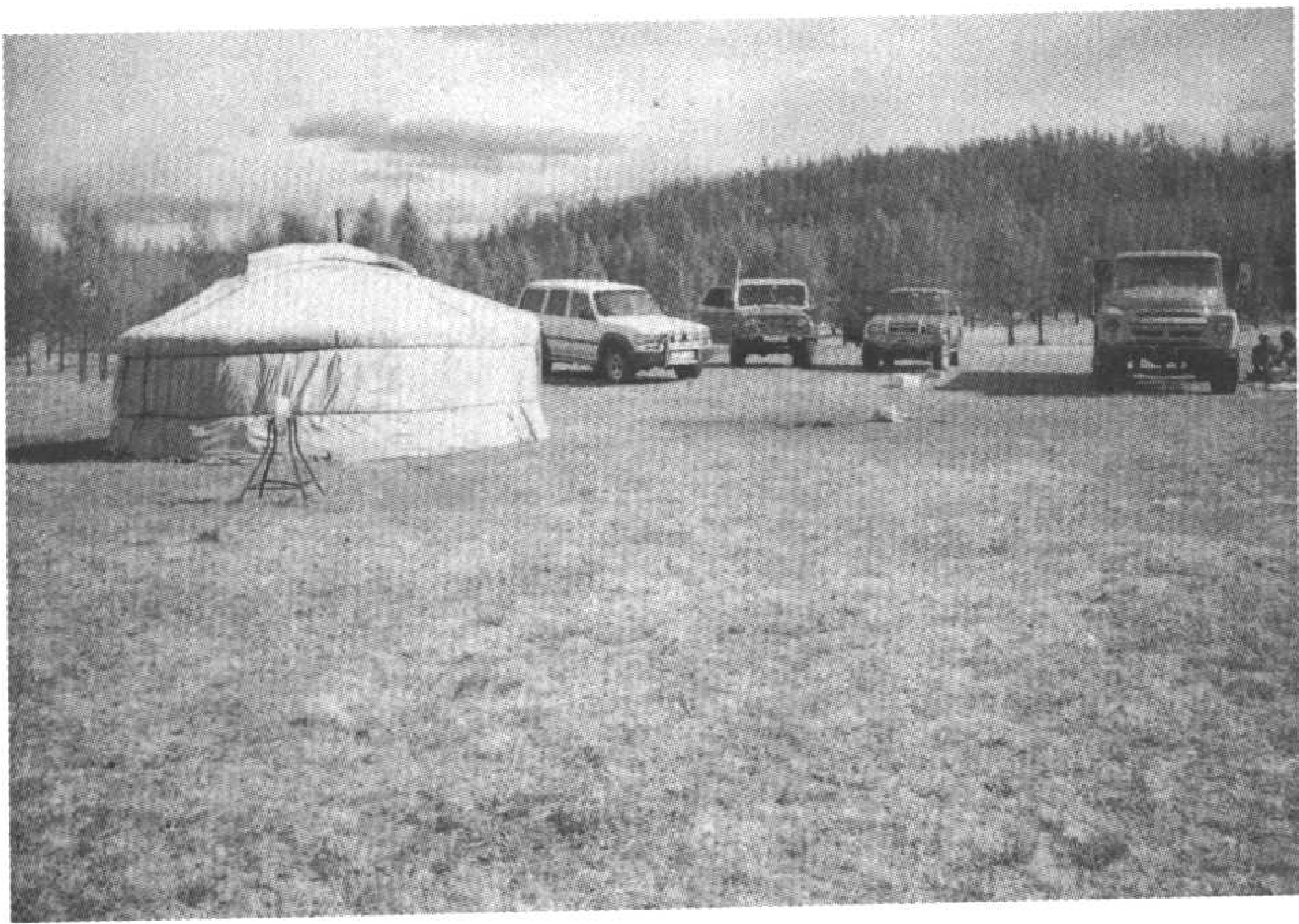
蒙古境内的一支河流



蒙俄交界成吉思汗的发祥地——心脏湖侧影



心脏湖畔的参天大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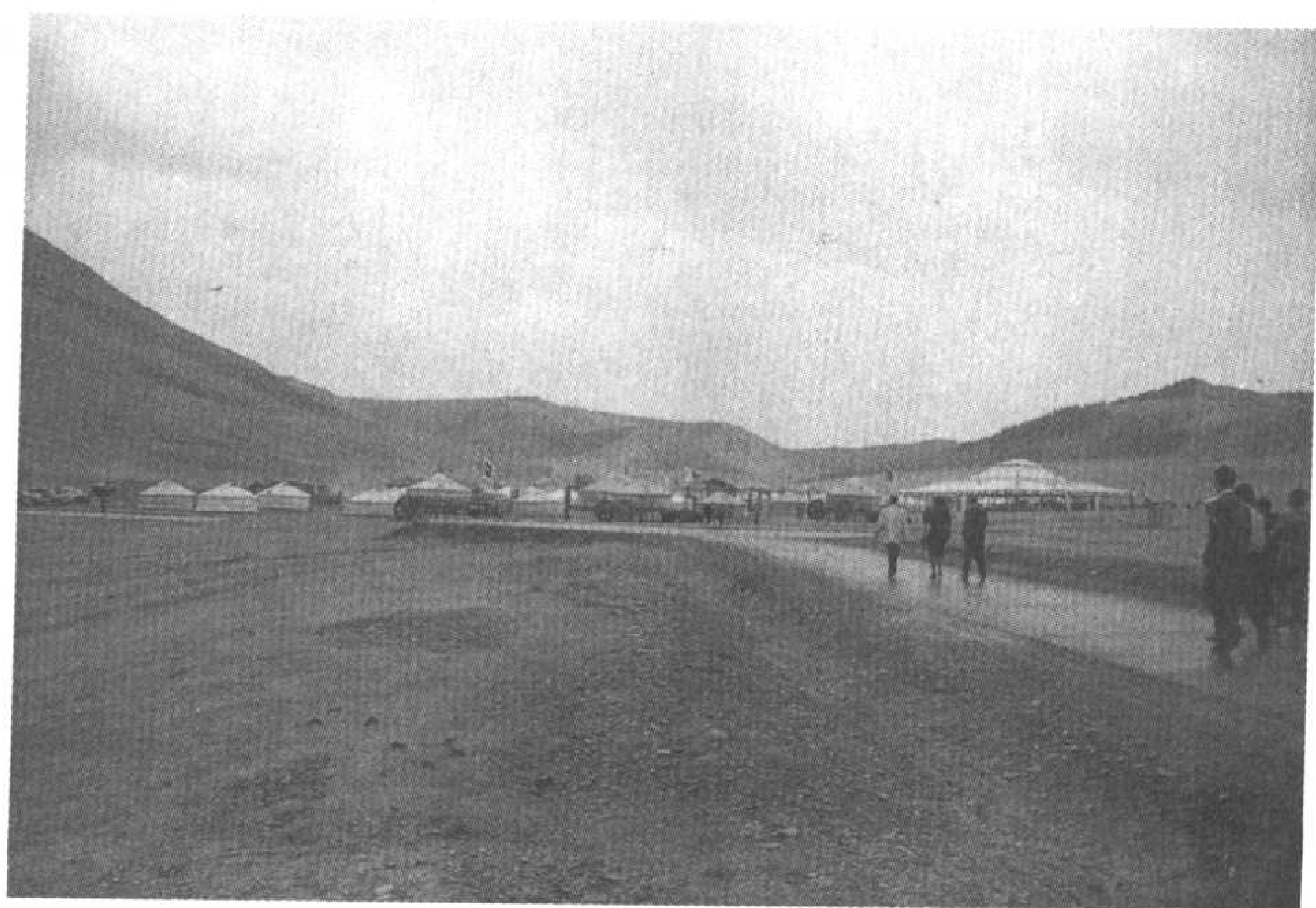
俄蒙边境打猎营地



“亚洲狼”带我们打猎的地方



乌兰巴托郊外草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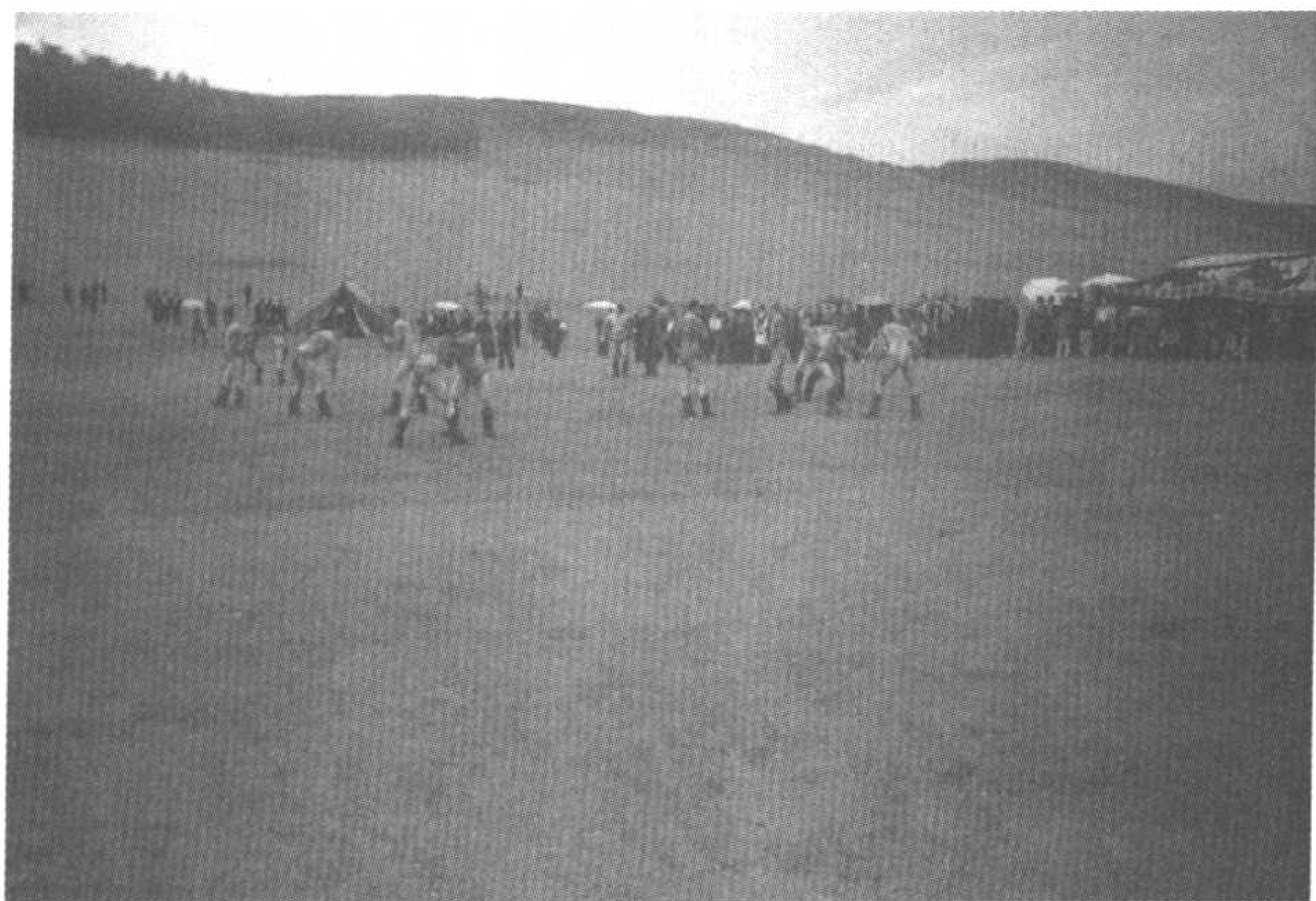
乌兰巴托郊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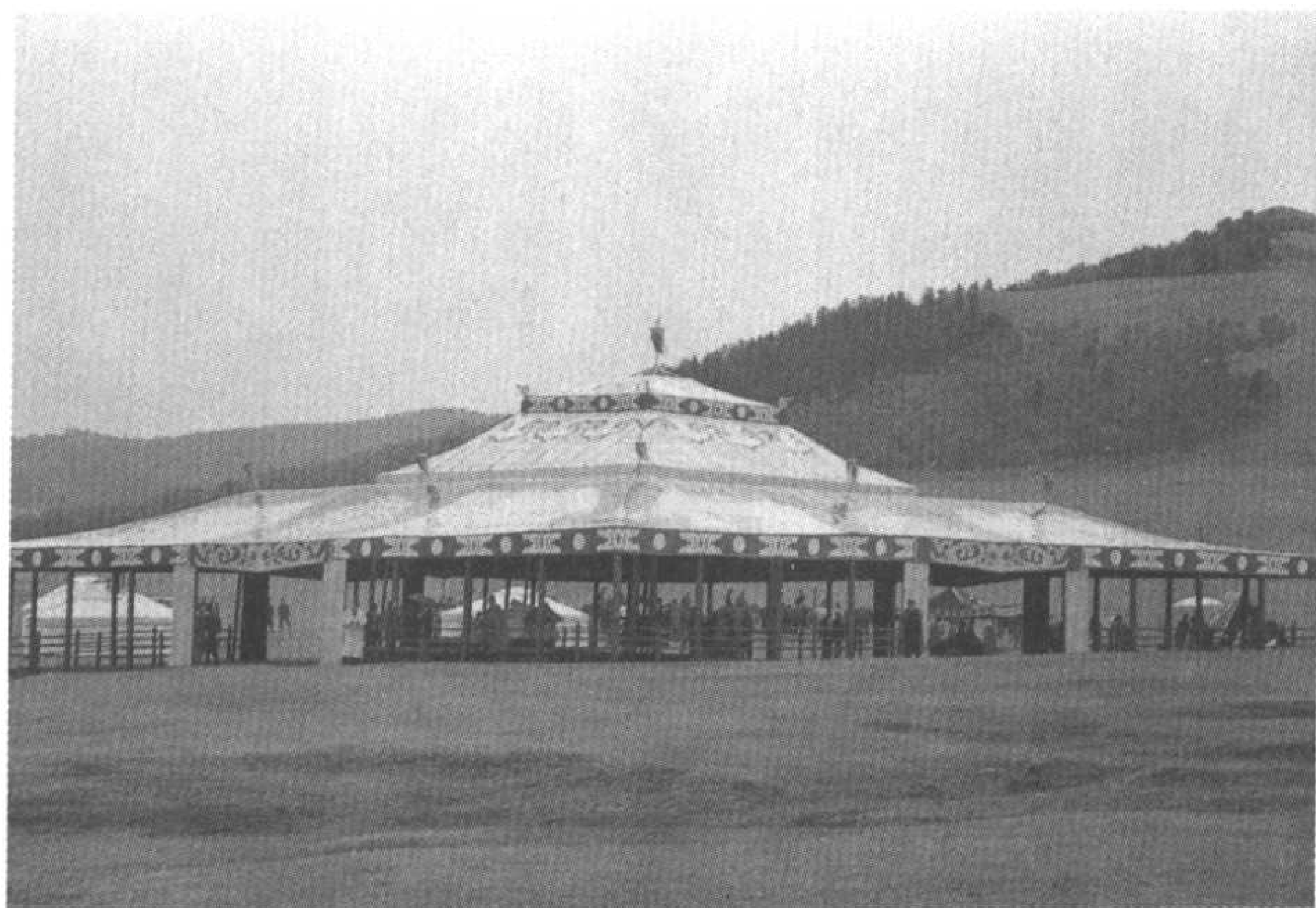
乌兰巴托市郊景象



蒙古国内克鲁伦河畔



那达慕大会的摔跤场



乌兰巴托市郊的一个旅游景区



前苏军坦克师的营地



乌兰巴托市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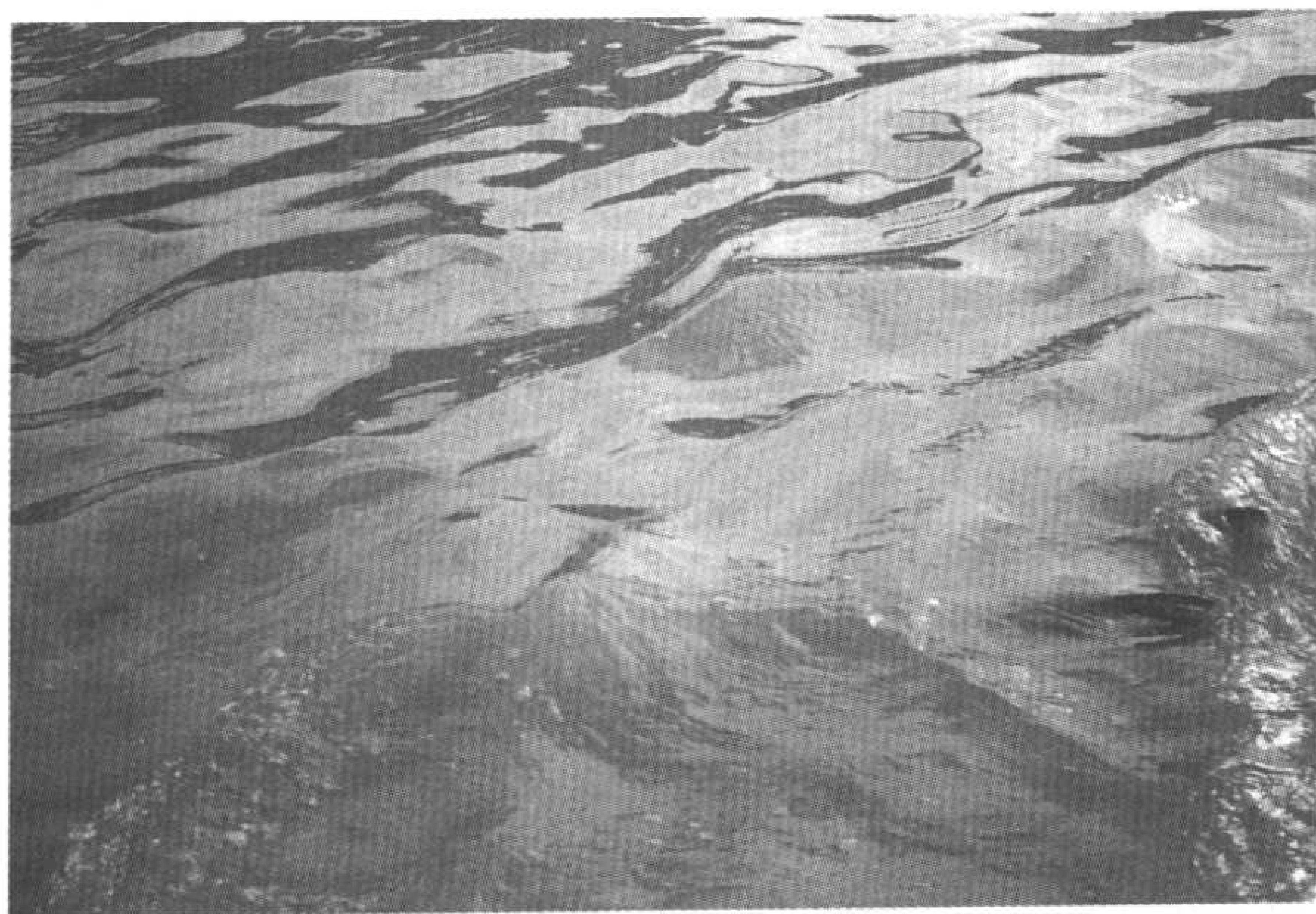
湄南河畔



湄南河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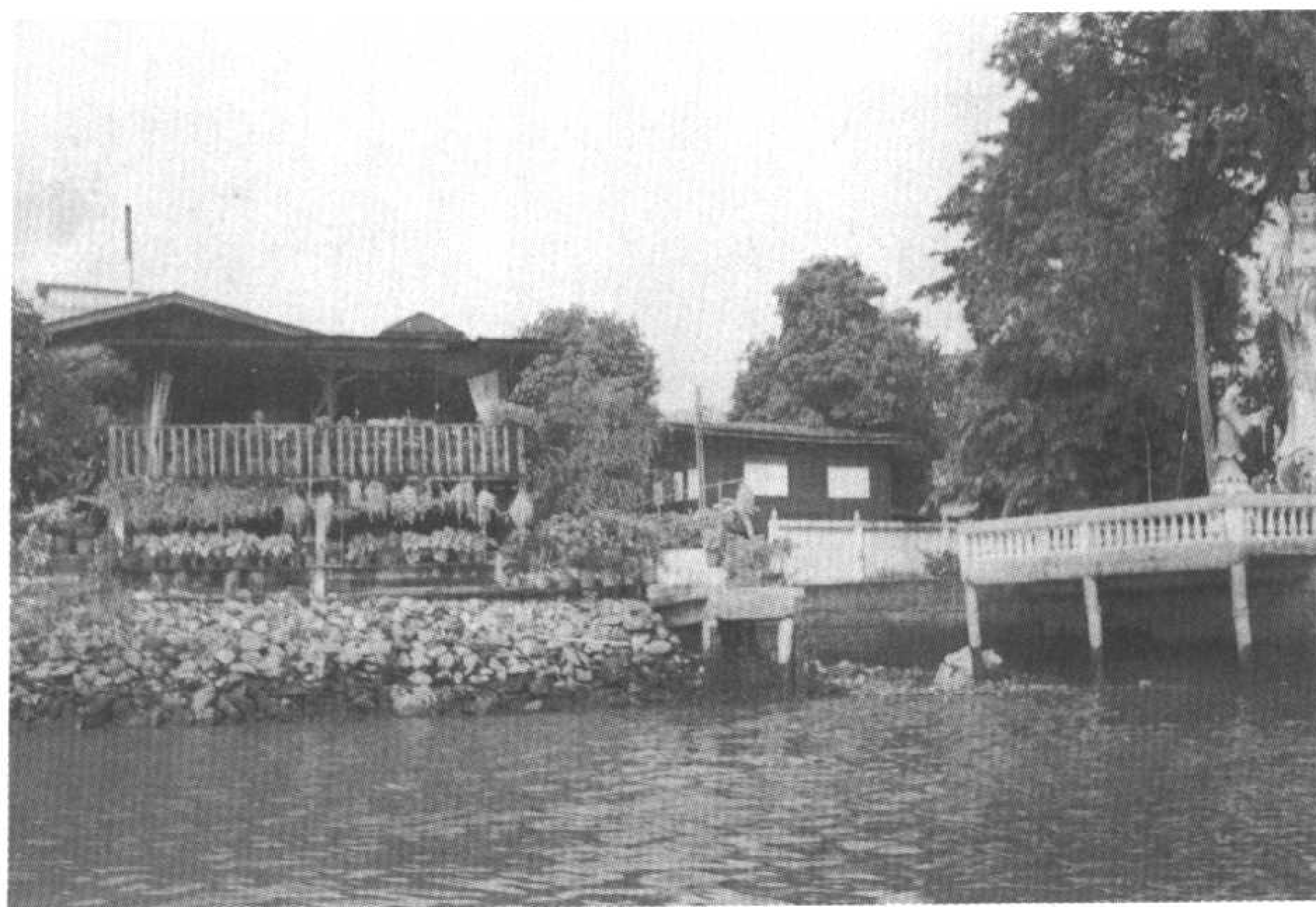
湄南河畔的寺院



泰国湄南河上



曼谷湄南河上的“水上人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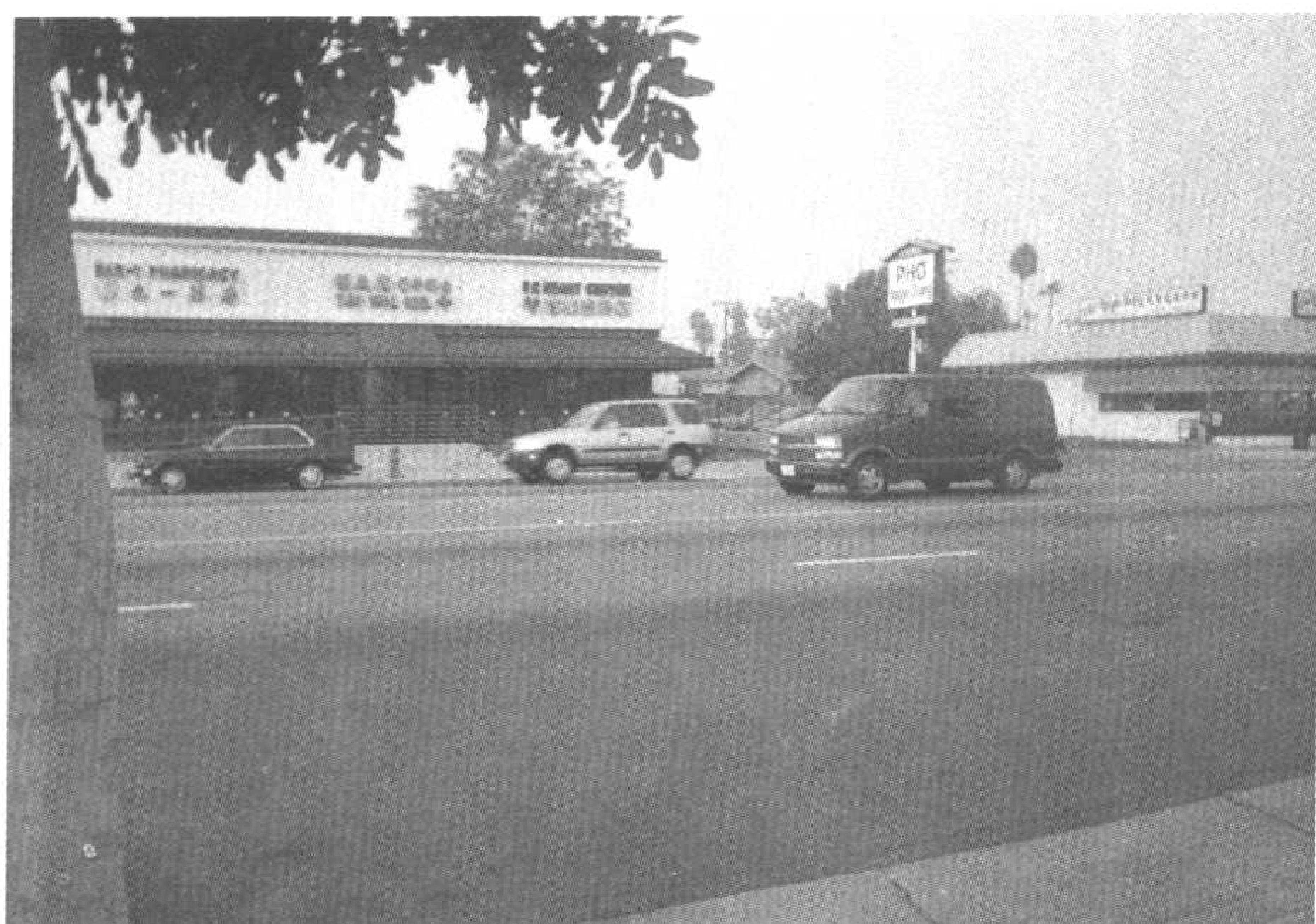
曼谷湄南河水上人家



曼谷大皇宫门前卫



雪后的哈尔滨



洛杉矶的中国城



拉斯维加斯街头

壮游天下乐融融

我们祖国有壮美的河山，人类以其有着深厚浓郁的感情，赞誉之词始终发之肺腑。人们向来就以游览为乐趣，因为这不仅仅是消遣的方式，还是寄托情怀，激发壮志的有效手段。古代的读书人，就有读万卷书，走万里路的呐喊。因为那时的交通工具根本无法和现在相比，据说从北京到苏州水旱兼程，也要两个月。书中提供了无限的资料，让他们足不出门，便知道天下之事。可是他们的欲望就像是无底洞，不会满足于书上的文字和似是而非的线图，要亲眼看一看。于是，他们就开始了游历，当然他们的游历是以做学问为前提的，还不是单纯的娱乐。滔滔不绝的诗文就从他们的口中、笔下涌出，还出现了专门的山水派诗人。

我们翻开古籍，就会发现这种歌咏山水风光的作品，真是浩如烟海，俯拾即是。有些已经到了脍炙人口，人人耳熟能

详的地步。像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李白的《望庐山瀑布》、苏轼的《题西林壁》等等。不是亲临其境，又怎么能在有限的文字中，包含了壮丽的景观和充沛的情感。这些成果中，既有山河的魅力，又有文人的才气，真是缺一不可。不过据说宋代的范仲淹写《岳阳楼记》，并没有到过岳阳，更没有登过楼，只是凭着一张图去驰骋想象。我们读其文就会发现，里边没有写楼的巍峨精美，只是登楼所见和所感。我以前也同意他是臆造的说法，后来登其楼才发现，视野里果然是有远近的景色，有感慨更是情理之中，楼的全貌怎能看见，正如苏轼说的“不识庐山真面目”一样。所以说范仲淹没来过岳阳仅从文章的结构来谈，是多少有些苍白的。

古人旅游者之最佳者莫过于明代的徐霞客了，他不仅把大半生的精力用于旅游，还写下了至今认为很有文献和文学价值的游记，所以我们称他为旅行家。在今天我还不知道第二个这样值得称道的旅行家是谁。

话题再回到旅游上来，今天人们的生活结构发生了彻底根本的变化，又赶上太平日久，所以旅游竟出现了空前的热。我们看到今天的旅游，已经不是少数人的事

情了，各行各业的人都参与进来，可谓是一场全民的活动。于是旅游业一夜间应运而生，各地的旅游公司也就如雨后春笋一般，拱出了地面。这应该说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最起码说是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空前的提高。试想，如果连温饱都解决不了，他还旅什么游什么啊？今天的旅游形式和目的也有了不同，人们大多是一种消遣。有的是老人辛苦一辈子，好容易有点儿钱了，该放松一下了，干什么好呢？青年人初涉人生，急于要知道外边的世界怎么精彩，如何满足这一要求呢？于是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集中在旅游上。您到各个景点儿看看，有黄发，也有垂髫，真是芸芸众生，如山似海。当然其中也有专业的摄影家、作家、画家或是其他门类的艺术家，他们来旅游是有着别样的目的的。

我们已经说过，大多数人已经不是为了吟诗作赋，留下什么，而把旅游看成一种最佳的休闲方式。我想不起来，休闲这个词是什么时候开始时髦的，但是想到它和“修仙”是谐音，其中的奥妙就可想而知了。在旅游的人中，几乎都有照相机或摄相机，档次规格不同，人们尽可能地把自己喜欢的景色收进来。出门照相照什么？这个问题提出来可能有点儿可笑，但

是确实是个问题。过去照相机少，人们就到某个出名的景点，摆个姿势站好，摄影师“喀嚓”一声，就算完了。交钱留下地址，回去等着看照片吧。碰见骗子就是另一回事了，1980年我在华山照了一张，至今还没收到。现在不是这么回事了，几乎人手一机，不光照人，还照风景，这叫把风景带回家。说到这里，我倒是为徐霞客鸣起不平来，假如这些机器早问世几百年，我们的英雄的用武之地可就大得多了，还止留下一部游记。

今天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思想的解放，旅游已经走出国门，开始只是东南亚一带，现在可好欧洲、非洲、澳洲、美洲，大概除了南极和北冰洋都有人去了。

北京太行旅行社的董事长兼总经理韩春鸣先生，从事旅游工作多年，经验积累多少不说，他的腿福和眼福可是不小，几乎走遍了天涯海角。他还是位作家，每到一处必有游记写成。他的游记不是简单地介绍一地的风土人情和地表建筑，因为这些说过的人太多了，很难再出新意。他就采用了独特的描述方法,一是选景角度求新,二是叙事方法别致,他说的是自身的经历,在别人的游记里这是轻易看不到的。读他的游记就好像跟着他走到一个又一个

的地方，亲身去感受一样。还有一点，就是当您有机会去某个地方时，不会陌生，甚至会有一种旧地重游的感觉。

天涯无际，任何人也不可能把地球上所有的地方都走到，那么就借助游记来一番神游，未必就是阿Q精神。如果您同意这种说法就不妨来读读韩先生的《天涯芳草》。在本书里有“叹而观止篇”，在成吉思汗的发祥地沐浴清风；有“旅途感悟篇”，慨叹在他乡遇到好的心境；在“指点江山篇”里，有对孔府家酒和涪陵榨菜的品味；在“归来随笔篇”里，有怎样才能不虚此行的设问……一字字，一行行讲述的都是真实的感受。作者曾经对我说过，即使同一景色，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感受。他就是要散文的笔触讲出自己的感受，希望和别人有不同的地方，而且越多越好，如果和别人的都一样，那还有什么意思呢？

崔陟　甲申年清明佳节于旧北大红楼

目　录

叹而观止篇

海参崴的风

随旅行社到海参崴可谓马不停蹄，走马观花，匆匆忙忙的，真感到眼睛不够使。回到家里，闭目回顾，这个俄罗斯远东最大的海滨城市给人留下的印象还真深刻。首先说吧，俄罗斯姑娘讲究穿着。如果在北京街头，您看过往的姑娘，十个姑娘中有一个是美人，您就够有眼福的，可在海参崴的大街上，您见到的姑娘，如果十个姑娘中有一个丑女，那也就是您的眼福了。海参崴的美人多，这是我们一行人的共识，好像随便拉出一个就可以参加省级的模特大赛。

海参崴的海水真美。我们乘上一艘快艇在海湾游弋。蔚蓝色的天空，湛蓝蓝的海水，衬托着数百只银灰色的海鸥追逐在小艇后边，哦哦欢叫着，上下翻飞，翩然起舞，勾勒出一片极富油画感的景致。您知道为什么海鸥追着我们飞吗？嗬，是我们不断将“列巴”（俄语，面包）撕成一

块块的，抛向天空，挺逗的。对了，身边还有漂亮的俄罗斯导游姑娘，向你娓娓讲述这个城市发生的故事，你的那个感受能够轻易忘却吗？

大凡读过历史的中国人都知道，在百多年前，大约 160 万平方公里的美丽如画的海湾还是在中国的版图上，可如今这里却完全是一幅异国他乡的感觉了。街头很少见到中国人或者说是黄种人，这里已经是俄罗斯人的天下。据说这是俄罗斯移民政策的功绩，欧洲大陆的俄罗斯人大批迁居至此。

海参崴无愧为优良的避风港，西伯利亚的寒流似乎吹不到这里。整座城市看上去很安静，海风轻轻地拂面，柔和、细润，很少听到不和谐的噪音。可是，每天中午 12 时，这里都会响起穿透力很强的轰鸣，响彻全城的炮声。这声音来自海湾高地的炮台。当局用炮声告诉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们，不要忘记这里曾经是战场。用这个形式来提醒生活在安宁中的市民，也不失为一种别出心裁之举。

城市的中心广场有艺术水平很高的城市雕塑，大多是为纪念二次世界大战和前苏联卫国战争的战士雕塑群像。让人不快的是，在你照相的时候，当地的“小赤

佬”伸出脏兮兮的手追逐着你，向你讨要卢布；当你漫步街头时，也不时有一群小孩子追着你，向你没完没了地要香烟。

我见的一个小女孩，也就五六岁的样子，骑在路旁的栏杆上（大约是游客的必经之路），用生硬的中文扯着嗓子喊道："照相，照相，35卢布!”35卢布就是10元人民币。见我们无动于衷，就降价："25卢布!”还是没有人理睬，又降到“10卢布”。小女孩长的很可爱，一副标准的洋娃娃模样，金黄色的头发，海水一样蓝的眼睛，皮肤白白嫩嫩的。我想，她肯定不是她的长辈所期望的一代人，她已经知道自己的模样也是可以成为商品出卖了。

小孩子懂得挣钱，大人就更有挣钱之道了。

当导游带我们来到一座很普通的大楼面前，告诉我们这里是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总部时，我们简直不敢相信。没有森严的警卫，没有高墙壁垒与公路相隔；不过还是有一点与众不同之处，就是有腰间插着把匕首的俄罗斯军人在附近巡逻。我们觉得这个地方值得留影，为了让照片更具有典型性，我便邀请刚好巡逻到我们身边的卫兵合影。年轻的卫兵很友好，欣然同意，并摆了一个很帅的姿势。快门摁过

后，我向他致谢，他向我伸出手说道：“卢布，卢布。”并将手心手背翻了一番，意思是要15卢布。哦，原来如此。我这才明白他高兴合影的原因。我掏出10卢布，连说带比划，与他砍价。这个士兵眨眨眼，微微一笑，收下了。当我们离他而去，回过头来一看，那位士兵已经奔向大楼南侧的商亭。

太平洋舰队总部大楼的北面不远处是一座潜艇博物馆，是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苏联红军的老潜艇改造的。我们从博物馆参观出来，又一次路过太平洋总部时，看到两位士兵躲在大楼南侧的一个角落里。与我们一起照相的那位士兵，手里拎着一瓶酒，另一位士兵正在和他抢酒瓶，一边抢还一边说着什么。这时，另一位士兵发现了我们，就快步跑来，一边朝我们打招呼一边比划，摆出一个很健美的造型，那意思很清楚——希望从我们的手里得到卢布。我们连连摆手，照过相的士兵冲我们扮个鬼脸，得意地坏笑。我们觉得挺有意思，但是没有再停下来。

商品经济的风似乎是无孔不入，即使在这看上去很闭塞的远东军港也是如此。

成吉思汗的发祥地

蒙古国虽然是和中国接壤的邻国，但出访之前，我对它的认识还相当肤浅，在我的印象里，那是一个以牧业为主的内陆国家，一个仅有 200 万人口，100 多万平方公里且大部分为草原或戈壁的国家。而当我真正踏上这片土地时，看到的则是一个全新的富有魅力的世界。

六月的北京已是炎炎夏日，乌兰巴托的最高气温还不过摄氏 16 度，看街上的行人穿皮夹克也不算新鲜。不要讲蒙古草原的广袤无垠，碧空如洗，清清的鄂尔浑河就像透明的玉带，空气中青草的芳香沁人心脾；我只想告诉大家，蒙古民族是个离不开酒的民族，朋友来了以酒相待，亲人来了以酒相敬，高兴时离不开酒，郁闷时少不了酒，虽然我没有被酒醉倒，但蒙古国独特的旅游景观却让我陶醉了。

被毛泽东称之为“一代天骄”的成吉思汗，是中国人民景仰的英雄，自然也是蒙古国民的骄傲。为此，我们特意去了成吉思汗的发祥地。正是在此他被推举为大可汗，并由此开始他的伟大霸业。这里是距巴嘎淖尔区郊外 130 公里的一处风景

区。

如果不是身临其境，你很难想像出这个地方的神圣和自然景致的优美。

这里很静，静得令你想与小草谈天；这里的天，湛蓝湛蓝的，似乎与大地更接近，天神仿佛就在你的头顶，要与你讲过去谈未来，要赋予你什么使命……

这里是海浪般起伏的山峦，山峦被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所覆盖，树干高大，直指蓝天，树龄均在百年以上，树种是清一色的松杉。森林明显是遭遇过大火的劫难，树木的主干皆是被烟火熏烧成浓重的黑色，而几乎所有树木的枝干依旧展示着浓郁的绿色，昂着充满生命力的绿色的头！烈火并没有扼杀掉勃勃的生机。这里生长的树木不是盘根错节，均有一定的间距，挺拔独立。

群山环抱、绿树掩映着的，是一块神秘的或许应当说是神圣的蓝色的盆地，一池蓝色的镜子一样清彻的小湖。湖水面积不大，东西长约二三百米，南北宽约一二百米，其形状就像是人的心脏，当地人称它为“心脏湖”。是的，如果把这块胜地比喻成一个人的话，那么，这个盆地中的小湖，也恰恰是在心脏的位置。

湖畔的四周是天然的十分平坦的草

甸，绒绒的草地，错落有致；草的品种大体一致，高度基本在20公分左右，草丛中盛开着像天空中散落下的星星一样金黄色的小花。湖畔的南侧像是一个天然的广场，有足球场大小的草地，草地的中央立着一块高约1公尺，宽约30公分的黑色的石碑。上面书写着成吉思汗与这块神圣土地有关的内容。

如果你静坐在这块草地上，你能不遐想联翩？数百年前，这里旌旗蔽日，金戈铁马，这里是各路大军的司令部，这里酝酿着进军的路线，这里筹划着胜利的方略，这里英雄云集，枕戈待旦，慷慨悲歌……这里创造了一代英豪，这里有一个时代的里程碑。

在成吉思汗的碑文前，按照蒙古民族的习惯，人们要围着石碑绕行三圈。虔诚的蒙古人还要跪在石碑前，用前额贴在石碑前祈祷，求神圣的成吉思汗让他们如愿以偿。来人一般还要以酒祭奠先人，他们先将放在石碑前的酒盅斟满，然后将自己手中的酒盅也斟满，用手指沾一滴酒弹向天空先敬天，再沾一滴酒洒向大地来敬大地，最后面对石碑，与先人共饮一杯。

传统的祭祀礼仪过后，蒙古朋友开始杀羊，按照民族的习惯做法烤全羊。与北

京的烤法大相径庭。先去掉头、蹄、下水，把羊肉切成拳头大小的条块，找来许多大小用手可以握住的石块，用水洗干净，然后将石块放在篝火里烧烤。待将石块烤得发红后，拿来一个铁桶，（像是盛羊奶的桶，也有用大号高压锅的）将切好的肉均匀的放进去，铺成一层，然后将烧红的石块铺在羊肉上，石头上面再放一层洗干净的土豆和胡萝卜，接着，又是一层烧红的石块，又是一层羊肉……在接近桶的顶端时，再放进一些水和佐料，将桶盖封闭好，把桶放在篝火中再烧烤半小时左右。打开桶时，一股热浪和扑鼻的香气顿时弥漫整个蒙古包。人们通常先取出石块，将发烫的石块递到客人的手中，人们捧着热乎乎的石块，在手上来回颠倒着，大约是为了消毒？尔后，喜气洋洋的主人一边唱着传统的民歌，一边开始从桶中取出烤熟的金色的香喷喷的肉块与白色的土豆、黄色的胡萝卜，放在碗里盆里，倒出透明的琼浆，下面的程序自然就是酒与肉，歌与舞的主题了。

……

这里古老的传说，优美的自然环境，独特的民族氛围已经开始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来过这里的人们，几乎都得到

一种新奇、愉悦的感受；有的人还似乎得到一种神圣的洗礼，对人生，对生活，对社会有了一番新的体会。

谁是这些精美绝伦雕塑的创作者

大凡城市，少不了有雕塑，在广场，在街头，在公园；雕塑是一个城市的脸面，是一个城市的形象。当我驾车奔驰在蒙古如海洋般起伏的大草原时，居然也见到了一座座精美绝伦的雕塑。而这些雕塑，无论从风格上，创意上，都绝非任何一座城市雕塑可以相比的。

草原是一马平川，但也有高坡和低洼处。草原像一首歌，悠扬动听的歌，缓缓起伏，悠悠荡漾；兀的，扬起一个直冲云霄的高音符，让人精神为之一振，眼睛发亮，那真是耳目一新。

这个美妙的高音符，就是矗立在高坡之上的雕塑。

确切地说，草原上的雕塑是石雕：一座座石山，一座座形态奇异，充满美感的硕大石头。没有一点水泥粘合，甚至极少有些许泥土。在科鲁伦河的上游，一片正在开发的旅游景点附近，有一大片石山，其造型就像是数位伟人的剪影，高大挺

拔，形象逼真；又像一座英雄群像，或站立，或稳坐，或扬鞭策马，或振臂呐喊，惟妙惟肖，让人叫绝。景点负责人告诉我，你们的雕塑是靠人，是要支出费用的，我们这里的雕塑是靠天的神来之笔，是大自然的恩赐，是真正的鬼斧神工。

谁是这些美妙绝伦的雕塑的创造者呢？

有道是“高天滚滚寒流急”，高原的风大，气流猛烈，在没有任何遮挡物的草原上，突兀在高坡之上的岩石自然就是气流（不妨也称作大风）所攻击的惟一目标。而这强大猛烈的气流恰恰正是雕塑的创造者。气流经过人们的设计可以推动汽车，可以带动火车，可以让庞大的金属物飞上云天，有谁知道，气流还能成为十分出色的雕塑家？没有经过人类的艺术指导，完全凭借自身的灵感，挥动“刻刀”创造出让人类叹为观止的杰作，成为草原上无与伦比的雕塑家。

如果把草原比做绿色的海洋，此起彼伏的波浪，那么，这些岩石雕塑就是耸立在碧波之中的礁磐，骄傲地挺立在汹涌波涛之中的，任凭狂风恶浪抽打的礁磐；而礁磐的千姿百态不就是海浪一口一口啃出来的吗？有人讲，风像鞭子，却不知道，

它还是一把刀子，一把十分了得的雕刻刀。欣赏这些作品如同读一首首朦胧的诗，好似在品味一幅幅意境深远抽象的画；或大气磅礴，或小巧玲珑；哪个流派可与之抗衡，哪个巨匠可与之比美？它是立体的，它是“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它是可以给你无尽的遐想和无穷的享受。

这，确实是草原上得天独厚的。我想，我们的艺术家，应当到草原来寻找灵感。

走读美利坚

旅游就像是读书，到美国旅游就像是在阅读美利坚。应当说这是一部多彩的大书，本人仅读了10余天，可谓一目十行。走马观花的感觉，有精彩片断，亦有不懂、费解之处，当然还有感悟……

深夜：走过十字路口

无论是在洛杉矶、华盛顿还是在纽约，晚间的人行道上行人寥寥，而马路上的车流滚滚，光流闪闪，飞驰的呼啸声让人感觉车速的快，快得让人心惊。

已经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的11时了，同伴们在商店里购物意犹未尽，而我却无此雅兴，便决定自己先回旅馆。

我独自一人走在洛杉矶郊外的人行道上。潮水般奔腾的车流带起阵阵寒风扑面，让人不寒而栗。当我走到十字路口时，望着飞蝗一般穿梭疾驰的车辆，我停住了脚步。老实说，在异国他乡，四野空旷无人，一个人横穿马路，着实有点胆怯。我犹豫起来，心里想：是不是等同伴们购物回来再走；我开始在十字街头倘佯，彷徨，当等得不耐烦时，又鼓起勇气，打算冒险穿过，眼见汹涌的车流刚刚出现一个间歇的低潮，我举足就要迈进"河床"时，猛一声汽车的长鸣又让我抽身回步，愣愣地发起呆来。

不知怎么，我忽然想起了在国内时听朋友说过的：在美国过马路时要按亮行人可通行的指示灯。我连忙左顾右盼，真的找到了指示灯的标记。我半信半疑，试探地举起手，将指示灯按了一下。允许行人通过的绿灯亮啦！疾驰的车辆嘎然刹车。我一阵惊喜，三步并作两步向"河"的对岸奔走。当我到达了马路对面的人行道上，回过头再一看时，不禁被眼前的景观震撼了。十字路口的两边，没有了汹涌的激流，没有了呼啸的疾风，上百辆汽车长长地排成了一字巨龙，静静地卧在路口，默默地注视着正在横穿马路的一个行人而

且是一个平常的人，一个普通的人；等待着允许通行的指示灯……

事后友人告诉我，美国的交通就是以人为本的，汽车就是要为行人让路。当我有了这次经历之后，我才认识到这句话的深刻内涵。

在美国开车也很有意思，如果你自己驾驶一部车，车上没有一个乘客，那么你上马路时就得走为单人驾车所设计的专用线，而当你驾驶的车辆有两人以上乘坐时，那么就可以走相对快捷一些的专用线。因此，人们在上路时，总愿意在街头找一个能够与他同路的搭车人。这样做，既帮助了别人，自己也可以使用快车道了。有关当局采取的这个规定，是一举多得的，但主要还是节约能源，解决道路的拥堵问题。

导游告诉我们：洛杉矶有 1200 万人口，1100 万辆汽车，很少发生恶性交通事故；交通事故以追尾为多。站在马路旁，闻不到刺鼻的汽车尾气味道，也很少看到灰尘飞扬的情景。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很简单，一个是汽油过关，质量高；一个是车况好，汽油可以充分燃烧。即便如此，城市交通管理部门还是对尾气污染十分重视：在纽约，据说如果一个家庭一月内只

使用了一部车上路，那么便可以凭有关证明，到市府领取800美元的奖金。这亦是美国政府对付车辆堵塞的一项举措。

别出心裁的都市

拉斯维加斯，被称之为地球上最大的赌城。为了吸引游客，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它集中了世界最有特色的建筑物于一个城市之内。意大利的建筑风格，古埃及金字塔，人面狮身的建筑外形，法国巴黎埃菲尔铁塔，差不多都是按一比一的比例戳在这里，就像是挪到这里似的。特别是这座城市的夜色景致，简直是美妙绝伦。最让我感到惊讶的是以假乱真的建筑杰作。深夜，我们走在大街上，竟然以为是艳阳高照的正午。抬眼望去，白云朵朵，天空蔚蓝，阳光明媚。原来，建筑大师将人们所走过的街道上方高高地罩上了大棚，而大棚则通过声光电显现出十分逼真的蓝天白云，让人犹如置身于阳光灿烂的白昼。这或许是不夜城让人毫无睡意的一个原因吧！

还是这座城市，一家饭店为了吸引旅客，独出心裁，设计了一整套火山爆发的十分逼真的景象。游客走在路上，远远地

就可看到火山爆发时大气磅礴、令人瞠目的景观；面对这样的情景，你能不驻足观看？你能不想走进这样的饭店去看个究竟？就凭这一新奇的设计，这家饭店吸引了很多顾客的造访，自然生意兴隆。而就在不远处的另一家饭店，面对同行的所为也不甘门前冷落，老板突发奇想，在饭店门前的人工河上搞了一套皇家卫队与海盗船作战的大型街头活报剧，特别是在夜幕降临时，炮声隆隆，火光冲天，惊天动地，能不让街上的行人瞩目？还有一家饭店，为了买卖兴隆，不惜血本，从全世界收集到五湖四海的水，集结在一个池子里，供人欣赏浏览；著名华人建筑设计大师贝聿铭在这里的作品是一座金字塔式的饭店，这家令人叹为观止的饭店大厅，据说可以停泊数架波音 747……

这座戈壁里的绿洲，是奇迹频传的地方；这里的经营者，让人懂得什么是绞尽脑汁，什么是费尽心机，什么是“绝活”的概念。

“中国城”的感觉

在美国，中国餐馆几乎遍布我们所走过的城市，而且大多买卖兴隆，顾客盈

门。在这儿用餐的不光是华人、黄种人，老外们也不在少数。当然，美国的中国餐馆菜的“味道”不能说十分地道，基本已属于中西合璧、“美”味的中国菜了。如自助餐，就比国内的丰盛而且让人有食欲，特别是冷点，非常适合游客的口味。

美国的很多城市都有华人居住区。华裔、华侨所居住的地方，最初被人们称之为唐人街，后来变为华埠，现在很多则是中国城了。从名称的演变也可体会到美国华人居住地发生的变化。

现在许多中国血统的美国人以及华侨集中的居住地，规模大了，可以说是今非昔比了。在洛杉矶，有被称之为“小台北”的中国人街区，这几年从中国内地到这里定居的多了起来，因此又有了“小北京”之说。据统计，洛杉矶的华人约有100多万人。

在华盛顿，我们看到了由北京市政府与华盛顿政府共同搭起的中国民族传统的牌楼。在华盛顿长期居住的中国人也为数不少，华盛顿的中国城规模日渐壮大。在费城，也可以见到不少中国人的身影。在费城的艺术宫，我们来到专门介绍中国商品的大厅。在销售的商品当中，有一个专门销售中国工艺品的专柜。有中国样式新

颖的各类纸扇，有极富民族特色的漆器，有手工的刺绣艺术品……足有上百种。

纽约的“中国城”位于曼哈顿区，从曼哈顿大桥的一端进入中国城，可以看到孔子大圣人的雕塑像，还有林则徐的大型雕塑像。这里商店、餐馆林立，店牌全部用中文书写。在十几条繁华热闹的大街上，差不多有一半行人是“黄皮肤”，听口音，有普通话、粤语、闽南话等。到了中国街，游客感觉不是在大西洋彼岸，而像漫步在广州街头。在这里即使你不会英语也没有关系，只要会说中国话，一样可以通行无阻。在中国城里的中国人究竟有多少，难以计数。总之，纽约的中国城，恐怕是全美最大的中国城了。

美国人对中国人很友好，他们渴望对中国有更多更深的了解。有一天，我们在华盛顿街头的麦当劳用早餐，见到不少美国老人在这里打磨时光。他们大多拿着一叠当天的报纸，一边吃早点一边看报纸，互相之间也聊聊天。一位老人看到我们这些“黑头发、黄皮肤”的就问：是不是来自中国？我们回答了他，他很高兴。他告诉我们，他是在很早以前就到过中国的。我们猜想他很可能是一位二战时期的老兵。看样子老人很愿意与我们聊上几句，

可惜我们要赶路，没有时间和他多聊了；当我们走出餐馆在人行道上行走时，老人开着车发现了我们，便摇下玻璃，伸出手向我们挥手致意。

应当讲，很多美国人渴望了解中国，遗憾得是，美国的新闻媒介对中国的介绍太少了。我在美国十几天，没有看到过一次祖国大陆的电视节目（倒是经常可以收到台湾的中文电视节目），也没有见到一份祖国大陆的报纸（台湾报纸可以看到），这不能不让我们感到，在美国，祖国大陆宣传还是远远不够的。

中美地域的“三差”

从美国回来，若问两国有什么差别？就我个人而言，是“三差”：时差、温差、反差。

先说时差。在中国出发时，是 10 月 20 日中午，飞了十几个小时后，到了洛杉矶，还是 20 日中午，是美国西部时间；比北京时间相差大概是十三个小时。从洛杉矶到华盛顿，还有两个小时的时差；到纽约，又赶上美国的夏令时结束，还得再拨一次手表。待从纽约回洛杉矶，时间的概念又要按照西部时间了，还得调一次手

表。飞回北京，又得调一次手表。

要说拨几次手表，还算不了什么，只是时差的感受不是好滋味。整个一个“黑白颠倒”，在国内该睡觉时，在美国你在满街跑；该起床了，您偏得睡觉。“生物钟”还不紊乱？躺在床上哪能睡得着。就这么“昏天黑地”、“阴差阳错”地转了十几天，再悠回北京以后，一连十多天，一到凌晨 2 点就醒，醒了怎么也睡不着了，特兴奋，还以为又该上街了呢！

再说温差。从洛杉矶到拉斯维加斯，我们翻越了著名的落基山，见到了据说是世界上最大的气温表。气温表就像一根水泥电杆，又像是一支放大了的体温表，矗立在落基山脉。导游说：从这里就可以测量到世界各地的气温，不用满世界跑。

10 月 20 日，我们从北京上飞机时，已经套上了毛衣；到洛杉矶一下飞机，好，燥热，不少人还穿背心裤衩呢。拉着行李出了机场，汗就出来了；先是脱掉外套，不行，还是热，再脱掉毛衣。穿着单衣单裤转悠了几天，刚刚有些适应洛市的气候了，又往华盛顿飞了。到了纽约，阴沉的天空居然飘下了雪花，穿上毛衣，套上外套，还是觉得冻得慌。

中美之间反差最大的是在购物方面。

美国是当今世界上的超级大国，经济发达；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虽说这些年来经济发展突飞猛进；但生活水平若要比较一下的话，还是存有差异。用美金与用人民币的消费反差太大了，用美金时，觉得真便宜。转念用人民币一换算，坏啦！这可赔大发啦！怎么也是相差八倍多呢！这还不算，有好几位同行的国人，在美国的超级市场所购的物品，包装精美，样式时髦，满以为是正宗美国货，回到酒店仔细端详时，嘿，China！总以为中国货只配摆地摊，其实，很多中国货早已经登大雅之堂，比美国货还要洋气，还要受欢迎，大凡物美价廉的商品，就有可能是美国包装的中国货。

爨底下村

爨，这个字似乎有些生僻，在识字时期的中学生中，很多人不认识，不但不好认，还很难写，多少笔画一时也数不清，可在京西深山区的古镇斋堂川里，粗通文墨的山民们却把这个字解释得清清楚楚：上面是繁体字中的“兴”字，中间是个“林”字，底下是“大”字下面一个“火”字。对这个字，他们是真有点研究了，他

们编了个顺口溜："兴字头，林字腰，大字底下架火烧。"

深山古镇有文化底蕴不假，主要还是这里有一个小山村，过去的村名就叫：爨底下。为什么要起这么一个村名呢？想来这个山村里的人，过去的生活一定是很休闲的，古时写字要用文房四宝，要用毛笔，要研墨，写这么一个"爨"字的村名是一定要花些功夫的，他们居然不在乎，对时间就是金钱的当代人来说简直不可思议。汉文字的改革，也没有涉及到这个字，不知道文字专家们怎么没有把这么一个难写难认的字简化一下。以至到了1958年大跃进的年代，村民没有了他们祖上的闲情逸致，索性将村名简化成了只有三划的"川"字，现在这个村名成了"川底下"。

说起来，"爨底下"这个村名还是挺耐人寻味的。翻看字典可知：爨，即灶也。有烧火煮饭之意；旧时有分爨之说，指兄弟分家单过，另立门户，分灶吃饭。至于这个村名的来历就其说不一了。有人讲，是因为村北有崖头远望似灶，而村址在崖头之下，故名：爨底下。这个解释很难让人信服，看过这个小村的建筑格局和建筑特点之后，倒让人加深了对分爨之说

的印象。再一打听，这里的村民皆为韩姓，这个村的始祖即是韩氏，这便让人对村名的来历有了另一种猜想。韩，有寒之嫌，何处可御寒？旧时讲，最温暖的地方莫过于炉灶之下了。遇寒之人，藏于爨底下，那不是再惬意不过的生活吗？由此可以推断，这个村韩氏的祖上有文化功底不说，且非等闲之辈，他们选择在这深山老峪中定居，且大兴土木，建造与这贫瘠的山地很不相称的精良的房舍，又将定居之所定名为爨底下，显然有避难之意。再看这个村的历史，是在明末清初奠基的，我们是否可以认为，是明朝的臣子，为了对旧王朝的效忠，逃避新清王朝的打击而来这里建造“世外桃源”的？也有人分析，在这个村的西北数公里处是古时通往蒙古高原的重要关卡“天津关”，在村的西北口，有一条长约百十米，宽窄仅三四米的峡谷，人称“一线天”，是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所在。人们要前往天津关，除此之险，别无他途。当年的天津关，自然是有驻军的，而这个“一线天”应当是不能忽略的隘口，那么，也是一定有人把守的。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把守边关的将士，是亦兵亦农，是屯垦戍边。在天津关的边防将士自然要在他们所把守

的疆域归田不卸甲；而当改朝换代之后，这些退役的官兵之中，有不愿回归故里的，或是有家不愿回的，就在附近安家立业了。爨底下的祖上会不会是当年的戍边之将士？

这里的韩氏后裔，大多是不甘于在这穷乡僻壤里潦倒生活的，多少年来都是在想方设法出人头地。甲午海战朝廷发来的捷报，科考中举的喜报还贴在门道的墙壁上，成为“文革”中书写标语的底衬。抗日战争时期，这个村的几名少年步行千里前往革命圣地延安，成为当年流传一时的佳话；日寇的铁蹄也践踏了这里的土地，将这里的房屋烧毁多处。当解放大军南下，向全国挺进时，队伍中也有这个小山村出去的十几名革命干部。如今，籍贯爨底下的人士，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皆有落地生根的，他们有解放军的高级军官，有驻外使节……

依稀几百年来，这个村子变化不大，房屋依旧，人口是越来越少，大部分村民下山了，到大山外面更广阔的天地间发展去了。空房子越来越多，前几年全村 70 多个院落 500 多套房子不过 30 几口人常住了。有关部门已经考虑怎样将这些人搬迁走，因为这里的生存条件太恶劣了。门头

沟区委的领导来这个村里调查研究，并到这里来开展扶贫工作。这个村能不能脱贫致富，这个村的优势在哪？颇有些文化修养的区委领导同志，意识到这个村的古文化，古建筑独具魅力，便着力将这个小村宣传介绍出去。

一时间，人们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发现了这个小山村。首先是拍历史片《华容道》、《侠女十三妹》、《迎春花》的电视剧组，再后来是作家、摄影家、画家、文物专家、规划专家、建筑学家、历史学家，各方面的领导人……人们对这个小山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作家称这里具有浓厚的地方文化色彩，画家在这里找到了素描写生的理想之所，历史学家说这里简直就是“时光隧道”，文物专家呼吁应将这里尽快列入重点保护区域，建筑专家认为这里是保存最完整的北方山地四合院群落。规划学家在这里看到了一个规划科学、布局严谨，充分利用空间，完美地解决了邻里之间上下水通道以及相互交往等生活矛盾的绝好形式……先后在《北京晚报》，北京电视台，在香港、在东京，在海内外各大知名媒介进行了宣传报道。纷至沓来的游客给这冷寂的古老村落带来了勃勃生机，也带来了无限的商机，小旅店、小吃店、

小古玩店、小卖部家家生意红火。

政府部门及时给予了帮助支持，由109国道到这个村的6公里坎坷不平的土路，修成了柏油大道；村口打了一眼深水机井，村内的古街道老房子得到了保护与修复……

古老的村落迎来了春天。

小山村像一本书，值得浏览，值得回味，值得一读。

“彭真别墅”与档案库

百花山是京西的一座名山。夏日的百花山山高水长，花团锦簇。

百花山下，绿树葱茏的山谷间，有一个小山村，名为张家铺。村外不远处，一方平坦的堤堰上，一片茂密的核桃树林；其间，三五株百年老树集聚在一起，撑起浓浓的绿阴大伞，笼罩着一座土墙小院。

1996年底，我调到门头沟区旅游局工作。张家铺村是旅游局的扶贫村，上任没几天，我就来到了这个小山村。当地人指给我说，那个土墙小院曾经是北京市老市长彭真的别墅。我很惊讶，特意走过去，到小院里浏览了一番。小院对面是潺潺流淌的小溪流。丁冬悦耳的泉水声终年为小

院伴唱。院内东西厢房各有数间，正房则是坐落在比院子高一层的堤堰上，需要再登几级台阶才能登堂入室。正房的隔断墙已经打通，成为当地村民开办的干花加工场。那时干花的市场还没有打开，干花的销售不畅，车间里，我没有看到进行花卉加工的人，只见姹紫嫣红的干花堆成了小山。我走近花堆，不想惊起几只正在觅食的麻雀，扑棱棱飞起，围着房梁东突西撞了好一阵，也没有找到逃遁房外的出口。

远看这座小院很普通，似与农宅一般无二。如果你留心的话，可以发现，在院子的外面，还有一条小路。小路不长，也就几十米，烂漫的金黄色的山花野草已经把小路掩没了。小路的尽头是一个废弃的砖石结构的汽车库，这在深山老峪中是不多见的，也是与山村民宅不同的唯一之处。我问当地的村民，彭真来过这里吗？回答都是不置可否。作为旅游局局长，我对这里的旅游资源和生态环境十分看好，专门写了一篇《百花山下小山村》的文章发表在《北京晚报》上。

2000 年初，我被任命为门头沟区档案史志局的局长，当我去市里拜访档案界的老前辈时，我才知道，百花山下那个所谓的“彭真别墅”不过是老北京市委的档案

库房。就在这一年的盛夏，我特意邀请在那个档案库工作过的老一辈档案工作者重访故地。那十几位年过花甲的兰台宿将，迈进这个小院时，百感交集，异常兴奋。他们告诉我，当年“掉沟”（调动到山沟里的双关语）时的心情。没有人拒绝组织的调动，没有人认为是痛苦不堪的差使，反而觉得这是组织对自己的信任，是神圣的使命；完全欣然接受，“打起背包就出发”。

十几位风华正茂的青年人，一头钻进这大山深处，在山的褶皱里开始消磨自己的青春年华。管理机要档案，不能邀请任何陌生人来小院做客，值班人员还配有枪支武器；这就越发让外人感到这个院落的神秘，产生种种猜度和揣测，从而有了“彭真别墅”的传闻。

当年阶级斗争要“天天讲”，白天进行档案管理工作，晚上还要巡逻值班。一天晚上，值班人员听到外面有响动，警觉起来，两人悄悄匍匐侦察，分两头包抄：结果，抓到的不是阶级敌人，而是一个看中院外檩条的村民……

除了防止阶级敌人的破坏，还有，就是防止野狼和山豹的袭击。半夜，常常因为野狼的嚎叫而从梦中惊醒；天亮，打开

院门，可以看到山豹的粪便和脚印……

自己洗衣做饭，自己种菜开荒，没有人叫苦，没有人抱怨，没有人感到有什么不公平；尽管每个月只能回北京的家中一次，大家反而感到生活很充实，工作很愉快，有意义。

今天，他们来到这里，大多已是从局级领导岗位退下来的老干部了。当听说有人把这里说成是“彭真别墅”时，不禁开心不已。他们吟诗作赋，摄影留念，依依惜别，恋恋不舍。真的，他们认为把青春献给百花山还是值得的，他们一再感叹：这里真是山青水秀风景如画的好地方呢！

溥心畬与戒台寺

20世纪20年代以后，现代中国书画界便有了“南张北溥”之说。特别是就山水书画的艺术成就而言，即：南方有张大千，北方有溥心畬。张大千是四川内江人，而溥心畬则是地道的北京人。张大千平民出身，溥心畬则是“旧王孙”，两人所处的环境不同，阅历更无相近之处，却殊途同归，均成为中国近代山水书画的巨匠，在书画界的名望可谓难分伯仲，不相上下，各有千秋。

在书画艺术上能够有所成就，需要天赋，同时更需要刻苦的研习。平民出身的张大千投身书画艺术，并学有所成，似乎有着某种必然的轨迹；而溥心畬能够成为书画大家，就有一些让人不解之处了。一位养尊处优的皇亲国戚如果闲来无事，信手涂鸦，随便玩玩，尚可理解，但他怎么能够在书画艺术上孜孜以求呢？

纵观溥心畬的书画生涯，不能不让人提起京西的戒台寺来。换句话说，溥心畬之所以可以取得举世瞩目的艺术成就与戒台寺有着密不可分的因果关系。

溥心畬曾自诩为“旧王孙”，其实无半点诳语。

溥心畬的祖父是清代道光皇帝的第六子、咸丰皇帝的异母弟弟被人称之为“鬼子六”的恭亲王奕䜣，溥心畬的父亲是恭亲王的次子贝勒载滢。溥心畬可以说是“正宗”的皇亲贵胄。

奕䜣在“辛酉政变”中因帮助慈禧除掉了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八大臣，使慈禧得以掌握了政权，而被封为议政王，后任军机大臣。慈禧大权在握后，认为奕䜣权势过重对自己的统治不利，则找借口逐步将奕䜣“免去一切职务”。

恭亲王奕䜣自知得罪了慈禧，便躲到

北京西山的戒台寺“养疾避难”。清王朝对戒台寺是情有独钟的，康熙、乾隆数代皇帝都曾御驾亲临戒台寺，并对戒台寺赏赐有加。光绪十七年，恭亲王到寺院里养病，便顺理成章地又对戒台寺的修缮拿出大笔资金。戒台寺的住持对恭亲王自然感恩不尽，在寺院里曾供奉有奕䜣的牌位。有文章说，戒台寺虽然是唐代古寺，却几乎是溥心畬的家庙。

溥心畬的山水画杰作主要取材于戒台寺外的景观。如对戒台寺附近秋季景致的写生，一幅《秋山图卷》，画的是秋天戒台寺周围的群山。丹枫古刹，意境万千，一般人想也很难想像得出那样的绝妙之笔，因而被后人誉为神品。这样的神来之笔，是与溥心畬当时的生活环境和思想境界不无关系的。

由于上述的家庭背景，使溥心畬这位昔日王孙，不可能在皇城中的王府里花天酒地，吃喝玩乐；他只能随其父亲载滢躲在花木幽深的禅房中，与其弟弟溥惠一起度过自己的青春。寺院里除了晨钟暮鼓，香火经文，还能耳闻目睹到什么呢？没有灯红酒绿，没有如云美女，唯一的乐趣就是读书作画了。好在其祖父收藏有很多的诗词歌赋名人书画供他们学习。要学习画

画和书法，那么就有韩熙载的《照夜白图》、怀素的《苦笋帖》以及我国现存最早的，有“书王”之称的《平复帖》这样的稀世珍宝作为教材，供溥心畬临摹揣摩，拿出来细心研究分析。这样的学习条件大约是前清的遗少得天独厚的，官宦之家毕竟有平民不可相比的优势，学业当然也是一般百姓望尘莫及的。这大约是纨绔子弟的作品之所以能够在中国书画界占有显赫位置重要的原因吧?

溥心畬在戒台寺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在祖父养疾避难，政治上处在十分险恶的境况下，作为其家庭重要的一员，自然是忧心忡忡的。那个时代，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同样，也是一人倒霉，便要株连九族的时代。

奕䜣在光绪十年（1884）到戒台寺，三年后（1887）溥心畬问世。奕䜣在戒台寺一住就是十年。悟性极高的溥心畬自然对家庭的遭遇和生活的环境十分明了。可他能有什么办法改变呢？没有，家庭决定了他生活的方式。他在其祖父选定的身后之所——戒台寺的下院——西峰寺前倘佯。身边的景致使他惆怅。他随手在西峰寺外的巨石上，刻下了胸中的感慨。如今，倘若你流连在戒台寺的周围，还可以

寻觅到溥心畬当年所留下的遗迹。在西峰寺外，就可寻觅到溥心畬在两块巨石上刻下的诗文。

在一块巨石的断面上，用楷书体所刻的五言诗，名为“倚云”，落款为“心畬”。诗云：“云静石梁悬，花疏竹篱短。秋雨一夜寒，山中红叶满。”

诗的题目便不同凡响，有人倚天，有人倚剑，而溥心畬是倚云。云在天上，虚无缥缈，可以倚重吗？可他只能倚重飘浮的云。这似乎是一种无奈的心理表白。云团静静无语，站在山谷中，仰面看去，巨石如梁悬在半空中。环顾山峦，寺院旁，由于花木的稀疏，更显得竹篱笆的短小，短短的篱笆能够挡住什么？心已经随云飘去。一夜萧瑟秋雨让人感觉到寒气逼人，可此时满山的红叶又让人神情激荡，踌躇满志。诗行依据巨石形状而勒刻，字体为行草相间，疏密有致。

在另一块巨石上还有一首五言诗，落款为“丙辰秋月题石心畬”。诗云：“趺坐岩树间，松下云来往。不闻人语喧，但听钟声响。”按照诗中所提供的时间推测，此诗当作于1904年秋，诗人的祖父奕䜣过世（1898）的第六个年头。读此诗让人感觉到，天空的云似乎就是可以与诗人交

往的朋友了。诗人领略不到都市的繁华，门庭若市人语喧哗的情景，而仅仅可以听到寺院里传来的清冷单调的钟声音响，这不能不让人体会到苦行僧的孤寂生活，同时也让人感受到诗人内心充满期冀与憧憬的情怀。

这两首石刻中的五言诗，或多或少让我们窥见这位大书画家的内心世界，也让人感触到环境对人有多么大的影响。

探访仰山

自我标榜是走到哪写到哪的笔者，探访仰山归来，恍然间又是一个春暖花开的时节了，却还没有为此行写下一个字。说起来奇怪，当时的感慨颇多，边往山下走边大发议论，就在快要走到樱桃沟村口时，或许是只顾得与同行人谈观感了，没留神脚下，被细碎的石子（当地人称之为搓脚石）开了个玩笑，重重的蹾了一下臀部，疼得我龇牙咧嘴，坐在地上半天站不起来，谈笑风生的雅兴转瞬间飞向了北冰洋。同伴们笑谈：“是不是你言多语失，冒犯了栖隐寺的神灵?”我凝神认真想了想，连连摇头说：“不会。肯定是这里的神灵认为我言之有理，想挽留我，让我在

仰山多停片刻。多听一点我的见解。你们看，我挨摔的这个地方——村口，人与神的临界点嘛!”让我不能自圆其说的是：希望你多停留片刻，干吗非要让你的臀部亲一下这里棒硬的石头，让你皮肉连带骨头饱受其苦呀?

不管怎么说，仰山寺的这一“蹾”，让我强撑着站起身再上路时，不得不找了根木棍杈当手杖，原先打算下山后就去造访距此不很远的滴水岩的计划也不得不取消了。回到家后，想到了金朝章宗皇帝咏仰山的诗句：“鹤惊清落三更日，虎啸悚林万壑风。”仔细品咏，越发觉得这个仰山栖隐寺不同于一般的古刹遗址，臀部的痛苦折腾我足有一个星期，也就没有了为此行舞文弄墨的好心情。

近日，友人谈起仰山，我亦十分斟酌，仰山除了留给我这一“蹾”的印象外，还有什么呢……或许就像是陈年老酒一样，存放到时间越长，越显得余韵悠长，别具滋味了。

仰山应属北京的西山范畴，在阳台山之西，妙峰山之东南，历史上是个非常了得的佛教圣地和自然名胜风景区。金辽时期好几位皇帝在这里建有行宫，建筑规模之大可想而知，史书记载有“五峰八亭”

之说。辽代的著名政治家耶律楚材就是在这里与佛学界的权威万松行秀大住持请教为人之道，治世之道。翻阅北京通史，记载仰山的史料就有多处，让有心郊野踏勘的人，不禁跃跃欲试。

我们探访仰山及山上的栖隐寺正是在妙峰山春香庙会期间。沿着往妙峰山的公路行进，在樱桃沟村南路口下道，越野车穿过一段绿树掩映着的土路，便进入了小山村的街道。樱桃沟村树木葱茏，古槐、核桃树很多，放眼望去，树冠亭亭如盖，将小山村笼罩在一片绿色之中。小村外，有数百亩樱桃，樱桃熟了的时节，万绿丛中点点红；村内有数股清泉汩汩流淌，拉出一条条蜿蜒的水线，就像是画在地上的五线谱，一路浅唱，贯穿小村的南北。

这是北方不多见的十分秀美的小山村。

村南，有末代皇帝溥仪的英文教授庄士敦的别墅：岁月的肆虐，使当年辉煌的建筑仅留下断壁残垣。它的北面，背倚着的就是仰山。历史上樱桃沟村曾用名亦是仰山村。村民们讲，小村还被人称之为“养伤村”，山上的寺院原来也被称之为“养伤寺”，据说是因为杨六郎养伤在此而得名。小村历史悠久，因而民间流传的故

事也就格外的多。

走过村街往北，所有的机动车都不能行进了，这便到了通往仰山的小路上。这是名副其实的羊肠小路，窄窄的，不过一米左右，坡很陡，步步登高，且路面凹凸不平，风化的碎石就像在人脚底下撒了一层助滑的滚珠或辊轴。与其说是人们修建的，不如说是无数人（还有无数只羊或者供人骑的驴马之类的牲畜）踩出来的。站在村口，往北望去，群山就像是一面环形的屏风，不管是西北袭来的滚滚寒流，还是东南扑面灼灼的热风，都被屏风阻挡住了。一座高高的平台矗立在正中央，就像是一位威风凛凛的长者，居中而坐，他的身后则是簇拥着的一群卫士。这就是仰山。站在仰山，往南望去，视野开阔，只有一座孤立的山嶂，好像是传统四合院中所设置的照壁，面对平台挺立，以防外人窥探。若讲山水，整个山势犹如太师椅状，换句话说，这里形成了风和日丽风光独特的小气候。仰山的左右是两条山涧，两涧间溪水潺潺，流到仰山南面的平台前，汇集成一条小河，流向樱桃沟村。村里人讲，这两条小溪终年不断；水质甘甜，请人化验过，是优质山泉水。从山下仰望仰山平台，可见到城池一样的寺院、

高高的红色围墙。

仰山东西两涧皆有小路相通。我们是从东面的涧谷往仰山攀登的。一路上灌木茂密蒿草萋萋，没有什么很高大、很古老的树木，当地人讲，是在兵荒马乱的岁月里，或被烧毁，或被砍伐掉了。涧内有人工修建的小水库，留下碧波与青山为伴，老乡告诉我们，建筑这座水库所用的石材有不少是仰山寺内的汉白玉石碑。这盛极一时的皇家寺院所留下的遗物居然成了水库的奠基石，这大约是很多关心仰山寺历史的人所没有想到的吧？溢出堤坝的山水形成一面银色的水濂，山水丰沛时，则成为奔涌呼号的瀑布。山谷寂静，反衬得高山流水激越铿锵；山水有情，不知道是想向路人诉说什么？

山路崎岖，走累了，坐下来，确实凉风袭人，十分惬意。不经意间，扫一眼山路旁的石崖，居然发现了前人的石刻题记。站起身，仔细端详，在古老岩石的条条皱纹间，我们看到了前人的感叹。依稀可辨出的“虔心永在”、“佛”、“福”、“为善最乐”、“松柏为寿”等，先行者留下的笔锋，或古朴，或雄健，或清雅。其中一幅石刻有三米多长，两米多宽，二百余字，是为“重修仰山寺真迹录”；石刻中

一首诗颇耐人寻味，题目是：千里唱法仰山寺。文为："山石嵯峨人迹稀，水流寺下隐声威。暂栖古竟听三乘，嗟哉静里动生机。"一路上边走边浏览，不但身体不乏，情趣愈发盎然了。

仰山两侧的小路，不论是上山还是下山，路线均呈弓背形；走到两条弓线的顶端，上山即到了寺院的大门，下山即是两条小路的汇合点。如果勾勒出两条小路的线路图，恰恰就是佛门弟子执双手合十礼。

走到山顶，就是小路的尽头，可见当年寺院前宽敞平坦的广场。说广场似乎不大准确，有人讲，应是基台，是三阶面积很大的平台，眼前所见则遍地荆棘蒿草，荆蒿丛中有黄色的残破的琉璃器皿，还有不少与今天建筑所用大不相同的城砖。这里所见到的古老城砖，与京城出土的城砖还不大相像，体积似一般大小，可它的一面不是平滑的，而留有三道明显的凹槽痕迹。我们猜度，那个时期还没有水泥，大约是在砌垒之后预留灌浆用的。

寺院的门楼虽然已经破败不堪，仍不失巍峨壮观的气势。四周的围墙不论是从高度还是厚度上与都市的古城墙一般无二。站在门楼之上，居高临下，你会有一

种主宰世界的感觉。寺院的建筑面积约有一公顷，现已是一片废墟，数尊汉白玉碑横躺竖卧在废墟里。院内被人遗弃的还有两个很大的碾药铁轮，史书上记载一个重700斤，一个重240斤；碾池长有7尺，宽有5尺。仰山寺有药王殿，寺内有药房，有专门行医的僧人，这也是仰山寺与其他寺庙“普渡众生”方法上的不同之处吧？

民间传说杨六郎负伤后就在这里养伤。栖隐寺的尊胜塔当地人称其为“六郎转塔”。在一次战斗当中，杨六郎及手下的十多位受伤的将士被辽军追至仰山的尊胜塔下，当时已是傍晚，情况十分危急。杨六郎临危不乱，指挥将士们从尊胜塔至山顶，每隔一两丈就点上一堆火，又让每名将士高举火把，十几个人首尾相连，围着尊胜塔转圈儿。追到山下的辽军看到山上火把一片，连绵不断，以为是宋军的援兵到了，便撤走了。杨六郎化险为夷，有了一个在栖隐寺养伤的机会。

仰山寺附近的东大坨，海拔1千多米，顶端是个小平原，几乎没有荆棘杂蒿，遍地五颜六色的花草，名贵的中草药达20多种。有人猜度，这就是仰山寺以前僧人种植中草药的地方。

仰山寺的西北不远处，是燕京历史记载中最大的塔林，原有僧塔七八百座，如今所见仅有十几个基座，保存比较完整的僧塔只有三座了。三座僧塔一字排列，相距约 20 米。均为金元时期砖石密檐塔，其中间一座塔形独特，四面皆有门洞，须弥座上为鼓形，塔身之上为三层叠涩檐，皆以斗拱承托。据说这是北京地区绝无仅有的一座，极具保护价值。

在这昔日盛极一时的寺院废墟前徜徉，空旷的荒野中只有我们寥寥数人，即便是声音不大的交谈，也能引起嗡嗡的回音。不知怎么，我们感觉这四周似乎有无数双眼睛在静静地注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在这巍巍群山的环抱之中，越发感觉到我们的渺小与孤单。虽然眼前是朗朗乾坤，春光明媚，我们依然感觉有些胆怯与心虚，仿佛是未经主人允许，贸然走进了人家的院落。

仰山寺历史上几度辉煌，数遭劫难，如今已经面目皆非，这座昔日的京都名刹留给我们的，可能没有西域楼兰那么多珍贵的文物，没有防御的长城那么多可歌可泣的诗篇，它甚至没有像很多寺庙遗址那样留下参天古木，以及可供车辆行走的古驿大道，但是，它留给我们值得思考的问

题可太多太多了……

冰湖音乐

腊月的一天清晨，我们来到了京西珍珠湖。

似乎是眨眼之间，冬之神抖动了一下它的魔术棒，绿如蓝的湖水就绷起了银色的鼓皮。湖面上没有夏日里游船如梭的喧嚣，却让我们领略到了珍珠湖另一面神奇的韵致。

这一天，狭长的山谷里几乎没有一丝风，暖熏熏的，让人感觉不出严冬的冷酷。湖区没有什么游人，当我们刚刚走近冰封的湖面，就听到"咚咚"的像是迎宾的威风锣鼓声。侧目望去，原来是一绿色列车像一条长龙穿山而过。疾驰的列车敲击钢轨，峡谷变成了音箱，音波冲击晶莹的湖面，回旋在蜿蜒的峡谷之间，唱响一支清新素雅的湖光山色之歌。

列车远去了，袅袅的余韵逝去了，珍珠湖并没有安静下来，就像一支高亢的旋律过后，又缓缓的吟唱起一曲悠长的西北民歌。我是领略过不少冬季里的湖面景致的，冰封的湖面下激流的碰撞，传播到地面的声音，有时似鼓手在"砰砰"地敲击

鼓皮，有时像很远的地方传来的隆隆的雷鸣。而珍珠湖这位别具匠心的音乐大师所创作的却是不同凡响，它抑扬顿挫，悠远绵长，韵味独到，让人回味再三，会让在冰面上行走的人大吃一惊，决然不会相信这是冰与水的协奏。像龙吟，似凤鸣，是二龙戏珠；不是单调的打击乐，而是交响曲；有小号的嘹亮，有大贝司的演奏；不是短暂的小调，而是一曲完整的如诉如泣的乐章。我怀疑是这水晶宫里传来的音乐会，我坚信它是人间不可模拟的神仙调。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领略到的大自然所赋予的美妙乐曲。同行的朋友没有不懊悔忘记带录音机的，有人讲如果将这音响录音在电台播放，有谁能猜度出，这是哪一位大师的杰作？

本来，我们是听景区管理处的同志讲，这几天在景区见到了几只野猴子才特地来看一看的。据见到猴子的人讲，猴子很粗壮，身上的毛很厚很长，像是北方的恒山猴；他们想用网捉，可猴子很狡猾，不上当，只在灌木浓密的地方出没，很少踏上冰封的湖面。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在湖面上见到管理处的人凿开冰层，捕到了一条足有二十多斤重的金尾大鲤鱼，不少人抱起大鱼留影，那模样就像年画里

似的。

我想，这条大鲤鱼是不是珍珠湖水下龙王派出巡逻的？是不是被龙宫里的美妙音乐迷住了，忘记了自己的任务，才成了人们的俘虏？乡村里有一个说法，冬日里得到大鱼，是大吉大利，来年是会富裕起来的。

但愿银色的珍珠湖给我们带来好运。

观苏绣

苏州，是令人神往的地方。

没有到苏州之前，正忙于编写《中国工艺美术大全》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黄能馥教授告诉我："全世界的刺绣艺术，当属中国的最好，中国的刺绣艺术，当属苏绣最好。"

姑苏城里，多姿多彩的刺绣工艺品随处可见，令人目不暇接。当我迈进中国苏州刺绣博物馆的展厅，目睹一件件刺绣珍品时，我恍然意识到，我正徜徉在瑰丽的艺术殿堂之中，当我走马观花，参观浏览苏绣艺术的设计、制作过程时，我仿佛才刚刚懂得了"巧夺天工"、"妙不可言"两句成语的含义所在。

绣工车间里的气氛安谧而富有生机。

绣工们（大多是年轻秀美的姑娘）一人一架别致的、形似古筝的工作台。他们将丝锦绷到工作架上，并将头发那样细的彩丝线再劈开十几股，只抽一丝穿过绣花银针。他们凝神静气，灵巧的纤指时而似音乐家抚弄琴弦，时而似轻盈的彩蝶上下飞舞。在外行人的眼中，颜色红就是红，顶多再分成深红、浅红、大红、桃红等四五种罢了。可在这些绣工眼里，一种颜色还要再分成十几种乃至几十种。他们穿针引线，全神贯注，顷刻间，一朵朵鲜灵灵的花朵，一只只活生生的小花猫……就这样在他们的手里诞生了。

苏绣的针法也是令人眼花缭乱的。什么双面异色绣，双面三色绣，据说有四十多种。一幅薄如蝉翼的尼龙绡上，一只惹人喜爱的小花猫在与翩翩起舞的两只俏蝴蝶嬉戏。形态生动逼真，层次清晰夺目，极富立体感；左看右看，前看后看都是那么惟妙惟肖，简直让人不敢相信这是人工所成。

迎宾室正面墙上悬挂着一幅大型刺绣珍品——《开国大典》，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天安门城楼上那令人难忘的壮阔场面呈现在我们面前。作品长约三米，宽约一米，画面气氛庄严，色调准确，中国当代

史上叱咤风云的伟人群像栩栩如生。全国政协委员、刺绣工艺大师顾文霞告诉我们："这幅作品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而创作的。"

苏州刺绣美名远扬，深得国内外宾客的喜爱，来研究所参观的订购作品的人很多。我看到一位日本人拿出一张老年人的黑白照片，出资六千元，请研究所帮忙刺成绣像，绣像要求不过一尺左右。这个刺绣研究所有员工三百多人，他们不要国家一分钱研究经费，每年还向国家上缴上百万元的利润，这在科研单位是不多见的。

离开苏州多日，可在我的眼前仍不时浮现出那一座座绚丽美景迭出不穷的工厂，一个个一年四季如春，百花盛开，万紫千红的世界……

走在京西古道上

不知时候，我突然就有了这么一个想法，在没有今天的109国道之前，京西大山里的乡亲们是怎样从一座座大山中走进走出的呢？后来，我得知，在数百年甚至上千年前，就有由国家或是商旅所开辟的一条条古道；这些山间的大道在历史上所发挥的作用，是生活在今天的人们很难想

像的。前不久，我与门头沟区王平地区办事处主管旅游的领导一道，看了一段当年的京西古道。

桥耳涧，这个村名就挺有意思。走近这个小山村，就越发让人感觉到先人马致远所吟咏的“古道西风瘦马”的诗情画意了。近日，从报刊上看到有人著文，说马致远的老家就是在门头沟区的马各庄。巧了，桥耳涧村与马各庄村不过一箭之地。说不定马神仙就在这里触景生情而写出千年不朽之作的。

小山村的建筑群落是沿着古道而形成的。一条沿着山涧而修建的用石块而砌垒的故道，东连接向京城，西则通往大山深处。故道旁有经历百多年沧桑的老槐树，弓腰驼背，倚靠在故道旁，在跨过山涧的地方有一座类似当今涵洞似的石板桥，细长而深邃的山涧，似乎是在接近天庭的涧的顶端，搭起的这座小小的石桥，犹如天桥：如果从西面走进小村，从涧底望去，那么，这座小桥就恰恰是山涧上安上的一个耳朵；小村就因为这个跨山涧的桥而得名。

桥耳涧村东口有个关帝庙，庙内的墙壁上仍保存着描绘历史故事的壁画。村里的老人告诉我们，当年这个庙里存有不少

纱灯。我猜想：关帝庙，是以“义”字为先，这些放在庙里的纱灯一定是为了方便夜间的路人而预备的。

如今，在这个小山村居住的老人对老道昔日的辉煌，仍是津津乐道的。

当年这里是著名的京西大道，说是大道，也就有两三米宽吧。铺就道路的材质是一块块大大小小形状不同的山石，颜色有黑有白有红有黄，犹如七彩石。在陡峭的山坡上，它犹如一条彩练，从天际飘忽而来；又犹如一条奔飞直泻的瀑布，由山巅一泻千里。多少年了，古道的七彩虽然有些黯然，路面却基本完好；千军万马，从这里走过去了；骡马的铃声，人们的呼喊已经少有耳闻；路石，变得凸凹而圆润了，路面变得光滑而又韵味十足了。这，大约就是岁月流过后的痕迹吧？

桥耳涧往西，早在东魏时期就有军事关卡，军队调防，运输粮草，从山里走向山外，从京城奔赴沙场，数十年前，这里几乎是必经之路。山里的村庄北岭、大台、木城涧人出山要走这条道，由山西到北京的人们也有不少要从这里走过。当年这条古道上，白天黑夜断不了有行人，于是，在大路旁就有了黄酒铺、包子铺、烧饼铺；当年赶着牲口的伙计，为了赶路，

一走进这个山口，就要吆喝一嗓子，冲着还有三二里路的铺子喊上一句：“来半斤面条哎——”峡谷里回音荡漾，“半斤面条——”铺面掌柜的没有见到人影就听到了信息，赶紧擀面下锅。峡谷的回音作用比得上当代的对讲机，天然的，不用电池。等赶路的伙计甩着响鞭，吆喝着牲口走到小铺前时，热腾腾的饭菜刚好摆上了桌。赶牲口的不用等，到地方就可以用餐，不耽误一点功夫，那时的人也讲究个效率。

大道旁，还有专门为牲口大小便所挖的长条的池子，现在旧物依然。故道旁的村民为什么要修这么个池子呢？那时农家肥的来源主要就是牲口的粪便，据说牲口的粪便用在菜园里是最好的，距桥耳涧西不远处就有个小村名为：韭园，村民昔日是以专门种养韭菜为生。大道旁的哪一家门前修个池子，就是修了个聚宝盆。不像我们今天的城市里，谁也不愿意在自己家门前修一个公共厕所。

走在这样的大道上，我们就像在翻阅一本厚厚的沉甸甸的历史画卷，你不能不感受到沧桑的变化，历史的悠远。走在这样的大道上，会使你更深刻的感觉到，时间的隧道是多么的神奇，光阴的速度会带

给我们什么……

敖包——蒙古民族的魂

没到蒙古国之前，对敖包的认识还停留在那首《敖包相会》民歌的感觉中，认为敖包就是蒙古民族情人幽会的地方。

我们驱车离开乌兰巴托市区，在通往巴嘎淖尔区的途中，是一望无际的刚刚泛青的大草原；草原固然平缓，也不乏起伏的弧线，就在一个三岔路口的高坡上，我注意到一个由石块垒成的塔型堆积物。石块大小不一，大的有如西瓜，一般的不过拳头大小，也有棋子大小的。石头所堆积的高度有一人多高，石堆中几乎没有土。我想，即使有人将土堆在这里，也不会停留多久，眨眼间就会让强烈的气流吹得无影无踪。在茵茵草地的衬托下，这个近乎褐色的石堆显得突兀而神圣，格外引人注目。

友人告诉我们，这就是敖包，人们祭祀的地方。

这个说法让我很是诧异了一番，改变了以往对敖包的浪漫情调，不禁肃然起敬。入乡随俗，我们走下汽车，取出从北京带来的精品二锅头，在友人的引导下，

庄重的走向敖包。

敖包的中间斜插着一个两三米长的木竿。木竿上系着很多条蓝色的丝带。我们知道，国内的蒙藏群众所敬献的哈达大多是白色的丝带，表白纯洁的心像天上的白云一样，不知道还有蓝色哈达。我猜想：这是不是表白祭祀者的胸怀像蓝天一样广阔?

走近敖包，见到敖包上还放有拐杖和酒瓶，这让我们又生出一连串的问号。当地人说，拐杖是腿有疾病的人留下的；他们的伤腿痊愈后就将拐杖放在这里，表示对神灵的感谢，而酒瓶则是祭祀人的一种寄托。

还没有走近敖包，友人便开始寻找石块，他拾起三块核桃大小的石块放在手中，让我们也照他的样子找三块石头，大小没有关系。他举起酒瓶，将酒浆洒向敖包，将三块石头放到石头堆上，使他所放的石头与敖包的石头堆成一体。然后，绕着敖包缓缓地走了三圈，目光一直注视着敖包。然后，站在敖包的西侧，面向东，对着敖包，弓下身，用前额轻轻贴向敖包的石块。我们遵照友人的嘱咐亦对敖包进行了祭祀；将我们北京人的敬意，用北京的二锅头酒洒向敖包。

以后我又参加了一次对敖包的祭祀活动。我知道了，在以前政教合一时，官员是一定要参加祭祀活动的，现在的祭祀则以佛事活动为主，当然，主要官员一般也是要参加的。大型祭祀活动一般一年一次，大体是在6月中旬；草原缺雨，祭祀以求降雨为主。据说有个地方很长时间没有下雨，祭祀的第二天就下了雨，而且一下就是两天。大型祭祀活动要有德高望重的喇嘛主持，要请年长的人参加，大型祭祀活动中，还有赛马，射箭，摔跤等文体娱乐活动和贸易往来。

当我搭乘中国民航飞机在湛蓝的天空中遨游，我突然想起敖包。我不知道敖包是如何设立的，敖包的位置是由什么人确定的，但我知道了敖包是怎样形成的，敖包是怎样“发展壮大”的。中国人不是有积沙成塔的说法，而敖包的形成不就是靠众人一块块石头的投入所形成的吗?

靠众人，靠大家共同的努力完成一个神圣的事业。

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是否准确，我想，至少在这个意义上讲：敖包，那就是蒙古民族的魂！

白蒿赋

俗语道："五九、六九，沿河看柳。"可在我们这儿，此时还远不能看到杨柳绽青，就连昔日茵茵的绿草，也还心安理得地保持着跟土地一样的黄色；尽管松柏持节，枝叶未衰，却也因饱尝风沙尘埃，显得郁郁苍苍，黯然神伤。但，确已经暖日融融，微风带着温馨拂面，令人心驰神往，乐意出外走一走。

我走向山野，在小径上流连，偶一低头，看到山岩的缝隙下，枯黄、纷乱的杂草丛旁，紧贴着地皮，居然滋出了三五株"白蒿"。那绒绒的叶子，像抹着一层白霜，叶尖上却透出一缕嫩嫩的新绿。

我不禁躬身上前，细细端详：它那羽状的小叶，使我油然想起银灰色的海鸥扬起的翅膀，掐片叶子一嗅，一股特别清新的味道沁人肺腑。

哦，这不是春天的信息吗？

几天以后，一场倒春寒，飞沙走石，遮天蔽日，水边结起了冰凌；可当我无意间又从那条小径上走过到时候，发现白蒿那白绿相间的叶子竟然完全舒展开了，那神态使我想起襁褓之中的孩子眉开眼笑的

样子。我忽然记起上小学时，老师曾逼着我们喝下白蒿煎制的汤药。我捏着鼻子，只用舌尖微微舔了一下浓烈的药汁，就悄悄地倒掉了。后来，翻翻资料才知道：白蒿又称为茵陈蒿，能清热利湿，是治疗慢性肝炎的良药。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读了不少吟咏迎春的诗词歌赋，宋代有人曾写过“律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的诗句，不知这位先生讲的草木是否包括“白蒿”这样的植物？

白蒿，它矮小、柔弱，不被常人所注目。它既没有腊梅的姿色，更没有青松的风骨；它不像呢喃的归燕，能够告诉人们春的来临；它甚至不能同草坪里的小草相比，用娇艳的绿色来装饰春天，可不知为什么，我却为之动情了。

我将一株白蒿连根挖出，打算制成标本，寄给与我一样书呆子气的远方朋友；不想，回家时路过我的小表弟的家门，当听到屋里传来猜拳行令的吆喝声与缠绵的乐曲时，我突然改变了主意，决定将那株白蒿移入花盆，放到小表弟摆满名贵花卉的阳台上。

白蒿啊，你能告诉我那聪明的小表弟一些什么呢？

紫云英

听到别人津津乐道于奇花异卉时，我总是无言以对。说起来惭愧，直面五彩缤纷的花草，有时我竟然会视而不见；不要说南国千姿百态的花涛香海，就是自家小院里亲友们栽养的几盆花草，若问起它们的习性特点来，我也往往是瞠目结舌。然而，到江南走了几遭以后，我却对一种很不起眼，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花深深动情了。

前年三月的一个晚上，我搭上火车出差去广州，当金色的晨光投入车厢里时，我拉开窗帘向外望去。昨天晚上从北京出发时，窗外的原野还是满目枯黄，一片萧瑟的残冬景象。此时，我的视野中却是另一个世界：绿茸茸的嫩草，绿油油的秧田，绿莹莹的水塘，整个大地就像是一艘艘巨轮，正在茫茫绿海中航行。绿色，由前方扑面而来，又向身后飞逝而去。猛然间，一方浓艳的紫红色地毯迎眼飘至，殷红殷红的，就像璀璨的云霞落在人间。眨眼间，又飞来一块，又一块……在漾青泛绿的秧田之中，它红艳欲滴，楚楚动人。

我这个孤陋寡闻的北方乘客，还从来

没有看见过如此瑰丽的田园风光，就禁不住指给旅伴看，满心以为他会像我一样为之惊叹不已，哪想他仅仅瞥了一眼，就笑道："是草子，学名叫紫云英。"

"紫云英！多好听的名字。紫红色的云霞，云霞中的落英，既贴切又富有色彩！"我由衷赞叹道。旅伴依然平淡地一笑："农民收获了庄稼以后播种的，当肥料用。"

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么美的花，这么娇媚嫣润的花，其用途仅仅是肥田，当大粪？我们北京郊区有"一朵花儿插在牛粪里"的俗语，说的是命运的不幸；而紫云英呢？不是不幸的命运吗？我默然了，为之可惜。下车以后，我一反平时对花草的漠然态度，特意找到一片紫云英，破例认真多看了几眼。

回到北京以后，偶然读到一篇题为《故乡的野菜》的散文，我才知道，紫云英的嫩茎可食，味道鲜美，颇似豌豆苗，不但受到大人们的喜爱，孩子们也常常采摘一些赏玩，或是放在船头，或是插在瓶子里。我对那位同车旅伴的一孔之见愤然了。

今年三月，我出差去江苏的南通地区，在一个小镇的长途汽车站候车时，忽

然看见一个小售货亭的柜台上摆着一瓶瓶金澄澄的蜜液，装潢精美的商标上赫然印着“紫云英蜂蜜”一行字。我原以为对紫云英已经认识了，可没有想到紫云英还可供蜜蜂酿蜜，给人类以甘美，这又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了。

我忽然深深地感到：一个人能够真正认识一种事物，能够看出它的全部价值，该是多么不易啊！我感谢紫云英给予我这样一个十分有益的启示。

人与花草

问您一个见多不怪，习以为常的问题：人们为什么要在本来就拥挤的城市里还挤出大块大块的土地，种花种草？为什么不利用这些土地种些茄子、辣椒、西红柿，那些不是更实惠些吗？

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似乎离不开茄子、辣椒、西红柿之类的蔬菜，但也离不开花草。大凡有作为的人，不管是政治家还是科学家，也不管是大人物还是普通百姓；这或许是一个共同点，也可以说是一种自觉的本能，就是钟情于花草。在农村生活的人们，在居住的庭院里，少不了要栽种一些赏心悦目的花草；即便在居住条

件十分局促的城市的大杂院里，人们也少不了要养几盆红花绿草青枝绿叶；生活拮据的家庭，养不起名贵的花草，也要栽上几株生机盎然的“死不了” “万年青”……

我想，这是他们对这个世界的敏锐感觉所决定的；他们从花草中不仅仅是得到净化的环境，多氧的空气；还得到思想的启迪，得到创造的灵感，得到智慧，得以天才的发挥，得到对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生活的真知卓见；花草对他们是一种享受，是一种慰藉，是一种修身养性之法……

我不是感情细腻的江南才子，而是一个粗粗拉拉的北方汉子，但对生活当中的这种现象，我得出了一个结论：人，是离不开花草的；人，是离不开大自然中的植物的。

有多少诗词歌赋因吟咏花草而成为千古绝唱，一种被称为锯子的工具不就是我们的先人从一种带刺儿的野草中得到了启发而发明的吗？我们建筑上的色彩纷呈的图案不都是来自美丽的花草多姿的形态，我们的服饰，我们生活所用的器皿有几个没有与花草联系？

在某种意义上讲，没有了花草也就没有了色彩，没有了美感，没有了花草也就

没有了文化，没有了文化还能有灵感和智慧吗？没有文化的民族是愚蠢的民族，愚蠢的民族就会少理智就会多些疯狂……

我们人类之所以生活得丰富多彩，难道不是因为我们所居住的这个星球，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自身就是丰富多彩的？难道不是有成千上万的生灵，有成千上万的绚丽多彩的物质与我们人类同在……我常常想，我们人类的聪明才智是怎么来的？我们人类的聪明是怎么来的？我们难道没有继承、没有吸纳、没有扬弃这个星球其他生灵的基因、其他生灵的优点、其他生灵的品质才使我们成为这个地球的高级动物吗？我们的祖先经常说的一句话：人杰地灵。这个回答就是十分的肯定，我们人类之所以成为万物之灵，就是因为我们吸纳了万物的精灵之处……

我常常想，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了其他的生灵，没有了花草树木，只有人的存在，只是人的单纯的领域单独的世界，如果我们靠自己的力量、靠科学的进步可以繁衍生存下去，那么这个世界不会是孤独单调枯燥乏味的世界吧？我实在难以想像，那样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那样的世界会有什么乐趣？

应当讲，这个世界的花草，不管是万

紫千红还是绿阴匝地；不管是伟岸的还是低矮的，都是我们人类共有的朋友，不仅仅是朋友，更重要的，还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支柱，不仅仅是精神上的，还是我们肌体本身的。

旅途感悟篇

“亚洲狼”带我们去打猎

“亚洲狼”是乌兰巴托市巴嘎淖尔区一个知名度很高的实业公司的名字，这家公司颇有些经济实力。公司的老板是一位30多岁的蒙古汉子，方圆脸庞，精神得很，中上等的身材，十分结实健康。虽然不会说汉语，但他的眼睛会说话，而眼神表达的思想似乎是不要翻译的。年初，巴嘎淖尔区代表团来北京访问，他作为实业界的代表而成为访问团的成员，这次我们到了他的家乡，他便一定要尽地主之谊，邀请我们到大草原上打猎。

星期天一大早，他亲自驾驶着他的“沙漠王”越野车与区长达瓦·道尔吉先生一道来到我们的驻地。他驾驶越野车似乎与驾驭草原的骏马一样，不管多陡峭的坡，用力一踩油门就冲了上去，就像骑手越马扬鞭一样。乘坐他的车要有胆量。

车快，没有用多少时间，我们就来到了科鲁伦河上游一个草茂水美的大牧场。

在广袤的原野上，有什么动物可打呢？抬头望去，蓝天白云深处，有翱翔着的雄鹰，半空中有唱着动听歌的百灵鸟。“亚洲狼”端着枪，对这些飞禽，他都不为之动容。我知道，雄鹰是草原人民景仰的，百灵是草原的歌唱家，是不可能成为这位草原之子的猎物的。蓦然，我看到在草甸上悠然漫步的类似孔雀的禽类，我立即用手指给他。他用力摇摇头，双手合十，好像告诉我，这是神灵之物，不能打的。事后我知道，那成双成对的禽类是一种仙鹤。这些仙鹤似乎也知道人们对它们的态度，见到我们不急不慌，怡然自得。一副主宰草原的神色。在路过的湖畔，我们见到了大白天鹅，也不过远远的欣赏一下它们的姿容，没有惊动它们。蒙古国虽然允许打猎，但有些动物是明令不许打的。只有对旱獭、黄羊、狍子、狼等数量较多的动物才可以开杀戒。即使对待狼，也要保护一定的数量，超过保护数量时才允许打，以免对牧民造成危害。

草原上旱獭很多，样子就像是没有长尾巴的松鼠。据说旱獭的皮毛是十分珍贵的。我们在路上行走，时不时的看到旱獭从洞里露出一个头来，望着我们一动不动，但当我们车一停，它马上一声尖叫，

很快就钻进洞穴的深处。俗话说狡兔三窟，旱獭就像要与人打一场地道战，洞洞相连，洞洞相通。打旱獭时必须要屏住呼吸，不出一点声音，待旱獭刚一露头就开枪，才有可能猎获。

要想猎到大的猎物，还必须要围猎，一些人剑拔弩张埋伏起来，另一些人跑到另一侧，摇旗呐喊，大声鼓噪。这样做是为了惊起动物，令其乱跑，跑向人们严阵以待的伏击点。这一次，这传统的作法没有什么效果，虽然也见到三只黄羊飞奔而过，冲进了丛林，还没来得急开枪，就已经不见了黄羊的踪影。

清晨出发时，“亚洲狼”信心十足，受他的情绪感染，我还真的以为不会空手而返。谁料到，野生动物保护组织一定要念阿弥陀佛了。“亚洲狼”始终就没有见到他希望见到的猎物——狼。

回到驻地，当老板对我们一行表示遗憾时，我说，实际上你已经有了猎物，你让我们对你的家乡独特的旅游资源有了深刻的认识，对今后合作开发旅游景点有了更明确的意见。这不就是你的收获吗？听了我的话，他狡猾地笑了，似乎是说到了他的心坎上。

在乌兰巴托“打的”

乌兰巴托的街道，同我见到的其他城市一样，在人们上下班时，也是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对于初到这个城市想以车代步的人来讲，“打的”自然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当我们走上街头四处张望：南来北往的各种车辆，居然没有一辆具有出租标志的。原来，在乌兰巴托，不存在北京人所说的“黑车”的概念，也没有什么价格的区别。换句话说，只要是在路上行进的车辆，只要有空座位，司机同意，就可以搭乘。似乎是约定俗成，不管是什么品牌的车，宝马也好，奔驰也好，拉达也好，越野吉普也同样，每公里 200 图格里克，相当人民币 2 元，按计程表算账，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有一次，我们一行七人搭一辆面包，差不多将乌兰巴托市区转遍了，一结账，半天时间，每个人的车钱约合人民币 1.5 元，真便宜。你不要以为，乌兰巴托的商品价格很便宜，我们下榻的温都尔饭店档次不是很高的，一个标准间一天也要 70 美金。在农贸市场，鸡蛋是论个卖的，而不是论斤，一个按大小，最小的要

人民币相当1.4元，大一点的竟然可以要到相当人民币1.6元的图格里克。

在整体物价并不很低的城市为什么租车会这么便宜呢？原来，乌兰巴托没有以此为正式职业的，大部分是“搂草打兔子——带捎（烧）的”，顺便的事，赚多赚少无所谓。我们在租车付款时发现，司机拿了钱，还分给坐在他旁边的那个人一半，问了一下当地朋友，原来这辆车是单位的，坐在司机旁边的是他们单位的会计，所以司机不敢独吞，只好对半分了。我们问了一下，这类情况不算是非法，亦不算是出“黑车”，只是司机不给收费单据，不知道国家对这些收人的税收，是否有什么规定或是办法。

在乌兰巴托“打的”两天，我们没有“挨宰”的感觉。蒙古司机待人普遍很诚恳，态度也很友好，对我们提出的要求，尽可能满足，虽然他们不可能受过有关载客的专业训练或培训，但整体的素质应当说是不低的。乌兰巴托的交通管制也很不错，交通警察的疏导能力很强，司机对明确不能停车的路口，是决然不敢轻易停车的。

顺便说一下，乌兰巴托的街面上跑的车不少是德国的二手车，什么奔驰、宝

马，在市场上购买也就是合人民币6、7千元。街上跑的车品牌比较多的就是俄罗斯的伏尔加、拉达之类，日本韩国的也有，韩国的一辆全新“子弹头”，也不过售价1.5万美金。街上基本上见不到中国车。

京西的古长城及“天津关”

北京地区有多少古长城遗址？在人们的印象里，似乎只是京北才有长城，没有听说京西还有长城的遗址。其实，京西的古长城不但有，而且不止一处。在斋堂镇的沿河城，在雁翅镇的大村，古长城的痕迹依稀可辨。号称京都第一峰的灵山顶端，有一排完全是石头垒成的山，有人讲，那就是当年孟姜女哭倒的一段长城；还有旁证，说灵山脚下的范郎坟，就是孟姜女夫君的坟。从史料上看，这是个值得商榷的地方。但从灵山脚下的洪水口村附近看到的，巍然矗立的有数百年历史的数座敌楼、烽火台，以及在灵山迤西小龙门森林公园附近看到的长城的断壁残垣，可以证明：京西历史上确实有长城。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灵山东侧的名为黄草的山梁上，逶迤数华里的古长城遗址

历历在目，此起彼伏的敌楼有 15 座之多。被当地人称作“七座楼”的敌楼，是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主持修建的，这里的每一座敌楼都有独特的韵味和令人称道的地方。应当说，长城万里，每一段都有它不同凡响之处，而目前供人们游览参观的古长城，大多是当代人修复过的，在建筑形式上或多或少留有当代人的审美思想和建筑风格；而黄草梁的古长城遗址是原汁原味的，基本没有当代人的染指。

黄草梁历史上被称作“天津关”。天津关七座敌楼、八座烽火台，此起彼伏，依山取势，虎踞龙盘，遥相呼应，十分壮观。在离主峰不远的敌楼旁，有一对天然的山门。山门完全是石质的孤立的山峰造就。其形态就像是孩提时所玩耍的积木，一块块的，四四方方，大小体积相近，呈月白色；远处看，两座山门又像是两座变形金刚。这山门乃鬼斧天工，绝非人类所为。山门与敌楼之间的地质情况也很特别，岩石多是黑红色，很像是铁矿石，但放在手上掂掂，却没有铁矿石那样的重量。有人怀疑，会不会是当年戍边的将士们为了抵御严寒或是保存火种长期烧烤的结果？

每一座敌楼的高度均在 10 米左右。

敌楼的建筑材料除一座为完全花岗岩外其余均为城砖。城砖呈金黄色，长方形，长约40公分，宽约20公分，厚度也有10公分，质地较之现在建设所用的砖石强数倍。敌楼当中完全用花岗岩为砌垒材料的一座，更让人叹为观止。这些石料看上去，小的有数十斤上百斤重量，大的肯定要在千斤左右。这种石料不可能是就地取材所得，周边三四华里内没有这种石材，至少是在十里之外运来的。这么大的体积，这么重的石料，在没有现代运输和吊装设备的情况下，当年的人们是怎样运上山的？又是怎么码上数丈高的敌楼呢？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

当地人告诉我们，修建敌楼所用的城砖和其他材料主要是靠山羊运上山的。山羊的攀岩能力很强，只要有能够容下它蹄子的地方，它就可以攀登上去。即使这样，一只山羊一次只能驮上去两块城砖。修筑这段长城至少需要上万块的古城砖，那么，要想以最快的速度建成“天津关”，在一个时期里要有多少只山羊服苦役呢？可以想像，成百上千只山羊，漫山遍野，在皮鞭的驱赶下，驮着城砖或是石料的情景，该是一幅怎样的画面呢？

芒街印象

一条简陋但还算洁净的小木船载着我们缓缓地从容地驶出了中国国界——广西防城县的东兴镇。北仑河流经这里的水面不很宽，也就百十米吧，向南的一条支流则是越南的内河了。

从空中俯瞰，两条河很像是一个用水书写的“人”字。这一撇是北仑河，那一捺是越南那条不知名的支流。这流动的“人”字，随着经年不息的波涛声，谱唱出两国人民多少悲欢离合……

东兴镇的对面是芒街镇，属越南的广宁省。两镇之间原来有一座很坚固的钢筋水泥大桥连接，十几年前，被越方炸毁了。当我们倘佯在芒街的街头时，看到由越南的年轻的军人驾驶的起重汽车正隆隆地向桥的废墟处驶去。据说两国都已经着手进行友谊桥的修复了。令人惊讶的是，在越南的内河上架设的一座钢铁大桥，距国境线不远，当年在那么猛烈密集的炮火中居然安然无恙。上面铸就的“中越两国人民的友谊万古长青”字样清晰如初，完好无缺。

眼前的芒街似乎比东兴镇还要热闹，

人流不息，摩肩接踵，熙熙攘攘。陪我们同行的东兴镇的同志讲，每天要有 5 千以上的中国人来这里看看或是做生意，多时达 1 万人，我猜度，这个集市上的中国人怕是要超过当地的越南人了。

越南人和中国人都是黑头发黑眼睛的黄种人，从外表上很难辨别出国籍。越南人在中国久居的，被我们称之为“京族”。越南的不少女人（像是乡下人）装束还保持着民族特有的风格，将毛巾引人注目的遮住脸的下半部，很像阿拉伯人的面纱。东兴镇的朋友开玩笑似的告诉我们一个分辨中国人与越南人的最简便的办法：昂首挺胸衣冠楚楚的，准是中国人——旅游观光做客来的嘛，自然注意仪表；反过来，低头奄脑，衣着随便的，准是越南人。我们试着猜了几个，八九不离十。

越南人有自己的民族语言，没有翻译就无法与之交谈。我问东兴的朋友，可否当翻译，他笑着摇摇头，告诉我：“眼下只会一句‘盅碰盅’（干杯）。”我会悟道：“这是边贸迅速发展的收获吧！”他大笑起来，肯定地点点头。

越南人做生意与中国人迥然不同，或许是初学乍练的缘故吧，很少有人高声叫卖，大多数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对我

们这些光顾者很冷淡，从不主动招呼你。再看摊位货架上的商品90%来自中国，摊主或许看出我们是中国人，不可能再把中国商品由这里带回国，因而对我们热情不起来吧？不过也有例外的，如卖香樟木佛珠和项链的，则追着游人不厌其烦地兜售。再有就是倚着茅棚门框做特殊生意的姑娘，见到形似“大款”的游客，又是招手笑又是“阿高（哥）阿高”地叫。

在贸易市场逛了近两个小时，却一无所获，确实感到没的可买。为了不虚此行，本人用14元人民币兑换了18100元越盾。当我洋洋得意地向同行们炫耀时，有人却告诉我：“其实12元人民币就足够了，你多花了两块钱。年初人民币与越盾的比价是1:1800；现在越盾增值，也只是1:1500。况且人民币在这里是通行的，是仅次于美元的最受欢迎的货币。”我说：“多花两块钱无所谓，重要的是，本人在一个小时之内就成了‘万元户’。”

芒街市场的设施还没有健全，没有下水道，臭鱼烂虾味道刺鼻；脚下须小心，稍不留意，就可能趟到污水。但市场的秩序井然。换汇炒汇的老太太往往是路边席地而坐，一摞摞人民币，一摞摞越盾就摆在露天，没有捣乱抢劫的事情发生。一位

走过世界很多地方的银行家讲，这里是他见到的最奇特的金融市场。据说越南有一条法律，发现偷盗抢劫者，公安部门可以就地处决，执法颇严，以至极少有以身试法者。

从芒街回到东兴镇，随后翻着一张钦州地委办的《北部湾》报，上面报道，越南经济发展很快，今年出口贸易已经盈余1亿多美元。不禁感叹：穷则思变，穷到极处，变得则越快……

在美国读书的北京男孩

排队购物、排队参观不是中国人的专利，美国人同样有排队的美德。在华盛顿，国会大厦前等待参观的人很多，于是，参观者很自然地排起了长队。

等待，就需要耐心；而耐心需要气氛的活跃，需要情绪的调解，一个人寂寞的等待将是苦恼的。当我们成为参观者长龙中的一员以后，我们便开始寻找消磨等待的话题。我们发现排在我们后面的是数十名美国中学生，便开始和他们闲聊起来。他们是美国某州立中学八年级的学生。美国人对中学生的要求除了课本知识外，还要对社会认知程度考核；据说，如果对社

会认知程度不过关，课本知识即使全部是A也不能毕业。这几十名学生在一位中年男教师的带领下，就是在进行对社会的认知活动。

老师看我们的穿着和模样，就问我们："China?"我们答："yes"。老师兴奋起来，欠起脚来，眼睛在学生队伍中寻找，一面大声喊一个学生的名字。学生们帮助老师迅速传递信息，很快就把人推到了老师面前。喔，是一个中国男孩，个子高高的，眼睛很亮地望着老师。

老师对他讲："讲中文，他们来自北京，你和他们讲几句中文吧。看你的中文水平怎样？"

大男孩腼腆地微微一笑，露出一排正在用金属丝矫正的牙齿。他的目光转向我们，问："说些什么呢？"

我一听，嘿，挺标准的北京话呢！就问道："你不是从北京来的吧？"

大男孩说："是从北京。我9岁来的，今年14岁。"

"你在北京什么地方住过？"

"是海淀区，具体地方不记得了"。男孩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从男孩口里我们知道，他的父亲在国内是搞广告策划的，母亲是做生意的。现

在父亲在做旧家具的生意，母亲也是生意人，他们已经离婚。男孩现在有个干妈干爸，全是美国人，因此很少有机会说中文了。

大男孩身高一米七八，在他们同学中个子是最高的。他告诉我们：同学们一开始以为，东方人个子要比美国人矮，没有想到，几年的时间我成了班里个子最高的……

他的同学们大眼瞪小眼地望着我们，听我们说得兴奋时，他们不禁为有这么个能讲流利中文的同学而热烈地鼓起掌来。他们也要参加我们的会话，便要大男孩做翻译。

一个同学问我们在中国干什么工作，我们回答是档案局的。这一来难为了大男孩，他不知道档案局在英语中是怎么说的。

一个同学又问："我们怎样才能到中国去?"这是一个小个子同学。

我的同行便开玩笑说："这太容易啦！把你装进我的旅行包里就可以了。"

小个子同学装作认真地思考，然后一本正经地说："这很好。不用购买机票了。"大家哈哈大笑。

那位老师也不甘寂寞，他凑上前来，

用手指着他所穿的体恤，告诉我们说，“China”。又指着他的腰带，接着说，“China”，然后哈下腰来，指着他所穿的裤子和休闲鞋继续道，“China”。边说边朝我们竖起大拇指。在他身后一位金发碧眼的女学生举起自己手中的口琴，也抢着插话道：“China。”说罢，大眼睛忽闪忽闪地看着大男孩笑。看得出来，中国血统的大男孩和西方的同学相处得很融洽。

在快乐轻松的交谈中，我们走进了国会大厦。国会议员们前不久刚刚结束了对中国最惠国待遇的辩论。议员先生们不能不正视这样的事实，中国商品已经走进了千百万美国人的家庭。特别是生活日用品、工艺品等几乎俯仰皆可见。有人说中国商品在美国已经是水银泼地——无孔不入了。我们在美国见到的中国商品大部分很精致，质量很好，没有我们所鞭挞的假冒伪劣货色。可以说，在美国的中国商品大部分是代表中国的精品。

重返牧羊海

7月的北京像个大蒸笼，北京人就生活在蒸笼里。

已经大半夜了，被蒸烤的本人还是难

以入梦。电话铃突然响起，一个并不熟悉的声音让我睁大眼睛：“我是牧羊海牧场——”

牧羊海有了程控电话！

牧场的领导来电：自治区有关部门邀请当年的知青出席兵团的纪念大会，我是被邀请的知青代表之一。

放下电话，像是喝了杯冰镇啤酒，不，何止是冰镇啤酒，恍然间，就像进入了凉风习习的乌拉特草原，暑气全消！

今天真好，北部边陲的牧羊海与北京的沟通仅是举手之劳，片刻间就能听到千里之外真真切切的声音。

7月30号下午，我们驾车从京城出发了。过了居庸关，走出八达岭，转眼间就冲上坝上草原。天苍苍，野莽莽，草原上的高速路让我们的桑塔纳时速超过草原上传说的千里马——达到150公里。这是通往银川的国道，一马平川，一路顺风，晚上10点就到达呼和浩特市区，行驶不过8个小时。

过去讲“日行千里”像是神话，今天已经不足为奇。触景生情，让我想起1969年8月29日的清晨。轰隆隆的蒸气列车从北京站出发，载着豪情满怀的我们，走丰沙线，一路钻山洞，行陡坡，像个年迈的

老翁，呼哧呼哧，走走停停，行驶16个小时，30日清晨才到达呼和浩特。得知列车要在这里停40分钟，我们便趁机跑出车站。天刚放亮，大街空荡荡的，很冷清，行人稀少，整个城市就像是内地稍大一点的镇子。我发现，行人看我们的眼神很怪，后来弄明白了：原来是蒸汽列车冒出的滚滚浓烟，把一路上趴在车窗前观风景的我们熏成了"黑"孩子，呼市人弄不清这是哪来的一群兴冲冲的小"叫化子"，神态自然异样；不过千里的路程，就让人感觉不是风尘仆仆，而是"黑尘糊面"了！光阴如梭，一晃，已经是30年前的情景

第二天，从呼市出发时，巴彦淖尔盟驻呼市办事处的朋友——牧羊海的一位战友，担心我已经喝不惯牧羊海的苦咸水，特意往车上搬了一箱矿泉水。记得牧羊海水位很浅，一锹挖下去就能见到清清的水窝，只是这水又苦又涩又咸，除了可以洗衣服，似乎就没什么好用的了。那时，只要将衣服放进盛满这种碱分很浓的水盆里泡上半天，捞出来涮一涮，一抖落就挺干净。这是让像我这样的懒人很难忘怀的。

我们所在的团部，有一口百米深的机井，抽上来的水被认定为饮用水；不能讲

什么口感，只是勉强咽下去不至于呕吐就是了。就是这样的饮用水，团部周边的几个连队还要套上驴车安排专人去拉。每天清晨，机井旁边都出现排队等水的一条长龙。

牧羊海不缺水，却经常闹水荒，这是不在牧羊海工作的人闹不清的一大怪事。

记忆中跨过一道很深很宽的大渠，才能到达团部前的大操场。眼前这条小水沟，怎么也不能与印象中的大渠联系在一起；当年的大堤高过团部的房脊，巍巍峨峨，像长城似的威风凛凛；兵团战士有几个没有在泡在冰凌的水渠里扛过沙包，堵过口子？此时，水浅浅的，人跳上跳下，已经毫不费力。昔日光秃秃的堤坝上绿柳成阴，给人以“小桥流水人家”的意境。

当年，站在桥头上就能看到团部的房子，团部前是一个很开阔的操场，足有上百亩。这个马群踏成的操场，太阳暴晒时，龟裂成一个个板块；要是落下几滴雨珠、几片雪花，夸张一点说，就是蛤蟆撒泡尿，也会泥泞不堪，就像是个大酱缸；你只要一迈步，鞋子就会粘上厚厚的泥巴，如果你穿的是毡靴或是大头鞋，走不出三五步，脚上的重量就要增加几斤，让你举步维艰。此时，我的眼前是茂密的红

柳林区，红柳竟然可以生长得这么高大，遮住了人影，掩住了房舍，枝连枝叶复叶，遮天蔽日的，一点也看不到空荡荡的操场了。记得30年前，我们在这块盐碱地上仅仅种植几排不过十几公分高的红柳树苗，为了防止碱化，还特意在红柳旁边挖了两条小水渠。不知道今天的红柳林，是不是当年的红柳苗长起来的。

浓浓的红柳林中有道路相通，道路是由碎砂石铺就。“大酱缸”已经变得平坦而干松，就是浇上几桶水也不会和泥了。我们的汽车钻进红柳林，走了百十米，见到一个大院；仔细端详，才依稀看出这里就是当年的团部，今天牧羊海牧场的中枢所在。

为迎接昔日的牧羊海人，牧场领导做了精心安排。我的老排长，现在牧场的党委副书记派他的儿子陪我们围着牧羊海转了一大圈，看一看当年的连队，看一看当年的海子，看一看当年的老朋友，看一看当年住过的房子。

我们奋战了多少个日夜的变电站，现在成了一位牧场职工的家。房前，那排变压器已经拆得没了踪影，高高的水泥电杆孤零零地被遗弃在旷野中，光秃秃的，没了托着电线的瓷瓶、横担、撑铁……那一

年，我们冒着刺骨的湖水架设起的跨湖高压线路已经废弃，只有一根歪斜的水泥柱还戳在湖畔。水泥柱似乎在告诉我：它已经成为废物，唯一的作用就是引起我们的些许回忆……

这就是我们曾经流血流汗，曾经为伟大的理想而奋不顾身忘我奋斗的地方！这就是差一点让我魂归西里的地方！

我向老排长打听长眠在这里的一位知青的墓地在什么地方。老排长告诉我，已经让他家里人迁走了。我看到原来安葬那位知青的土地上，由于沙化严重，周围没有想像中的松柏甚至蒿草，已经成为一个浅浅的沙窝。我记得，他是与我们同一趟列车从北京来到这里的，后来，他在与同伴新建的马号前悬梁自尽……

返回的路上，我问陪同我的小段在牧场干什么工作？原来他负责电视的插转播放，在这里可以收看到 6 个电视台的节目呢！这又让人感叹不已。

走进会客室，喝一口这里的水，令人惊讶，没有苦涩味了，甘甜有佳，像是农夫矿泉。一问，是牧场职工从 7.5 公里外的阴山脚下引来的山泉水，现在牧羊海已经用上自来水了。老战友送我的矿泉水没有派上用场。

环视会客室，看到墙上挂着“利润超百万牧场”的奖牌，看到一面面体现各项工作成绩的锦旗。牧羊海牧场的领导告诉我们，当知青返城之后，很快就有一千多人来到兵团战士耕耘过的土地，开始新一轮的工作……

牧羊海变了。有的战友感叹，这里变得“土”了，找不到当年的感觉。我说，虽然已经不是我们记忆中的模样，但现在，这里是实实在在靠土地生活了。

从那生机盎然的红柳林中，我看到牧羊海人的希望；从碧波荡漾的牧羊海子里，我看到新一代牧羊海人的喜悦……

问路问到“的哥”

也是怪了，本人不说是走南闯北，大小城市也跑过不少了，从就不知道什么是“晕菜”；特别是深圳，80 年代就去过多次，可在这一年又一次来到深圳，却找不到“北”了。要说转向，也无所谓，就是找不到自己的住所。要说找不到，也有点不准确，眼睛能看到我们旅居的大厦，高高矗立的标志物，就是走不到它的身边。

怎么可以走近它，通过哪一条路，能够走到它的身边？我问了几个人，没有一

个人能让我明白。

那是一个傍晚，夜雾笼罩着这个忙碌的城市。我去看望一位朋友，在朋友家喝了一点酒，回来的路上，经过一个农贸市场，顺便就到里面转了一圈儿。那个农贸市场，东西南北几个方向都有进出口，我没有在意。出来后，走到大街上才觉得不大对头；环顾四周，见到了我所住的那个大厦，就顺着接近大厦的小巷走去。结果，就像进了八卦阵，七拐八拐，怎么也走不到大厦的身边。

不知不觉，路旁的街灯少了，天色显得很黑，我有些着急了，越急越是走不出这个八卦阵了。不知怎么，我转到了一个建房的大工地上；工地没有几个工人，已经停工了。我本想穿过工地，走近那座大厦，工地的值班人紧盯着我，大约以为我是居心不良的人；我赶忙走上前，向他们打听我所要去的地方，他们也说不清楚。正当我走投无路的时候，一辆出租车停在了工地的路边，也许是急中生智："的哥"不就是活地图吗？我也别打听了，就"打的"吧。我走上前去，要坐他的车。

"的哥"是位 20 岁出头的小伙子，听我说出要去的地方，摇摇头。"你自己走嘛。"他手一指那座大厦，"就在那里，太

近了，不值得跑的。”“我要能走到，自然就不找你了。”我向他说明了我的难堪的处境。他略一皱眉，耸了耸鼻子，瞥了我一眼，大约是要分辨一下我说的是不是实话，是不是歹人。他沉吟片刻，最终说道：“上来吧！”

车行进的速度很慢，充其量也不过三两分钟，我想与司机聊上几句，还没找到一个话题，车就停在了那座大厦的门口。我连忙掏出钱包，问道：“多少钱？”

我想：虽然没有几步路，可要是没有人家送你，说不定还在转游呢！您猜，那位司机说什么？

“算啦！都是出门人。要多了，我于心不忍，有点趁火打劫的味道，要少了，我也没有那么计较。”我连连道谢。他将车开动后，又冲我补充了一句：“一个人出门还是少喝点好！”说完，一加油门，走了。

我望着车的背影，愣愣地站了好一会儿。这是在信奉“时间就是金钱”的深圳。我有点感动了：人情，在什么地方都会有的，好人总会遇到的。

品海

好不容易鼓足勇气，呐喊起来："下！冲啊——"喊声未落，脚面刚刚接触海水，大海就变脸了。好像是有意向下海人挑战似的，大海愤怒起来，咆哮起来，海水变成了黑色。虎着脸，挟着疾风，裹着雷鸣，奔腾的浪花就像是一头头白色的怒狮，仰天长啸，张牙舞爪，气贯长虹；又像是训练有素的军队，一列列，义无返顾，前赴后继；一峰高过一峰，接连不断，向着沙滩，向着礁盘，向着徘徊在岸边，本想亲近它的人们发起凶猛冲击。

有人退缩了。叹了口气，摇摇头，向同伴，亦是自言自语："真不巧，偏偏赶上闹天。"话说得无可奈何，但又心安理得，快快地跑回岸边，躺在软软的沙滩上，等待着风平浪静的好运的光临。

有人却像是注射了兴奋剂，迎着狂风恶浪，越发精神抖擞，豪情满怀。大声呼喊着，跳跃着，一头冲进汹涌的海涛之中，与海浪，与迎面扑来的雪狮子扭打在一起！

一排恶浪袭来，劈头盖脸，让人不由得打个寒战，一个趔趄，立足未稳；又一

排疾浪迅猛砸来，铺天盖地，就像剽悍的拳击手打出的快拳，雨点一般落在你的身上，不容你喘息，就把你掼倒在浪涛里。呛一口海水，苦咸苦咸的，鼻子发酸，眼睛也腌得睁不开。

有人害怕了，连滚带爬，抱头缩肩逃向岸边。身后的大浪，板着黑黑的面孔，不停顿地轰击着海岸，愈发像是凶猛的狮子，嗷嗷怪叫着，紧追着你的脚后跟，一浪紧过一浪，一浪高过一浪，不把你撵出它的领地就不罢休。

面对汹涌的浪潮，如果你沉着气，稳住神，当浪峰扑来时，就在瞬间要淹过你的头顶时，你憋住一口气，闭上眼睛，躲在浪谷里，随它压过去好了；浪峰过后，你的头露出海面，你就可以很从容地长舒一口气，或仰泳，或侧泳，乘着涌流，劈波斩浪，向前游进了。如果你是在一两米的浅海上，你也可以借助浪涌扑来时纵身跃起，骑上浪尖，顺势滑行一阵。这时你会感到，越是游到大海深处，离海岸越远，越是风平浪静，你尽可以酣畅淋漓地戏弄海狮子，在风口浪尖上大显身手。

在海岸边观潮的朋友，看到你的身影一会儿被埋入浪谷，无影无踪，一会儿在惊涛骇浪中露出湿漉漉的小脑袋，会感到

险象环生，提心吊胆。有人甚至会认为："这是冒险，太不值得，至少是得不偿失。"有人还要说："人活着多不容易，干吗冒这个风险，这不是玩命吗？"岸上关心你的朋友看到你搏击风浪，见到你与海涛厮打在一起，会焦急地大呼小叫，呼唤你快快靠岸。他们哪里知道，你此时的愉悦，哪里体会得到你与风浪搏击的乐趣？岸上的旁观者，是无论如何也品不到其中的真昧！

生活的浪潮中，改革的大潮中，不也是这样吗？

"人生不作安期生，醉入东海骑长鲸"。朋友，你想拥有多彩的人生吗？那么，我劝你投入大海，乘风破浪。你一定会兴奋，会骄傲，会自豪；你可以享受到无穷的乐趣，当然，也可能是无限的惆怅、沮丧……不过，不管怎样，只要你冲进大海，你就会对生活多一份体验，就会对这个世界改变一点看法。

遇到好人

美好的往事就像是一坛老酒，存放的时间越长，打开时，越是醇香……

——作者题记

那是 1976 年以后，全国开始拨乱反正，我与同事去保定进行一件落实政策的调查工作。从保定火车站下车，天已经大黑了，细雨朦胧，橘黄色的路灯将昏暗的路口映照得影影绰绰。我们俩人是第一次到保定，出了车站口就开始向行人打听市委招待所怎么走。

问了几个人，脚步匆匆，一两句简短的答复，让人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就在我们犹疑不定时，有人在我们身后说话了：

“是北京来外调的吧？”

我回头瞥了一眼，一位中等身材看上去很壮实的 30 岁左右的男子正注视着我。大约是听到我们一口京腔，又打听市委招待所，就猜出我们的所为。那个时代的外出者，要住市委招待所的，差不多都是外调人员。

听了我们的回答，他站住脚，向我们仔细地讲了怎么走，搭什么车，车票多少钱，从哪一站下车。保定人口音不难懂，我们已经听得很明白，但还是犹疑不定。他见我们依旧有点发愣，以为还没有说清楚，就说：“我家离市委招待所不远，我送你们吧。”

保定在“文革”时是武斗的重灾区，

刚刚安定下来，这位陌生保定人的一番好意，让我们免不得踌躇一番：别是不怀好意吧？于是，满怀戒心地说："谢谢啦，我们自己能找到。"他当然看出了我们的心思，就向我们招招手，向前走去。当我的目光看到他的背影时，发现他的一条腿有残疾，走路有点瘸。

看他走远了，消失在雨雾之中，我们才一脚泥一脚水的在雨夜中行进。由于担心这个人所指引的路线有误，我们逢人就询问一番；问一问，走一走，走走停停，半个小时过去了，也没有走出多远。正当我们抹一把脸上的汗水和雨水，喘一口气，歇一歇脚时，就见一位骑着自行车，穿着雨衣拿着雨伞的人，迎面奔来。到了眼前，我才认出，就是那一位跛脚人。他一歪身子，一脚落地，停住车，伸手把雨伞递了过来，说："我估摸你们走在前面了，追了半天，没有见着，折回来，没想你们才走到这儿。"

原来，他回到家后，对他的老母亲说起遇到我们的情景，老人替我们担心，说："大雨夜，人地两生的，你赶紧去帮他们一把吧。"于是，按照老人的嘱咐，他便出来找我们了。

他推着车，与我们并排前行，一边走

一边介绍保定地区的风土人情，土特产品，一直领我们走进招待所的大门……

在我的同伴办理住宿手续时，他陪我站在一边，我由衷地感谢这位陌生的朋友，但内心却一直有个疑团，我不禁问道："你有事情要我们帮忙吗？"

他闻之一愣，很快明白了我的意思，微微一笑，反问我："难道帮忙都是要回报吗？"

他说："路人有难，应当帮忙。我们老家儿（注：长辈之意）有句老话，说是帮人就要帮到底，这是积德行善。"说罢，告辞走了。

我没有打听他的姓氏，更不知道他是从事什么工作的；从那晚以后，我们在保定逗留了三四天，再没有见到他，回到北京以后就把这件事儿扔到脑后去了。可是这几年，不知怎么，外出时我时常想起这个人。说实在的，如果在大街上碰见，我肯定认不出他了。不过，我要告诉大家，我遇到过这样一位好人。

我想：在当今这个世界上，一定还有这样牢记老家儿训示的好人，为数肯定不会少……

边境小城

圣地亚哥位于太平洋，这里有规模很大的海军基地，在滨海码头就可以看到停泊着的庞然大物——两艘虎视眈眈的航空母舰。站在海岸线上，眼观潮涨潮落，风起云涌，脑海中吹不散弥漫的硝烟。

站在这里，让人感觉到海洋的宽广，博大，飘渺，神奇；海岸边有一座很高档的酒店，是这座城市最古老的酒店，是19世纪城堡式的建筑物，远远看上去，就像一个童话中的老人，戴着一顶红帽子。问这位老人的“年龄”，哎呀，不得了，已经度过150岁大寿了。是这座城市的顶级文物。

在我的心目中，如果一个人能够活到150岁，还真值得人们尊重，而作为一个酒店，150年还在继续经营，我认为不足为奇；但是把它与太平洋连在一起，看作是站在太平洋东岸眺望远方的一位老人，那么，这幅图画还是很有活力，那位老人也是丰采照人的。

圣地亚哥与墨西哥接壤，从这里去墨西哥的手续简单，非常便捷。墨西哥当局对从美国进入的游客是敞开国门的。如果

乘大巴士，只要买了车票就可以入境了；而由墨西哥回到美国，美国则要检查有效的身份证件；外国游客必须要出示护照。墨西哥人对美国人的不平等待遇有他们的办法，当他们认为有必要到美国走一遭的话（特别是当今美国的就业机会多，收入比国内要高的情况下），也不偷越过境，而是明火执杖、成百上千的人一起拥到边境线上，一二三！一起冲过边境。美国的边境管理人员纵使有三头六臂也拦不住洪水般涌入的人流啊！美国人想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也是枉然，因为美国现在的领土有一部分原来就是墨西哥人的。你抢了人家的地盘，人家要回老家看一看，你还拦着？弄得美国当局没脾气。

墨西哥人见到中国人，就说："马马虎虎。"让我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据说这是墨西哥语，意思是欢迎你。我的印象里，墨西哥人讲西班牙语，难道西班牙语中的"欢迎"与汉语的"马马虎虎"发音相同？

美方边防检查人员对中国人很友好，一位边检人员见到我们手持的护照就用中文说一句"你好"！旁边另一位边检人员讽刺他："就会说一句中文，还挺卖弄。"那一位则说："这一句不是很管用吗？"不

管怎样，这起码说明，来这里的中国人为数一定不少了。

美国人自豪地讲，他们的国家没有假冒伪劣商品，如果境内出现了假冒伪劣商品，那一定是墨西哥生产的！不知道这个说法是否依据充分。在墨西哥边境小城浏览时，街上的商品琳琅满目，仔细观察后，应当说有鱼龙混杂的现象；要说有没有鱼目混珠的，就不好一概而论了。追着我们兜售土特产品的小商贩形成一道道封锁线，追着你，缠着你，和国内某些景点的遭遇差不多。提供以车代步的小驴车很有意思，小毛驴身上有天生的斑驳图案，类似在动物园看到的小斑马，观其头部，则与毛驴无异。不知道这动物该不是称“斑驴”？

不知道是不是普遍情况，墨西哥人不太守时，或者说时间观念不很强，定好时间过境的公共汽车推迟行驶时间近一个小时。早知道他们有一个小时“时差”的习惯，我们何必在汽车站的候车厅呆那么长的时间，到边境线由于种种原因又耽搁了一个多小时，害得我们中午饭推迟到了下午三点。

风雪荣成暖

记得是在 1978 年的 12 月份，我们从烟台乘公共汽车去荣成县城——崖头镇。上车时已近黄昏，天阴沉沉的。印象中荣成距烟台大约二三百里，要走两三个小时，听司机说，到荣成误不了吃晚饭。谁料想，车走出烟台不过一个小时，天上就飘起雪花。人说“燕山雪花大如席”，北京北面的群山就属燕山，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却一直没有机会见到那样的大雪；可在这次旅途中所目睹的雪花，虽说没有大如席，却让我感受到诗中的氛围和意境了。

雪越下越大，车越走越慢，又走了将近一个小时，大约在距离崖头镇 2.5 公里的地方，汽车闹起罢工——抛锚了。司机下去，鼓捣半天，还是无法让汽车前进，这时已近晚上 8 点钟。坐在我们身后的一位乘客说话了：“反正离县城也没有多远了，与其在这里干等着挨冻，不如先顺着公路往前走，如果车能修好，就继续搭乘汽车，如果汽车修不好，我们也靠‘11 路’走到县城了。”回头一看，说话的是一位军人，看年纪大约在 40 来岁的样子。

他这话很明显，是说给我们听的。

这老兵，大约是希望有个旅伴。我们两个当年都在 20 多岁，一商量，也是；就走到车前面，和司机说好，半路要是看到我们，再捎上我们，我们也就不要他退票了。司机打开车门，我们就随着老兵(我们只能这样称呼他，那时，没有军衔，也看不出他是什么级别的军官)，一头冲进风雪迷漫的世界，朝着县城的方向开拔了。在这里说“开拔”是比较确切的，两条腿就是要在没脚面的积雪里踏进、拔出。撩起的雪差不多过了膝盖，走雪路要比平时走旱路慢许多。

三个人走路倒也不寂寞，边走边聊，到了夜里 9 点多钟，我们走进了崖头城关。回头看，那辆长途汽车还没有影呢。我们不由地说“向解放军学习”，说他真有先见之明。这时我们已经走到十字街头，军人说：“奔荣成第一饭店吧！这里的‘一饭店’，是全国的红旗单位，不管什么时候，有客人敲门，他们总是热情接待的。”看我不大相信的样子，他就说：“我领你们去。”我们说：“还是先找住宿的地方吧。再晚了恐怕招待所就要关大门了，别在外面冻一宿。”军人说：“也好。”就陪我们到县委招待所，帮我们敲开了接

待室的门。

接待人员说县里正在开四级干部会，客房全满了。他让我们到附近的旅馆去想想办法。那时，出差人员，特别是搞外调的从来不住旅馆，虽然没有硬性规定，也是约定俗成，一般情况下住县委招待所。除了安全保密方面的原因之外，就是因为招待所的食宿条件和价格容易让人接受，而且入住的客人相对单纯一些。搞外调一年多了，几乎没有住过旅馆。我们就和接待室的工作人员说好话。接待人员都是很有见识的人，根本不理会我们的请求。多亏了老军人，他走上前，露出他的军人身份，那时正是“全国学习解放军”的高潮期，军人出面，接待人员态度有缓了。老军人对这类事情很有经验，他向接待人员说明我们的情况后，特别强调：“这可是北京来的客人。是首都来的客人，是毛主席身边的人。怎么也不能让他们在冰天雪地里冻一宿呀。咱荣成是革命老区，对待毛主席身边来的客人可得热情一点呀！”

那时，居住在外地的人对北京总有点特殊的感情，对北京人也有点特别的尊重或者说照顾。老军人的一番话还真起作用，也是沾了北京人的光；接待人员沉吟了一会儿，说：“接待外宾的房子还空着，

是套间。估摸这天气不会有外宾来了。”我说：“这么一个小县城，什么外宾会到这来呢？”那时还没有改革开放，北京的老外都没多少。这句话可能影响了荣成人的尊严，老军人不乐意了，他说：“小伙子，你别瞧不起这个小县城。它不起眼，可它是沿海地区，这里的石岛码头什么国家的船没有停过呀。中央好多部长都在荣成工作过，这个县，现任的中央委员就有好几个……”

说起家乡的荣光，老军人口若悬河，不禁让我肃然起敬。我当时开玩笑说：赶明儿我说媳妇就说这里的。谁成想，我果然就找了位胶东籍贯的太太，这是后话。

那天，接待人员说，就让你们当一天外宾吧。那个时候，等级观念很强，和外宾一个标准就是很高的待遇了。我们感到很是荣光，也就得蜀望陇，问到：“能卖给我们点吃的吗？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接待人员说：“这可解决不了，你看这是什么时候了？要吃饭，整个荣成县城恐怕就只有‘一饭店’了。”

又是“荣成一饭店”。反正饿着肚子也睡不着觉，索性就当逛一逛夜景吧。那位军人告诉我们“一饭店”的具体位置，就向我们告辞了。我们约他喝一杯去，他

说："不行了，我家还有一段路呢。我得赶紧回去看老娘和老伴。"

送走了军人，我们不免有点担心。我们之所以能够争取到外宾的待遇，完全仰仗老军人的帮助。现在没有军人的帮助了，我们能敲开饭店的大门吗？就是敲开了，能有什么吃的？闹不好，还不得挨值班人的一通臭骂，说我们是不是神经病啊。

我们俩人一边走一边嘀咕，在一家很普通的，就像是现在个体户所开的小饭铺的门脸前，看到很不起眼的"荣成县第一饭店"的牌匾，门脸不大，也就三五间，没有什么明显的标识，里面黑洞洞的，没有灯光。看看手表，是夜间十点。我们犹豫起来，没有勇气去敲那扇紧闭的大门。自我安慰：饿一顿两顿也不会怎么样，回去吧。

就在我们准备回去享受外宾待遇的时候，那辆久违的长途汽车开过来了，停在我们身边——一饭店的大门口。汽车司机按响了喇叭。随着喇叭声，"一饭店"的灯很快就亮了，门吱钮一声，开了。那汽车上的旅客也没有几个了，加上我们也不过七八位。走进饭店，里面也不宽敞，摆放着五六张方桌。没有想到的是：这么一

个小饭店，居然有五六位值班人员，且全是女同志，年纪大的大约30岁出头。

显然，食客当中有的不是第一次夜半敲门了。这些服务人员也不是第一次遇到不速之客，她们嘘寒问暖，为每一位客人送上一碗热开水，热情地说："快喝一口，赶赶寒气吧。"

改革开放的今天，这项服务已经司空见惯不足为奇，可在20世纪70年代，我们走了大江南北几十个县市，那是头一遭遇到。我们又冷又饿，见到柜台里面有烧鸡，就要了一只，又要了一瓶白酒。正当我们准备开怀畅饮时，一位中年服务员，看样子是位负责人，走到我们面前，关切地说："二位同志，天气凉，喝冷酒对身体不好，你们稍等一下，我给你们烫一下，好吗?"我想，这不是想多收钱吧?就说："没事，我从来不喝烫过的酒。"她似乎猜到我的心思，说道："天气太凉，还是烫一下吧，老人讲，喝冷酒会落下毛病的。"她和颜悦色，就像你的一位亲属，一位大姐，自然而亲切，让你心里热乎乎的。我还在犹豫，她摸透了顾客的心思，道出点睛之笔："我们这是免费的服务项目，就是为客人着想的。"

真的，我出差在外第一次领略烫过的

酒，也是从那时起才开始注意饮酒的学问。除此之外，服务员还将我们所买的那只带冰茬的烧鸡，切成块，用高压锅热好以后才端上来。她们认真负责，一点也不因为时间太晚而降低服务标准。

多少年过去了，很多饭店增加了服务项目，服务档次上去了，就是不知道这种实实在在为客人着想的服务态度是不是也上去了。

二十年以后，我再度重游荣成县城时，没有找到那个“一饭店”。那个当年全国财贸系统的红旗单位，那个看上去毫不起眼的鸡毛小店不知道搬迁到什么地方去了，那些一见如故就像亲人一样的服务员们也没有再见到……

一帆风顺

也许是本人少见多怪，一提到风帆，自然就联想到帆船；其实，带帆的不一定就是船。帆，不过是挂在桅杆上的布篷，帆不过就是平凡的布巾而已。谁都知道，在江河湖海里，不少船只是挂帆出行的。让风将帆鼓起，帆借助风力，带动船只，乘风破浪；有道是：一帆风顺。用风帆加快行进速度，体现了多拉快跑，充分利用

能源，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帆的发明，应当说也是很伟大的。

不知道您见过没有，除了船上挂帆，还有什么运输工具，可以用帆来借风力相助？

冬季里，在豫东南辽阔的原野上，千里冰封，寒风凛冽。南来北往的大路上，虽然没有江河湖海的影子，我们也见到了风帆。

路旁枯黄的树叶被劲风扫进了沟壑，一支长长的手推车队伍，在望不到尽头的公路上行进着。路树光秃秃的枝条被狂风抽打的东摇西晃，发出凄厉的呼喊。长长的手推车队伍就像长河中的船队快速行进着。

每一辆小车上垛着的粮袋都是高高的，满满的；每一辆小车都是轻松地飞快地行进着。这支车队最抢眼的画面是：每一个小车上都挂着用被褥兜起的旱帆。在小推车两边的车架旁，各插着一根木棍。这大约应当称之为桅杆吧。这两根直立的桅杆上就挂着当作帆布的被褥。这一面面简陋的风帆，作用不亚于水面上它们的同族。它让这一长列手推小车的队伍，头衔尾，尾衔头，浩浩荡荡，乘风而去，快捷，飘逸。往日，在农村的节庆活动中，

少不了有“跑旱船”的娱乐节目，却不想生活当中真有旱船在行驶，在为人类造福。

一幅韵味多么独到的风景画！

长长的手推车队伍，长长的推小车汉子的队伍。平时，我们见到的推小车的汉子，一个个弓着腰，曲着背，两只胳膊紧绷着劲。稍一松懈，独轮车就会东倒西歪。当这样的“小车司机”，也应当是重体力了。此时，看到借助风帆而驾驭小推车的汉子们，显得轻松，潇洒。一辆车所载的货物少说也有几百斤，可这些男子汉一边走一边还哼着河南的什么小调，两只手仅仅是搭在车把上，根本见不到绷起的肌腱；而那由被褥“一跃”而变成的风帆，却是鼓得满满的。

看着顺风而行，乘风前进的车队，让人不由得跃跃欲试；这一定是很惬意的事情。我与推车的小伙子套了一会儿近乎，请求让我帮他推上一程，小伙子自然是求之不得的，但他怕我将他的一车货物拐走，寸步不离我的身边。我抄起车把，感觉确实轻松，只要把两只手掌，稍稍稳在两边的车把上就足够了，说是不费吹灰之力不大准确，说是用不了二分力气却是毫不夸张的。风帆是真起作用，不是我自己

推着车往前走，而是风推着我和车往前走；简直不容脚尖落地，让你不由得一溜小跑……

过去出门，有句老话说："在家不行善，出门大风灌。"那时人们认为出门碰到大风天是老天对人的一种惩罚，是一种不好的报应。我相信，眼前的这些推小车的人，他们出门是一定希望遇到大风天的(当然是一路顺风)，没有大风灌满风帆，他们反倒要皱眉头了。

由此，我想到，风是有利的，在江河湖海可以用来推动大船的行驶；在草原，在山地，在风资源充沛的地方，可以利用风的力量来带动电机；在田野上，农民兄弟利用风力来推动小推车，这愈发让人联想到智力的作用。圣人讲"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劳力者如果也劳心，那将怎样，圣人没说。我想，大约可以治于天了。

上北京与进城

我的家在京西的门头沟，距天安门大约有30公里。"文革"的前一年，我读中学了，家里有了一辆26型的小自行车。于是，想入非非的我，就有了去看看北京

天安门的打算。那时的天安门在我的印象里，是相当遥远的，门头沟人去市里办事，往往称之为“去北京”，谁也没有意识到，门头沟就是北京的一部分。所以，当我向母亲提出要骑自行车去看天安门时，自然遭到母亲断然否决。小孩子哪能一个人走那么远的路。也难怪母亲不放心。我那时身高不足一米四四，体重仅有30公斤，骑自行车只能坐在横梁上，如果坐在座位上，那么脚尖就够不着脚蹬子了。

可那时人小心大，加之对天安门的向往，使我下定决心，瞒着家里人，与我的一个同学约好，选在一个星期天悄悄地上路了。

那天我们起得很早，大约不到5点钟，一人带了一个馒头、一瓶凉白开水，偷偷推出自行车，像脱了缰的小马驹，兴冲冲沿着当时36路公交汽车线路憋足劲一路猛蹬。那时门头沟通往市里的路只有这一条，弯弯曲曲的，路面也窄，不足10米宽，还没有现在的阜石路。由于人小力单，蹬了大约半个小时，才到了石景山的北辛安，见到那里挺热闹的，就问路边的一位老人：“大爷，这是北京吧？”老头一听乐了：“小子，使劲蹬，再骑五个从门

头沟到这儿的距离，就差不离了。”听老人这么一讲，我差点泄了气。而我的同伴比我有信心，一个劲给我鼓劲。我们走一走，问一问，也可以说，走一走，停一停。还没有到天安门，已经累得精疲力竭，可当骑过西单路口，隐隐见到天安门的轮廓时，就又有了精气神。当我们站在天安门的金水桥边，看西边电报大楼的钟时，已经是 12 点 40 分了，那一天从家里出发到返回家里，大约用了 14 个小时。

在我 17 岁时，我离开了家，去了内蒙古。一晃就是五年。当我从北京火车站下车，乘地铁奔苹果园，到门头沟探亲时，我发现，我的家离北京近了；从下火车到迈进家门，用了不到两个小时。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门头沟又多了一条通往市内更近的公路，增加了 326 路、921 路两条公交汽车线路，从而使进入市区的时间缩短到一个半小时，大概就是从这时候起，我发现不少门头沟的年轻人不再用“上北京”这个词组了，而改成了“进城”。

这一用词的转换，一时间让我摸不着头脑。进城？进哪个城？门头沟历史上就没有什么“城”字可言。它是个煤炭产区，是个矿区，从区域上划分，曾经归过

宛平县，可石景山、海淀也曾是宛平县的管区呀。宛平的县城在哪里？在丰台区的卢沟桥。“进城”难道是去卢沟桥的代名词？一问，大错特错了，所谓进城就是指进北京城。

民间的传说中有个“缩地法”，现在看来，此法并非诳语。从门头沟区政府的所在地大峪出发，到阜成门，走阜石路，一般情况下，机动车只需二十几分钟。昔日听起来相当遥远的门头沟，不是突然间就出现在北京城下了吗？

忆旅说“悬”二篇

开篇言旨

北京大学在百年校庆时搞了不少的活动，其中中文系安排了一个关于纪念民俗学田野踏勘 80 周年的座谈会。座谈会规模不大，档次很高，北大的何副校长、吴教育长以及系的主要领导参加了，民俗学的泰斗钟敬文先生也到会并即席发表了演讲。我亦滥竽充数在被邀请的代表之列。那次会上所探讨的学问我没有记住什么，却记住了北大领导告诉我的，一位北大的学子，在妙峰山风景区附近的滴水岩采风时，不幸遇难。这触发了我很多想法。在

人们的印象中，旅游就是消遣，就是娱乐，决然不会将旅游与什么危险联系在一起，然而事情偏偏与人们的愿望有不一致的地方，旅游也要注意安全防范，也要小心从事，换句话说，旅游也会遇到险情，也可能碰到“悬事”。

仙人洞里遇险

那时候，我们二十岁出头，还没有女朋友。五一劳动节那天，天气温熏，暖洋洋的，无牵无挂的几位昔日学友相约去门头沟的军庄看仙人洞。

仙人洞在军庄灰峪村北的峡谷里，附近不少地方已经成为开采灰石的工场，大片青白色的岩石裸露着，基本没有什么绿色的植被。一位在军庄公社（那时还没有设立镇的建制）插队、当通讯报道员的同学当向导，我们沿着不算狭窄的土路前行，并在路旁寻找可当火把的物件。

几个人分别找到了几把被人废弃的破笤帚，又跑到了灰峪村的机库，在笤帚上面浇上了一些黑色的机油，准备拿这个物件进洞里照明。我从公社出来时借到了一把手电，便没有再为自己准备火把。

仙人洞就在峡谷东侧的一个平台旁。洞旁边，有一棵古老但不失为枝繁叶茂的大槐树。在周边环境并不多的绿色植被

中，这棵大树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树下有房基废墟，可能是过去的寺庙所留下的遗迹。

仙人洞的洞口不大，与一般农家院落的门道大小相差无几。我们说说笑笑，充分调动丰富的想像力，猜度这座仙人洞的主人是位什么模样的仙子，为什么要选择在这里，她一个人不孤单吗？她去哪里了？她有朋友吗？一边说笑着一边往里走。在洞外是春意盎然，春风拂面，一进入洞口，顿觉凉气袭人，不，应当说是冷气逼人，让人感到有凛凛寒风扑来。几位手中拿着破笤帚的，赶忙将这独到的火把点燃，我也按亮了手电筒。这座洞穴很高很宽敞，几个人的火把光亮根本不足以照亮洞穴的十分之一，或者二十分之一，总之，我们几个人所带进洞里的光明就像是黑夜里的萤火虫所起的作用，只能让我们看清楚面前几米的情况。大家说话的声音在这里就像是从扩音器里传出来的，嗡嗡声不绝，一波接连一波。

在我的感觉中，洞口是在洞穴的顶部，如果不是顶部也是在洞穴的中上部，因为我们一开始就往下面走。左边是各种形态的钟乳石，还有不少的小洞口，我们不是第一批的来访者，而先前的探访者大

约也有不少像我们一样用火把照明的，从石壁黑乎乎的被烟火熏燎的痕迹中便可得知。我是唯一没有用火把的，并不是当时我有什么环保意识，而是为了图省事。哪料到，偏偏是这手电筒差一点要了我的命。

我这人性子急，在他们停在洞口点火把时，我已经摸索到一条小径向下面走去了。这样，我成了走在最前面的人，后面几个人形成一列纵队，每个人的间距有三四米。下面的坡很陡，大约往下走了几十米也许就是十几米，我的手电突然灭了，后面的火把也照不到我前面的小径。我当时没有停下脚步，摸着黑，继续往前走，就像是盲人骑瞎马。不曾想到，我没有走出十几步，一脚蹬空，身体失去平衡，我本能的欲往后仰靠一下，却不想身不由己了，斜着的身体像刹不住的车一下子就滚了下去。我两手还想抓住点什么，以图控制往下滚动的身体；但，无济于事，我的脑海突然一片空白，意识中只知道完蛋了。就在想到要完蛋了时，我的身体却由于坡度变得平缓而停止了滑动。我当时已经懵住了，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这时候的山洞里也静极了，没有一点动静。我的同伴们大约被突如其来的滚动声惊呆了。感

觉中，好像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也许就是一两分钟，凝固的空间才有了些许活力，我听到上面有人说话："是不是有人摔着了？""别是春鸣掉下去了吧？""别胡说，不可能。"我连忙竭尽全力喊道："我在这呢！摔着我了！"我试探着活动了一下身体，还好，零件似乎没有太大的损伤，只是手电筒不知道摔到什么地方去了。同伴们喊："不要动，让我们过去。"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我感觉时间是那样的漫长），几位同伴才来到我的身边，他们的火把照亮了我的处境。如果我身体往下滚动的惯性再稍微大一点，我只要再往前行十几公分，就到了一面如斧砍刀切的石壁边缘了，石壁直上直下的，火把的光线根本照不到石壁的底部，简直就是深渊一般。众人不禁惊呼："真险啊！"差一点"一失足成千古恨了"。这时候我才感觉出被划破的肌肤火辣辣的疼痛，当我摸索着爬出山洞，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喘粗气时才发现我的背心全湿透了。

这已经是二十几年前的事情了。但今天想起来依然心有余悸，不说是谈虎色变，也是往事不堪回首。

走冰河

如今旅游的项目中，漂流是挺时髦的

活动，站在竹筏子上，或是坐在橡皮舟顺流而下，随波逐流，观赏沿岸的景致，有惊无险，优哉游哉。我想，漂流不是什么新鲜的活动，早在多少年前就有。不要说在大江大河上冒险家的活动了，就是乡下的年轻人为了寻求刺激，也玩过这类游戏。

那是春节过后，按时令已经过了六九，冰封的永定河已经开化，就是现在龙泉宾馆西面，东西两岸有三百多米宽；像一块大板似的冰面四分五裂，冰川下面的暗流汹涌，使冰块咔咔作响，上下浮动。冰块与冰块之间，有的仅存一条缝隙，有的则是分崩离析有一两米的间隔了。

我们几个同学当时在东岸，打算去西岸的琉璃渠村，如果顺着马路走要绕一个“U”字形，而从河面上走就是一条直线，几个人一是为了抄近路，另一方面也觉得在冰上走挺好玩的，没有觉得这是什么铤而走险的问题。我们在旁边的菜地里一人找了一根搭黄瓜架用的竹竿，2 米来长，大拇指粗细，作为冰上探险的工具。

我们先踏上了有半个篮球场大小的冰块，冰块缓缓向前浮游，我们用竹竿撑动左面的浮冰，想让这只冰船渡我们过西岸去。不想，冰船砰然断裂，年轻人反应

快，飞也似的窜上了另一冰块上；一位老兄则吓得趴在了冰面上，而那块冰也就有乒乓球桌大小。我们大声喊他，要他赶紧跳出那块冰，他却连一步也挪不动了。还是一位伙伴冒险跳了过去，硬把他拉起来，拽着他跃上大一些的浮动的冰块上，当回头看刚才那块冰时，已经分离成数十个冰球了。

我们东撑一篙，西跳一步，连蹦带跑，好不容易穿过河中心，接近西岸了。西岸由于有九龙山遮挡，冰面溶化的慢，冰层厚一些，自然相对安全一些。正当大家松了一口气，有说有笑打打闹闹时，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哟，坏啦！上面放水了。"

我们忙扭头向北面望去。只见冰面上一条白线向我们缓缓推进着。原来，上游有不少备用水电站，不定时发电。当发电时，就有很急的水流下来。很快，我们就见到冰面上有水漫了上来。大家惊呆了。不知是谁喊了一嗓子："别犯愣啊，快跑吧！"说时迟，那时快，我们的动作快，可没有水来的快，我们所踏的冰块上已经漫上了没脚面的水，棉鞋眨眼间就浸湿了，棉裤也湿了小半截。我们不顾一切，兔子似的一个劲狂奔，身后传来啪啪的溅

水声和劈里啪啦的冰块破裂声。刚才在冰面破裂时趴在冰上的那位老兄，此时更绝，在冰上面就地十八滚，他的动作虽然显得很笨，但也算实用，就见他一气滚到了岸边，站起来哈哈乐时，才发现浑身上下的衣服鞋袜全让冰水洗了。

当我们化险为夷，上了岸继续前行时，问那位老兄，为什么要在冰面上滚？他振振有辞：接触冰面体积大，单位冰块承担的重量就减轻了，危险系数就减少了。我们几个有的点头称有道理，有的则耻笑他：你一个撑杆跳，蹦出那危险冰带，不比你在冰上打滚强？

穿越三百多米的冰面，不知用了多少时间。事后总觉得要是顺着马路走也比在河上走慢不了多少。

昔日同学聚会，谈起此事，我问：诸位还想不想重过一次冰河？

没有一个人响应。

指点江山篇

歪说曲阜“圣人府”

曲阜是孔子的故里，古老的文化名城，孔庙孔府孔林是游览曲阜所有的客人几乎必到的地方，本人是出差路过，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仅在曲阜停留了两个多小时，所以只能走马观花地游了孔庙和孔府，至于孔林那就只有等到下次有机会再说了。

孔府和孔庙紧邻，大约在曲阜城的中央位置吧，孔庙是历代祭祀孔子的场所，孔府是孔子的后人曾经居住的地方。这两处的建筑皆是雕梁画栋，金碧辉煌，气势雄伟壮观，令人赞叹不已。本人虽是读过几本书的人，但不敢妄称文人，对孔老夫子虽然尊重有加，实不敢称孔子的门生。进孔庙和孔府自然也就谈不上什么祭祀，而是游览观光而已。一路上听着导游小姐的解说，不禁感慨一路。当晚回到北京的家中，一觉醒来，没了那么多的感慨，依稀有印象的居然是如下几个不相连的想

法，特记录如下，以飨读者。

甘蔗棒

孔府大堂是当年衍圣公迎接圣旨接见官员、审理重大案件、申饬家法族规的地方，这里陈列着衍圣公的仪仗，有“肃静”“回避”的牌子，有各色的旗帜，以及各种刑具。相传孔家家法颇严，这里所陈列的刑具中，有一大棒，形似甘蔗，黑色，有类似甘蔗的节，受刑之人受此刑时，皆要呼：“甜”、“甜”。听了导游小姐的介绍很是纳闷：为什么？小姐笑道：孔府有个规矩：喊苦就不停地打，直到喊甜方可止。圣人这一家规让一向木讷的我大惑不解了：不说假话就要挨打。这难道是孔孟之道的经典吗？孔老夫子在天有灵，难道也会赞同此举吗？不知道这是导游小姐的戏谈，还是孔子后人确有这般行径，以至殃及今日说谎言者大有人在。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莫非源于孔府？

孔府规模很大，与皇宫大体相似。据说皇帝也有点小心眼儿，虽然批准了孔庙可比照皇宫样式建造，但要比皇宫少三层砖。当时砖的样式，长宽高大约是有个标准的。孔家对此不大满意，认为孔子乃百代人君所尊的圣人，怎么就不能比过你这个皇帝呢？可不管怎么说，他们也不敢违

背皇帝的旨意，于是就在皇帝的批示上钻空子，不是让我们少三层砖吗？可以，咱们把烧制砖的尺寸变一变，让它高一些不就行了。这样一来，虽然砖的层数是少了三层，但整个宫殿的高度就一点也不比皇宫低了。由此感悟，当今时尚的见到红灯绕着走，以及什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本不是什么发明创造，早在建设孔庙时，孔老夫子的孝子贤孙就已经对此理论进行实践了，只是不知道孔老夫子的《论语》或是其他著作中是否有这方面的教诲。

文字何以规范

孔子为我国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而孔庙则被中国不少文化人视为圣地。但在这里，如果我们的文字规范委员会要进行认真检查可就麻烦了。这里的楹联、对联中有几个字就是让小学生去看也能认定是错别字。如“富”字，在这里就省略去了宝盖头上的那个点：导游小姐讲，没有这个点是有道理的，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富贵没有头”。此外，在孔庙里，凡有“鬼”字头的皆给取消了。据说，这也是十分有道理的，意思是说，孔老夫子不信鬼，因此孔庙里凡有“鬼”字偏旁部首的尽皆取消不要。由此看来，任何事物都是发展的，文字也是在不断的推陈出新，既

然我国的古代名人大师对文字可以随心所欲进行创作发挥，那么我们何必要墨守成规，将改进的文字定为什么错别字呢？我想，只要大家（指绝大多数人）可以明白其意，约定俗成的文字，是不是可以给其一席之地？不要动不动就将其打入另册，判为错别字，汉字也应不断发展和创新，使之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孔子的这句格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在曲阜，已经得到充分体现。

曲阜无疑是一个著名的旅游城市，吃旅游这碗饭的随处可见。我去过不少的旅游点，所谓请导游只要付给导游费即可，而这里还要给导游买门票。这大约也是在圣人门前的一个不同凡响的举措吧。游曲阜少不了游三孔（孔庙、孔府、孔林），离这三个地方还很远，就见到不少停车场，且相当一部分停车场是在有院落和围墙的企业单位之内。路边显眼处大书什么孔庙停车场距离孔庙不足100米等等；待你将车开进去，出来找你要去的旅游点时，后悔晚了，不要说存车费高得没有一点道理，只是此时腿脚不方便的，希望以车代步的，可要吃些苦头了。

涪陵榨菜和孔府家酒

在我的印象里，大约只要是中国人就知道榨菜这么一种副食品，而各地所产的榨菜，唯有涪陵的最为有名。

没有造访涪陵之前，我不知道各地所产的榨菜有什么不同。况且不论走到什么地方，哪怕是遥远的草原，偏僻的山寨，只要有人生活就极可能有涪陵商标的榨菜。而这些所谓的涪陵榨菜的真正产地，至少是加工地，百分之九十不在涪陵。这些外表看不出有什么不同的榨菜，其味道确实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去年初，我随市里的一个考察团路过涪陵，与我们在一起的一位湖南长沙的导游，专门到商店买了一大包榨菜。我很纳闷，就问他，你们长沙没有这玩艺儿？据我所知，现在流通领域很发达，哪都能买到，你何必千里迢迢带它呢？小导游经多识广，他说，等你到了长沙亲口尝一尝长沙的榨菜就明白了。

不比不知道，一比不说吓一跳，也是让人大发一通感慨。多亏听取了湖南小导游的话，我在涪陵买了好几袋不同类型包装的涪陵榨菜。在涪陵品尝时只觉不错，

但也没有感到有如何特殊的美味。到了长沙以后，拿出在长沙买的同样包装的涪陵榨菜比较，其口感、色感、味道真是大相径庭。真正的涪陵榨菜具有集脆香辣甜于一身的特点，而杂交的异地产的所谓涪陵榨菜就参差不齐了。有的有点香味，但却不脆，嚼棉花似的；有的几乎与辣咸菜难分伯仲。回到北京以后我拿出真正的涪陵榨菜与我们北京产的涪陵榨菜让大家一比较，众人也是感叹不已。

由此，我想到了不少名牌的变种。我们北京的烤鸭、天津的“狗不理包子”如今已经走向了世界；我到过不少的地方，见到了不少所谓的北京烤鸭和所谓的天津“狗不理”，他们全标榜自己是真正的正宗。可经过比较，这些正宗如果除去那张招牌，不说是全部，至少也有大部分是与“正宗”风马牛不相及的。最让人感叹的，我想是近几年风靡一时的“孔府家酒”。孔府家酒能够一炮打响，原因是多方面的，它的失败（说失败也许为时过早）却是与许多名牌一样，输在了仿造它伪造它的大小酒厂上面了。孔府家酒最初上市是不同凡响的。第一，它的度数低，只有 39 度。这在当时大多数白酒是 56 度的市场上，一枝独秀，独占鳌头。第二，它的包

装独树一帜。当时几乎所有的中低档白酒全是玻璃瓶的包装，而孔府家酒则采用了古朴风格的陶罐；这个包装古色古香，里面装多少酒不完全倒出来你就很难猜对。刚刚上市的孔府家酒每一罐都是足足实实的，如果你自以为没有多少酒了，而和酒友打赌，那你非输不可。然而孔府家酒的好景不长，一些喜欢攀亲的厂家没有多久就生产出了不少的孔府家酒的孪生兄弟，有的厂家更善于走捷径，只用了孔府的包装，装上了自己的所谓的孔府家酒，摇身一变，也就“认祖归宗”，成了孔府的“家酿”了。

如果我们所有的国优、部优都是这个结局，我想长此以往，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将是令人担忧的。虽然每年我们有一个“3·15”，也有不少人在呼喊打假，可假名牌越打越多，越打越猖狂。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这恐怕是我们的管理部门以及所有的消费者应当认真考虑的问题了。

寻踪“山大王”遗迹

人们在说古时，免不了要讲一些“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故事，那么“占山

为王”的山是些什么样的山呢?

在一个大雪过后的晴日，我们游览了当年京西古道旁的两个小山村：东落坡村和西落坡村。

东西落坡村，原为一个村，村子坐南朝北，背依九龙山，面对京西古道，俯瞰桥耳涧村和韭园村。村内的主要建筑物是在两条山涧中间的一座孤直的平台上，平台有面积数百亩，东西北三面皆是陡峭的山崖，南面与九龙山相连。落坡村距京西古道旁的桥耳涧村不过一公里左右，但站在桥耳涧村几乎看不到落坡村；如果不是走近村边，几乎看不到村貌。大部分房屋错落有致地掩映在林木之中。如果从军事角度来看，这个小山村无疑是个易守难攻的要塞。

当地老人们说古：说当年有姜氏兄弟，老大姜新本，老二姜新霸，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就在今日的落坡村。小山村为什么名为落坡？难道是“落草为寇”的演绎？如今落坡的村民，姓氏很杂，姓姜的仅有一户了，但姜姓的坟地规模面积是最大的，老人们讲，这村最老的户是姓姜。

您想见识一下当年的山大王独霸一方的景观吗？巍然矗立在小村中央的高高的

敌楼，雄风不减；当年为潜遁而修建的地下通道，依稀可辨；环绕山寨的断壁残垣，从那坚实厚重的墙体上，我们不难想像当年坚不可摧、固若金汤的实力。然而，岁月的流动，冲垮了当年刀枪难入的城墙，不由人不发出万千感慨。

走近敌楼，从下面仰视，敌楼的高度大约有 10 米左右，不像近代战争中常见的碉堡，而是呈梯形，或是长方形，就像是长城附近的敌楼、烽火台。敌楼所用的材料大部分是当地的石料，其中夹杂有样式很古老的城砖，敌楼的砌垒没有水泥成分，却十分的牢固。由于年代的久远，敌楼的基础下沉了，要从原来敌楼的门进去必须弓腰哈背。走进敌楼，我们才看出，敌楼分三层，每一层有可移动的梯子相接。敌楼的上方四面均有观望口，与正规敌楼不同的是，这个敌楼的观望口是用很讲究的石料砌就的，其造型就是古时所用铜钱的形状，从外面看上去，每个观望口就是一个钱眼。这不由人联想到这座敌楼的用途，是为了保护村民的财产不受侵害，还是观察京西大道上有没有要交“买路钱”的？有没有生意可做？

敌楼的地下部分，有通往四面八方的地下通道。这些不知道经历了多少年的古

老地道，有很多地方已经坍塌了，我们没有下去探险的胆量，不知道里面的构造如何，究竟有多长有多宽，有什么神秘的机关，只是猜度：其用途总离不了配合明攻与退守，强攻与隐退，或是强攻不行改暗攻，地上不行改地下罢了；如果这个地道具有这些功能，其工程量想来也是十分浩大的了。

落坡村高台的北端，还可看到当年的山寨围墙的残址。山寨的大墙，与一般的城墙没有太大的不同，高度总在四五米，寨墙的厚度，有人测量过，说有一米二。被大墙所围住的面积有五亩地，很平坦，其用途似是演兵场，或是聚义厅之类的。现在已经承包给村民，种上了不少的果木。

我们是在今冬的第一场雪后，来到这个小山村的，村里人告诉我们，如果是在春夏秋三个季节来这里，景致是美不胜收的。村内有四季不干涸的山泉十余处，泉水潺潺，清冽可口。大凡山高水乏，这里山高水长，植被自然就非常丰富，即使在雪后来到这里也可看到林立的旗帜一样的树木，矮的是一丛丛的山樱桃树，高的除了古槐之外，我所认识的尽是香椿了。村支书还领我到一户人家的院子里看了一株

上百年的牡丹树，我对牡丹看不大懂，只知道，牡丹是富贵花：就见那株牡丹有一米多高，冬日里，枝杈呈黑色，犹如童子的手臂一般粗细，不知这是不是人们常讲的焦骨牡丹，不由让人想看一看它在花季盛开时的模样；万绿丛中，围绕娇媚嫣润的粉花绿草上下飞舞的蜜蜂蝴蝶，还有晶莹剔透的红樱桃，景致着实让人陶然……

此时，我想这块魅力无穷的土地上，曾上演过多少雄壮的或悲惨的活剧；正义的或非正义的战斗？这里是最洁净最神圣的地方，还是最龌龊最浑浊的地方？这可是说也说不清楚的了。不过，这里的风物，这里的遗迹，对今天的攻防系统，或者说是保安工作是不是有可借鉴的地方呢？这方美丽的土地不是人们踏青寻幽的好去处吗？

戾陵堰的假说

石景山区老山汉墓的发掘引起社会的很大关注；有人判断，这座古墓当是刘旦的墓。这让笔者想起了与刘旦相关的戾陵堰与车箱渠。戾陵堰是北京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的一项大规模水利工程，对北京古代的农业发展有深远的影响。史学界对戾

陵堰的具体位置一直没有定论，大致的说法是在石景山的附近，但是在石景山的南部还是北部，就其说不一了。如果老山古墓真的是刘旦之墓，那也就没有什么可争论的了。在老山古墓还没有露出“庐山真面目”前，笔者也就还可以假说一番了。

按照郦道元《水经注》中记载的文字推断，戾陵堰应当在现永定河三家店拦河闸附近，也就是在琉璃渠村与三家店村之间的河道附近；车厢渠的源头则在此位置附近，而石景山的梁山处当是车箱渠的末端。

理由如下三点：

魏镇北将军刘靖修建戾陵堰时，朝廷交给他的主要任务是在幽州开拓边守，屯居险要。他修建戾陵堰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军粮，客观上亦为发展当地农业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门头沟区的三家店，位于永定河官厅山峡的出口，是由山地过渡到平原的临界点，历史上是通往太行山区乃至蒙古的交通要道，为历代兵家所看重。刘靖屯军之处当在三家店附近。

其二，所谓戾陵，即是刘旦的陵墓，刘旦死后谥号为戾；因其生前暴戾成性。后人则称其为刘戾。在刘戾的陵墓附近修

筑的水渠，后人称之为刘戾渠。以后，刘戾渠附近建起了琉璃厂，在这方土地生活的人们，不愿意与刘戾陵为伴，也是希望后人忘记刘戾这个被人唾弃的暴君就埋葬在他们的家园，便将渠名借助谐音变为了琉璃渠。琉璃渠在明代时曾称琉璃局，有人便以为，琉璃渠的原名为琉璃局，其实琉璃渠早年就是称琉璃渠（刘戾渠）。当地的民谣亦有"刘家的山"之说。（刘家的山，李家的川，姓杨的来了让半边）。刘戾的陵墓在现在的琉璃渠村附近当无误矣。

所谓戾陵堰就是在戾陵附近的永定河上筑堰坝，其堰坝则借戾陵的知名度而传于世。今天的琉璃渠村与三家店村隔永定河相望，分别据永定河的东西岸边，其方位应是当年的戾陵堰坝址。这个位置亦是引永定河水，使之东去灌溉蓟城以北的农田修建水渠的最佳位置，永定河的主流则仍经蓟城之南。另据史料载：明代前，三家店有一大型水渠，当时称兴隆坝，民国期间称兴殖水利公司；其入口的具体位置在三家店永定河左岸 2500 米的军庄村前，由北而南穿行三家店村……这条水渠与车箱渠很可能有些因果联系。

其三，史书上介绍戾陵堰工程"长岸

峻固，直截中流，积石笼以为主遏，高一丈，东西长三十丈，南北广七十余步，依北岸立水门（即引水口），门广四丈，立水十丈”。所谓“直截中流”，当在河的主河道上，而石景山附近则不可能是在主河道上。史书记载，车箱渠“以两岸陡峭山壁，状似车箱而得名”。石景山哪里有这样的峭壁而形成的“车箱”？三家店与琉璃渠村则是在永定河主河道，更兼是在官厅山峡的出山口。每逢山洪暴发，洪水可以从堰顶漫过，沿下游河道东去；平时则从北水门引入高梁河以浇农田。戾陵堰的水门几经更制改造，魏元帝景元三年(262年)樊晨改造戾陵堰水门，延伸到高梁河水道。以至后人误以为戾陵堰在石景山附近了。

另外，刘靖之子刘弘继承其父遗志，亲临山川，指授规划……刘弘时为宁朔将军、假节、监幽州诸军事，领护乌丸校尉，出驻幽州。“诸部王侯不召而自至，襁负而事者盖数千人”。各族部民踊跃参加永定河水利工程的修筑工作，肯定是与他们的利益相关，他们的居住地自然是在永定河畔，而且是在山区。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戾陵堰和车箱渠的具体方位。

古迹保护的误区

毋庸讳言，文物需要抢救、保护和恢复，但绝不能让文物经过“抢救”“保护”而“恢复”得非驴非马，甚至是“四不像”。

有不少的好心人曾经提出，历史上某某皇家园林是世界级的文物，但是被外来侵略者所破坏的不像样子，应当立即着手抢救。怎么抢救？有人的意见就是再造一个，还美其名曰“恢复”。但您造出的这座园林还是历史的文化遗产吗？充其量是个“像”；是一个模仿出来的园林，说到底还是当今时代新造的一个公园。

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太应当抢救了，于是，就有一个个新的长城问世。长城不但出现在北方，也出现在南方，明明是簇新的建筑物，愣说是清代文物，还说是修旧如旧，明明是20世纪的建筑也大言不惭地写上（刻上）是大明隆庆年间所立。这难道就是抢救文物了，这难道就是恢复文物了，这就是保护文物了？笔者实在不敢恭维。

一个事物总有它的衰老期，老了，还能够焕发青春，从精神上或许可以，但客

观规律是不可改变的，文物同样如此。文物之所以是文物，说明它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一定时期了。您想让时间倒转，让历史回转，那是很难办到的事情。您想让时间定格，就停留在那个时期，也是枉然。

文物的价值就在于它能够客观地反映一个历史时期的面貌；就是可以让后人从中看到历史的一个缩影，一个侧面。而“恢复”绝不能恢复历史，特别是建筑物。20世纪所修筑的，不可能不留下这个时代的印迹，它绝不可能成为19世纪的文物，不可能成为19世纪的产物。

“恢复”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徒劳的，是人的主观愿望的反映。历史的年轮是很难再造的。

对现有文物的保护，本人理解，也就是在它存在的外部环境“照顾”一下；如果在露天，那就想办法免受风吹日晒霜打雨淋；再有，就是不要再让人类对它侵扰，不让它再受周边环境的迫害了，这就是保护。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保护文物就是让文物尽可能不受外来因素的破坏；抢救文物，就是延缓文物的衰老或是死亡的时间，仅此而已；绝不可能让历史的文物青春永驻。对于恢复历史，对于让它永远就存在那个时代中，那段历史中，是不可

能的。大兴土木，大把花钱，大搞搬迁。好心好意，但未必能办成好事。事实上，已经有不少地方把好事办砸了。事与愿违，文物没有恢复它的本来面貌，倒成了非驴非马，甚至是“四不像”了。

你在保护它的过程中，很可能已经破坏了它在这个世界正常的存在方式；人为的因素造成了文物的不真实，造成历史的不真实。

笔者认为，在文物保护问题上一定要掌握好“度”，自然的衰亡才是历史的本原。通过我们的“保护”与“恢复”让它“像”那个时代的产物固然可以，但它不可能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了。时光不会倒流，文物的“恢复”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糟践文物，就是在造假。刻薄一点说，这也是一种假冒伪劣的生产。

《北京档案》编后记中说，好像是鲁迅先生说过这样一句话：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其实，明朝人刻古书的出发点也是好的，是为了让古书能流传下来。但是由于在仿刻古书时随意更改内容，再加上编校不够仔细，造成以讹传讹，使得古书原貌无存。这无疑与善良愿望背道而驰。

我们档案工作中有没有这种现象呢？至少，那种为求“美观”，对档案来一剪

子，还美其名曰“利于档案保存”的做法是必须否定的。

抛到岩石上的树籽

谁也不会怀疑，在石板上即使播上最优良的树籽，也不可能生长出健壮的树苗；倘若靠风沙的馈赠，树籽在菲薄的尘埃中活下来，扎下根，充其量也不过是低矮的“侏儒”。

我到过毛乌素沙漠区，见到过沙漠边缘生长的沙枣、红柳，十几年了，也只有拇指般粗细，甭说当什么柁或檩，就是作为牧羊人手中的鞭杆怕也很难胜任。

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贫瘠的土地上长不出参天的巨柏；栋梁之材，奇花异卉只能生长在得天独厚的肥沃土壤之中。

然而，在桂林的芦笛岩洞外，我亲眼所见的情景却让我愕然了。

一方质地坚硬、光滑如洗的巨大岩石之上，凛然生长着一棵参天大树！它枝繁叶茂，绿阴如盖，遮天蔽日——一棵生机旺盛、蓬蓬勃勃的栋梁之树！

更令人叫绝的是，这树的根须完全裸露在石头的表面，黄褐色的，像一条条粗

壮的臂膊，用力地紧勒着岩石；又像瀑布一样，倾泻奔突向地面，然后一头扎进大地的深处。

这棵在岩石上生长的大树，使我以前的结论变成了偏见。

如果说，这幅活生生的画面，是大自然中不甘于命运的安排，奋力拼搏，取得成功的例证，那么，作为万物之灵的人呢?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街上与我的一位小学时的同学邂逅。三十多年未曾来往，他邀请我到家坐坐，我应允了。

他姓杨，名德才。当年，是我们班男孩子中个子最矮的一个，学习成绩平平，可酷爱画画。春游时，大家一起嬉闹，他却摊开自制的小画夹，一本正经地写生，尽管画得水平不高，让尖刻的同学七嘴八舌地嗤笑，他却依然故我，专心致志。

一晃我们已届不惑之年，他的身高在成年人里依然属于矮的，模样却由于岁月的照料有了不小的变化。他现在是山区的一名邮递员。

我问："还画吗?"

他说："一年至少要糟蹋掉一千多张宣纸。"

我惊讶了。

他为我点燃一支香烟，让我稍候片刻。他脱去外衣，在一张自制的条案前，铺好宣纸，略一沉吟，笔便沉稳而有章法地在宣纸上舞动起来。一支烟还没有抽完，一匹引颈长嘶的烈马，跃然纸上。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这些年来，杨德才经历坎坷，可始终执拗地习画不辍。他系统地掌握了绘画的理论基础，精研了历代名家的笔墨和特点，反复琢磨实践，从而形成了自己粗犷、潇洒的艺术风格。

在东北军垦时，人们见他矮小瘦弱，便让他当了连队的理发员。他利用当理发员的工作之便，研究人的经络、骨骼、肌肉；练腕功和站功。回京后，他分配到深山区当邮递员，有人牢骚满腹，他却喜形于色。他踏遍青山，饱览山光水色，并把大部分业余时间用在了写生作画之上。他认为，作画，画动物最难，也最能显示出作者的功力。他对疾奔的狡兔，悠闲吃草的黄牛都十分入迷。他认为动物的神态、动势变化无穷，仪态万千，他一有空就要反复揣摩，练笔不倦。

他的画，造诣已经很深，但却由于种种原因，至今还像一颗埋在黄土里的种子，默默无闻。

一粒小小的树籽，命运无情地把它抛到坚硬的岩石上。它不会抱怨，不会叹息，而是静静地吸吮雨水露珠，默默地积蓄着力量，迎着阳光，坚忍不拔，与岩石抗争！它的生命之根暴露在烈日之下，但没有被晒死，晒蔫，而是一丝丝、一寸寸地伸延开去，终于越过死亡线——岩石的表层，扑向母亲——大地的怀抱中。生长在岩石之上的大树，和本来就在肥沃土壤中生长的树木相比，显得更挺拔，更伟岸！

我相信，人也一样，就像落在岩石上的树籽，只要不屈不挠地、顽强刻苦地努力，是一定会有所建树的。

观日出断想

人，就是怪。

工作时，忙得四脚朝天，腰酸腿疼；一旦睡下，日上三竿了，闹钟滴铃铃地喊，也懒得睁开眼——有道是“千金难买黎明觉”。有人起早了，马上有人注释：无利不起早——又捞又挣去了，也没够。

可今儿是图得什么呢？休假了，疗养了，还不好好和床板作伴儿？不。满天星星呢，就有人吼：“走吧，快三点啦！”于

是，睡眼惺松，朦朦胧胧，穿衣蹬靴，匆匆上路。几乎是一路小跑，有四五里呢！赶到东北角的一座小山坡上时，嚯，黑压压一大片人，敢情还真晚了呐！人挨人，人挤人，几乎无立足之地了。这是什么风水宝地？人曰：鹰角亭。又云：鸽子窝——观日出的所在。

那么肃穆，那么静谧，偶尔交谈几句，也是低低的耳语，似乎怕惊动了什么似的。一致面向东方，眼望海天尽处，那么专注，那么虔诚，耳畔只有礁盘与海浪的和弦。

不知怎么使人想起了 1966 年的 8 月 17 日。半夜闻讯而起，翻山越岭，披星戴月，十四五岁的年纪，赶了六十多里的夜路，双脚全走出了血泡。到天安门广场席地而坐，通宵不眠，歌声不断。见到城楼上一个模糊不清的身影，一个摘下帽子挥舞的动作，就欢呼，就兴奋，就热泪盈眶，就得到了慰藉，得到了满足，似乎也得到了勇气和力量。然后就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踏上了归程，然后津津乐道，全然不提为了看到那一眼而付出的饥饿与劳累。

人，不怪吗？

此时，成百上千的人站在这里，图得

什么？期待着光明的降临，期冀辉煌普照天下的最先的一刹那！没有金钱的引诱，没有他人的逼迫命令，完全是心甘情愿，忍受着五更的寒风，梦神的困扰……尽管期待的那一时刻能否见到，还是个未知数，但人们依旧是执拗的，向着东方，向着大海眺望，耐心地不倦地等待……

能见到吗？见到了又怎么样？为了见到那短暂的一瞬，大半夜的奔波劳累，值吗？特别是在不少人信奉的“时间就是金钱”、“一切向钱看”的今天，居然有这么多人情愿支付比金钱更昂贵的时间……

奇怪吗？不。人，就应当这样：不能没有期冀，不能没有向往，不能没有寄托。即使这一期冀，这一寄托，这一向往很渺茫，很不足道，人也必须要有；否则，还有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必要吗？

归来随笔篇

泰国旅游归来的思考

正值北京的夏季，我随北京市旅游局所组织的“紫禁杯”先进个人赴泰国观光旅游团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观光考察。时间虽然短暂，却让人有不少感慨，从旅游管理的角度出发，谈一点不成熟的想法。

政策的带动作用不容低估

泰国的旅游业是泰国经济的支柱产业，特别在东南亚经济风暴还未平息的今天，泰国的旅游业更可谓是一枝独秀，这就让当局格外重视旅游业的发展。应当讲，泰国政府在发展旅游业的一些举措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

泰国政府发展旅游的主要目的就是赚外国人的钱。我国去年到泰国因私旅游的有 34 万多人。为了发展中国的客源市场，泰国旅游管理部门最近又推出两项重要举措，一是北方 7 省不再使用护照，凭有效证件就可以前往；实施落地签证。这实际上就是说，只要有中国公民的身份证，就

可以到泰国旅游了。第二项举措是针对旅游价位所制定的，游客在泰国一天消费最低价位（包括食宿行）18 美金。这两项措施，笔者认为主要是针对中国的旅游者。泰国的旅游管理部门对中国游客的基本情况肯定进行了全面的分析研究，他们了解到很多中国人是因为签证手续时间过长，办理护照复杂而错过了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想去泰国旅游而没有去成；另一方面，考虑到中国游客自身的经济实力（很多同胞亦有物美价廉的意愿），按照新近泰国新推出的两步棋，可以说是为中国游客敞开了大门。不难预料，大批的中国游客会涌进泰国。

前年泰国来我国的旅游者仅有 3 万多人，今年会不会多一些？很难说。泰国人目前的经济状况不允许，泰国有关的政策也制约了国人的外出。但当我们与泰国旅游部门座谈时，他们却有意归咎我们的出入境政策，认为泰国到中国旅游的人数少，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出入境手续繁杂。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尽管泰国政府郑重承诺，游客每天消费的（食住行全包括）最低价位是 18 美元。实际上，如果你是纯粹的旅游者，那

么，18美金是远远不够的。从事旅游相关服务业的员工会让你把兜里的钱掏光的。这一切，是在你完全自觉自愿的情况下实现的，似乎没有人强迫你掏腰包。你不得不佩服人家取之有道。

现将本人在泰国的每一天除了食宿外，有些钱是如何不得不掏的告诉大家。

早晨起床后，有人告诉我们，泰国的规矩，要给打扫房间的人小费。给多少随便，但最低不少于20泰铢（导游帮我们兑换的比价是1元人民币换4.2泰铢；1美金换39泰铢），这样一睁眼就要掏20泰铢放在枕头下。

中国人有喝茶的习惯，然而泰国的饭店（不管是几星级）没有茶甚至没有热水。要喝热水也可以，服务员很愿意帮助你烧一壶开水，不过得付小费。小费最少亦是20泰铢。

到泰国的第一天，我们在湄南河乘船游览，船费自然不用说是要掏腰包了。一跨进船舱，就有人给我们献花，用茉莉花穿起的小花环，导游告诉我们，这是泰国人的礼节，就像西藏人献哈达一样的，让我们着实感动；其实他仅说对了一半，藏族同胞献哈达完全是出于对客人的礼节和尊敬，而泰国人则有商业的内涵，因为献

了花之后就是向各位“贵宾”要鲜花钱了，一串小花环不贵，又是20泰铢。当船到了佛教的放生鱼群处时，船家就把一小袋面包塞到了你的手里，这里的鱼已经训练有素，你只要将面包扔下去，就会有鱼群追逐，面包不是白白赠送的，但实在不贵，就是20泰铢。当我们回到饭店时，在饭店门口已经有人恭候你了，在你上船时，你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有人已经为你摄影了，这时摄影家将他的作品，你上船时的尊容，彩色的大照片送到你的眼前，一张照片在100到130泰铢之间。虽然说是照相没商量，但人家辛辛苦苦为你服务，你好意思不付钱？

我发现泰国的摄影业很发达，只要有景点就有摄影工作者的踪影。摄像的技术也是不错的，特别是抢拍技术，从角度、选景都达到较高水准。如果你自己有照相机，在特定的景点，就要掏20泰铢，如果让他们为你拍照，就要掏100到130泰铢。泰国大约是驯兽很发达的国家，不管在什么景点，都有人邀你与老虎、与金钱豹、与巨蟒、与大象合影，一天下来，就这些零花钱也得在200泰铢以上。

除此之外，你要不要看一看人妖表演，要不要看一看泰国的民族歌舞表演，

要不要看一下大象的表演，要不要看一看鳄鱼的表演？要不要购买一点泰国的土特产品，要不要买一点体现泰国风情的纪念品？应当说，食住行这三方面，仅仅是旅游消费的一部分，顶多是40%的消费，而游览参观购物娱乐则至少占60%左右。

门票是你衣装的点缀

泰国景区（点）的门票很有特色。在我们国家，门票似乎全是长方形的，分正券与副券，进门时，管理人员要把门票的副券撕下来，正券留在你的手里。而在泰国的旅游区（仅我所见到的，也许不是全部）的门票，是圆形的，图案很不错，就像是我们很多商品的商标，其背面是涂有不干胶的，当你交了费之后，服务人员“啪”地拍在你的胸前，那张门票就成了你的衣装的一个点缀。看起来也不错，挺和谐的，似乎你的衣服本来就应当有这么一个点缀似的。

其实，景区管理人员这样做，可不是仅仅为了给你一个点缀，门票贴在你身上的显著位置，使园内巡视的工作人员一眼就可看到哪一个是没有买票，混进来的。这样的查票方法与我们开什么重要会议，需要佩戴胸卡大体相近。这也许是他们门票收入高，少有不购票的一个重要原因

吧？

与第二产业和相关产业巧妙地结合

旅游团体旅游线路，基本离不开食住行游娱购。泰国旅游工作将这六要素与本国的第二产业或者说民族产业的发展，实施有机而巧妙地结合，有力地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我国旅游业为了方便游人搞了不少的定点饭店、定点商店；惟独少有供游客参观的定点工厂。我不知道泰国有没有定点这一方式，但导游在领我们参观景点的同时，也参观了不少工厂。在我们看罢鳄鱼表演后，就去参观鳄鱼罐头工厂，鳄鱼皮加工厂；参观毒蛇表演后，就去参观毒蛇制品工厂；你要购买燕窝，可以直接去燕窝的加工厂；你要买宝石，就直接请你参观宝石加工厂；这些供参观的工厂，保证你所购买商品的质量，但价格绝不可能比在商店购买便宜。

我们很多地方已经把旅游业作为龙头产业来寻求快速发展。如何发挥旅游业的带动作用，其基本前提，就是旅游业本身要发达起来。旅游业发达的重要标志应当是游客绝对数量的增长；在保证有游客的前提下，主要任务则是满足游客的不同需要，仅此一点，带动相关产业就大有文章

可做了。

人文景点的成功之道

国内的旅游景点有很多“好景不长”，特别是人文景观，经营时间不长就游人寥寥，门可罗雀，难以为继了。因此国内很多旅游业人士大声疾呼，人文景点不能再发展了。到了美国以后，所游览的景点几乎全是当代所建的人文景点；景点大多是游人如织，人头攒动。如好莱坞影视城、迪斯尼乐园，票房收入和综合收入之高实在令人咋舌。

同样是人文景点，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差？美国人是如何经营成功的呢？十几天的“走读”与感觉，我领悟到：关键是人家对人文景观的经营是“以人为本”。美国的人文景观让游客不仅仅是在视觉上有满足感，而且要让游客能够全身心地参与，能够耳闻目睹鼻嗅全方位的直接感受，让人得到耳目一新的感觉，得到视觉触觉感觉十分新鲜的感官刺激，让游览的过程中内心得到无法比拟的激动与快乐。

美国旅游经营者的一切工作与制作几乎完全是为了刺激游客的感官效果。

必须承认，美国的人文景观大制作的

效果明显，他们充分利用了高科技现代化的成果，制作出效果惊险、奇特、构思绝妙的景致。由于我们所掌握的科技能力不足，可能暂时不能与他们相比，但有一点我们是可以学以致用的。这亦是他们“以人为本”经营思想的根本所在——让游客全身心的感到身临其境。

为了发挥影视城的直接效果，影视城采取了让演员与游客直接接触，如与游客合影，活报剧就在游客身边演出。演出的背景设计与效果道具形象逼真，环境效果半点不含糊，栩栩如生，让人有“就在此山中”的感觉。景点充分利用了激光和全息技术，看到的电影与我们在国内看到的感受大不一样。观众在电影院里感受到的，不仅仅是观看，而且让你进入了影片内的境界。演员一会儿在荧幕上表演，冷不防就驾着疾驰的摩托车飞到了你的身边，你可以嗅到摩托车的马达喷出的气体味道；眨眼间演员又回到了荧幕上，当荧幕上你看到大雨倾盆时，雨丝会让你的面颊湿漉漉的。当影片中出现了凶猛的老虎，老虎呼啸而来，老虎尾巴猛地一扫，就与你的裤腿接触了，让你不由得惊出一身冷汗……这样的影片确实有身临其境之感，能够让你激动，让你心动，让你惊

愕，让你大喜过望，甚至是心灵的震撼。

好莱坞大街上有一处景观，从远处望去，可以说什么也见不到。你只有走近它才能感觉到它的存在，或者说它的魅力所在。景致原来是在地面上。在一个不大的广场上（确切地说，一个小小的空场上），水泥地面上，有很多好莱坞名人的手印和足迹。这无疑是为了满足追星族而设计的。

这个策划别具匠心，将社会上崇拜的明星们、名人们的手印和足迹制好模型，然后集中到这个街头的空地上，用水泥浇铸；将这些名人的手印和足迹长久保留在这方地面上。这居然成为了一处蜚声海外颇具名声的景观。一个普通的地面竟然有了点石金的效果，成千上万的游客纷至沓来，留影留念……追星族们更是趋之若鹜，流连忘返；这里成了他们崇拜偶像的一个理想场所。

当我脚踏在名人的手迹与脚印上徜徉时，我不禁在想：我国的人文景观中为什么没有这样的创意呢？我们国内的一些人文景观：影视城、微缩景观、蜡人馆等，不要说打动游人的心灵，就是免费请游客“旧地重游”怕也会有人摇头摆手中“拜拜”了。国内要不要再建设人文景点？现

在看来，关键是景点建设的效果：如何让游人与景点能够产生交流，能够对话，能够生发兴趣。粗制滥造当然不行，不研究游客的心理更不行，这需要设计者与经营者一道煞费苦心。

旅游景区的相关服务

一则服务广告很耐人寻味：24/7/365美国人仅用了简单的一组阿拉伯数字就表述了他们的服务水准。一天 24 小时，一周 7 天，一年 365 天。全天候。

这不能给我们一些启示吗?

特殊的服务

很多景区为儿童和残疾人考虑得十分周到，特别是迪斯尼乐园，公园内有多处专门为儿童预备的小车出租；大人抱着孩子游览，累了，想歇歇，除了有路椅之外，还可租辆童车，推着孩子游览。迪斯尼乐园面积很大，景点很多，如果靠两条腿游览有困难，有小火车，马拉车供您选用；为残疾人服务的车辆以及相关的道路都设计得合理，对需要特殊服务的人可谓细致入微。

个别的服务

迪斯尼乐园的娱乐项目是考虑各层面

的需求而设计的。对寻求特别刺激的，有过山车，有在水中穿行的类似我们的激流勇进（但是比我们的形式要刺激得多）；对想玩平和一点项目的，有优哉游哉的小游船或者是马拉车等等，总之，似乎是应有尽有，甭管是什么样的游客，都可以找到自己所希望领略的娱乐项目。

正因为考虑到游客的不同爱好，并投其所好，安排了丰富多彩的娱乐项目，使游客乘兴而来，尽兴而归；使游客玩不够，还想有机会再来玩；使游客甚感舒适、安逸、方便、高兴，游客才让景区的经营者获利颇丰。

无偿的服务

在好莱坞影视城，迪斯尼乐园等一些大的公园往往是“一票通”，没有票中票。令我们感到新鲜的是，如果你打算在公园里玩上一整天，中午又不打算在公园里用餐（公园内各类餐馆应有尽有），那好，悉听尊便。这个悉听尊便，不但是随便你的意思，还为您出外用餐提供方便。出公园时只要在验票处让工作人员在你的手上打一印记，再进公园就可以免收门票了。来去自由，一天内可以进出公园数次，而只收一次门票，一分钱不多收。真够大度的。

不论到什么地方，人也不能没有方便之处。特别是旅游景点，对厕所的服务档次要求就会更高一些。大约正因为如此，不少景点的厕所一度成了“无钱莫入之处”。而美国的厕所则普遍不收费，其设施和服务水准则比我们有的收费厕所还要高级，手纸、香皂均可免费使用；特别是马桶，有的还备有一次性的纸垫，为客人着想可谓周到之致了。

古人云：有所为，有所不为。我想，对经营者来说，有的钱可赚，有的钱可不赚。大约正因为如此，才可赚得大钱？

由此，我又联想到从洛杉矶市区到迪斯尼乐园和好莱坞影视城快捷的高速公路。这条设施上乘的高速路不收费。这让我们好生奇怪。问知情者，说是洛杉矶市财政承担得起。仅此而已吗？我不相信。一些并非是高速路的乡间普通公路还要巧立名目设卡收费，该收的钱为什么不收，真得嫌钱多了吗？这其中的谜底我一时没有猜破。前不久，从北京驾车到了趟河北白沟的箱包市场，从中悟出了一个道理。现在的白沟市场已经从它的鼎盛时期跌落下来，问原因，当地人说，自打一收过路费，这带车来的就少多了。您想啊，到这儿什么不买，空手而归腰包也得瘪下去不

少，从北京打个来回，不过二百公里吧，就买路钱您得撂下上百元吧，买路钱肯定影响市场的客流量。

这不由让我想到了洛杉矶政府对到景区的高速路不收费的举措，表面上好像是有所失，少了一笔财政收入，实际上由于不收“买路钱”，增加了客流量，形成多方面的消费与购买力，洛杉矶政府肯定增加了其他方面的不少税收。这个算术题，洛杉矶的官员算得很精明。我打听过，洛杉矶的购物税率就要比其他城市高好多。我们的有关部门是不是也应当好好算一笔账，看收与不收哪个更合算？

在洛杉矶，我们遇到了江西省某市的一个考察团，是专门考察洛杉矶交通管理的，不知道他们从中得到了什么样的启示。

戈壁上的“直销工场”

那是由洛杉矶通往拉斯维加斯的半路上，是高速路必经之处，也是巴士必停之所。导游告诉我们可以在这里方便一下，然后说要在这里用午餐，并特别告诉我们，这里的商品是全美国最便宜的，保证没有假货。

“直销工场”并不是产品的生产工场，而是直接销售的地方；没有中间环节，或

是说没有中间的批发商。商家将“直销工场”选择在大戈壁上，可谓独树一帜。这里是真正的戈壁滩，空旷荒芜，没有街道、乡镇、村落，也没有其他的人群聚集地。这里的顾客只能是从高速公路下来的南来北往的车辆和车上的游客。

这条高速路绿化程度不高，当然，在这环境恶劣的高原戈壁上绿化肯定是非常困难的。这里海拔在千米以上，气流很猛烈，却没有很多的尘埃。科学家用一种特殊的液体覆盖住裸露的地面，所以尽管风大却也扬不起风沙。

直销工场的设施是最现代化的，比美国任何现代化的城市中的超级市场毫不逊色。工场里食品、家用电器、金银首饰、箱包、服装鞋帽、生活日用品、深海鱼油、卵磷脂、复方维生素，可谓应有尽有，琳琅满目。第一次到这里的游客几乎没有不掏腰包的，我们这个团自然也不会例外。

离开这里好久，我才从另外的渠道得知，每一辆巴士在这里停留一个小时，不管车上的游客是否买东西，更不问游客消费额多少，巴士司机都可以得到 40 美金。据说，拉着游客的车，不论停在哪家的商店附近，停车费均由这里的管理部门报

销。也难怪，到这里的购物者几乎全部是旅行者，没有游客的到来，这些工场就不能生存。只是不知道这样吸引游客的方法是否合法，也不知道游客留在这里的美金有多少是导游的。哪块云彩都下雨，导游吃回扣似乎是世界通病了。

不往南飞的大雁

在秋的和煦温存的阳光下，我拉着女儿的小手，悠然漫步在街心花园蜿蜒的甬路上。微带凉意的轻风徐缓地吹过，树枝上的三五片叶子就禁不住潸然归落了。高远的蓝天"哦哦"婉约的雁鸣，那排成"人"字形的大雁队伍正拨开淡淡的浮云向南行进。

我的女儿仰起脖子，张大了小嘴，目光追着大雁，望眼痴痴。大雁飞远了，不见了，女儿忽然问我："爸，老师说，大雁是候鸟，一到秋天，就要飞向南方，真的这样么——有没有不往南飞的大雁?"

我怔了一下，一个陈旧的似乎已经褪尽了色彩的画面，在脑海间倏然鲜艳生活起来；记忆，像一个识途的老马，把我又拉到阴山深处，那冰雪覆盖的峡谷间……

峡谷里，有两栋石垒的小屋，那，就

是筹办兵团煤矿的工人生活区。十几名操着南腔北调口音的青年人——来自全国各地的支边青年，就是这深山老峪里的第一带居民。不，还有，本文的重要角色——十一只“不往南飞”的大雁。

当夕阳把最后一束霞光涂上金黄色，投入这平静的峡谷时，我搭马车来到这里，进入工棚，放下行李，刚刚准备躺到大通铺上歇息一会儿，一串脆声声的哨音骤然飞来。工人们从工棚里踊跃而出，在有半个篮球场大的一块平地上很快地排成一列，一人拿着一个饭盒，最后一个提拎着准备盛汤的搪瓷白桶。虽然兵团战士不是戴着帽徽领章的解放军，但也算是解放军的序列，一切当然是军事化。这实在是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令人惊奇的是，当哨子的音波在空谷中漾开时，一只只大雁扑扑地拍着翅膀，扭动着尾巴，迅速赶来，在兵团战士队伍的后面吱吱低语着，也排成了一列纵队。战士们随着一名指挥员有节奏的哨令声，迈着整齐而坚实的步伐向伙房走去。雁队，紧随其后，翩然而行。一只，二只……十一只，长长的脖颈用力向前伸着，紫褐色的羽毛在残阳下闪着耀眼的光彩，使人不由得想起芭蕾舞蹈演员优美的体态。它们亦步亦趋，步履庄

重，整齐划一，好像一支正受检阅的士兵。

我生平第一次见到这样奇特瑰丽的情景，整个身心都为之陶醉了。年轻的煤矿工人对此已经习以为常，司空见惯，没有一点冲动之情，也没有向外人炫耀的意思。这里知青的班长是位江南人，个子不高，很健谈，年纪也就是 20 岁出头。他对这里的地形物产历史掌故民间传说知道得很多，说起来滔滔不绝，如数家珍一般。似乎是有意吊我的胃口，避开不谈那十一只迷人大雁的来历，尽管我一再打断他那娓娓道来的话题。

他终于将答案告诉了我。

还是在去年的夏天，在阴山的南麓——牧羊海畔的草茂水美的大草滩里，他们发现了一窝刚刚出壳的雏雁。雏雁毛绒绒的，可爱极了。他们欢呼雀跃，喜滋滋地把他们抱回了驻地。为他们搭起了舒适的小窝，并像对待婴儿，开始了精心饲养。经过一段时间的驯化，大雁就在这里"安居乐业"了。我看到，大雁已经无需人们的照料和看管，就像家禽一样在人的面前悠闲地散步，有时也振翅飞翔一阵，飞出去三五里寻觅食物或是"踏青散心"，但在黄昏时，是一定会飞回来的。

我对此有些不解：我们的祖先很早就把秋天称作“雁天”，把音讯全无喻作“雁杳鱼沉”，宋代诗人文天祥就曾写过“后会知何日，西风老雁天”的诗句。大雁只有南飞才是天经地义的，这里的大雁为什么竟会乐不思蜀呢？我向工人们询问，他们的回答简单明了：“大雁不就和我们这些人一样嘛，爱上这个地方了！——爱上了，自然就舍不得走了。”真的吗？我不相信。

在深山里呆了两天，果然，回到南方探亲的一个小伙子，把妻子也接来了；早有人为他和她腾出了房子。静静的峡谷，很快就喧闹起来，不时响起快乐的回声。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我一直没有机会再去看看那个别有情趣的峡谷，听人讲，哪里已经成为一个欣欣向荣的小山城了！我想，那群“大雁”一定还在吧。

解决“到此一游”的办法

游览名山大川、园林古迹，作为游客，自然都想留下点什么“念想”，照张相，购买点纪念品、土特产品……仅此还不能尽兴，有人触景生情，文如泉涌，想抒发一下，如果是名人儒士，或赋诗或作

文，可以找个报刊杂志发表，权为纪念；而芸芸众生，寻常百姓，不擅诗文，或诗文达不到报刊发表水准，亦想宣泄一下情绪，怎么办？于是在树上，柱上，碑上，或用笔，或用刀，留下五花八门的诸如“到此一游”之类的作品。此类作者如果被游览区的管理人员所发现，轻则一通呵斥谴责，重则就要支付“出版税”了。

有人抬举此为“乾隆遗风”，哪处名胜古迹都免不了有此类煞风景的胡涂乱抹；尽管管理部门禁令高悬，却屡禁不止。原因何在？我看这与“禁止吐痰”同一个道理。你挂一块禁止吐痰的牌牌不如置一个痰盂于君侧，有痰不吐不行，但随便吐痰令人厌恶。你触景生情，舞文弄墨，本无可厚非；古往今来，有多少人在旅游胜地留下名篇佳作。只是不拘场所信手涂鸦则是有失大雅。

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不妨效法“卡拉 ok”，给人提供场所和必要的条件：由我们的旅游部门准备文房四宝，选择可刻可雕，可涂可画，可留与纪念的，或木或石或柱，为有此欲望和爱好的人提供一个合法合理又无损公共利益的场所。

上海市郊有个长兴岛，是著名的橘子之乡。每年橘子熟时，游人如织。长兴岛

人很聪明，他们专门辟出一块荒滩，供游人们上岛种橘子树。欢迎游人为自己所种的橘子树命名，待橘子树长成结果时，优惠种树人五公斤橘子。游人乐此不疲，尽管卖力气种树还要支付一定的人民币。

由此我想，因势利导怕是解决很多令人头疼的难题的一把金钥匙。

五台山名胜风景区管理体制启示

近日，本人与相关人员驱车到五台山风景名胜区，进行了旅游管理体制方面的考察。

五台山基本印象

五台山位于山西省五台县东北方向，以五座山顶状如平台的山峰环抱而得名，历史上曾称之为清凉山。五台山系太行山脉，是由北岳恒山蜿蜒而来，海拔最高处为 3058 米，素称华北屋脊。

五台风景区人民政府所辖区域为台内台外两大部分，包括游览区、旅游服务区、避暑休养区和后勤工作区，各服务区内基本是自成单元，居民住宅与游览区没有多元混杂现象。辖区总面积为 200 平方公里。风景名胜区的中心区是台怀景区，

面积为5.4平方公里，是整个风景名胜区的精华，也是五台山佛教活动的中心台怀镇所在地。这一地区以寺庙、古迹、集镇、民宅为内容，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和明清时代的历史风貌。这里环境优美，道路顺畅。景区的基础建设相对科学、完整、规范；景区管理很到位，这么大的以佛教文化为主的景区内没有看到一个占卜算卦的摊点，没有见到什么私搭乱建的现象。

五台山行政管理的主要模式

1、政府的全面管理：五台山的管理机构现为五台山风景名胜区人民政府。五台山人民政府于1994年成立，现辖一镇一乡，21个行政村，一万多人口，财政税收在500万左右。区人民政府为县政府所辖，县委书记兼区委书记，县长兼区长。区政府的职能部门大部分为县政府的分局，如环卫部门即为五台县环卫局风景区分局，分局长一般为县局的副局长所兼。

2、五台山管理局：为忻州地区的下属职能局，正处级单位。五台山风景名胜人民政府成立后，该局与政府合署办公，为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区长即为局长。区人民政府成立后成立了一个管理分局，负责景区具体事务。

政府领导对这种模式的一些看法

1、风景区内建立政府有利有弊。有利的方面自然是便于指挥，便于调动方方面面的力量；不利的是方方面面的事情都要管，如计划生育、小学校资金支付等，耗费精力过大，不利于对景区主要环节、关键部位的管理。

2、管理局与政府的职能应当有所侧重，还是管理局与景区政府分开，各司其职、各有侧重好一些。

五台山寺院的管理

五台山被人们称之为佛国圣地，佛教文化历史悠久，在佛教界名气很大，被称之为中国佛教的四大名山之一。五台山风景名胜区，包括台内和台外两大部分，有寺院遗迹的上百处，现对外开放有佛事活动的 40 余处，僧人约 1200 人，各寺院的僧人多少不一，我们所见到的寺院多的达数十人，而在生活条件很差，海拔均在 2800 以上的台顶（最高的北台海拔 3058 米）的五座寺院里僧人寥寥，在南台，我们只见到 2 位僧人，且均年纪较轻，据说在北台也只有 7 名僧人。

1、所有寺院均由僧人负责管理，收入亦归僧人所有，寺院的维修和管理事务亦是僧人的责任。有的对政府的工作比较

支持，但也遇到了不买账的，记账（即在介绍信上注明多少人，是谁的客人）也不行。

2、本人与住寺的僧人闲谈中了解了一些情况。寺院的规模不同，侍奉的神灵不同，香火旺盛程度自然也不同，僧人也就有穷有富。

3、僧人的佛学知识、文化水平、仪表谈吐、为人修养给这个寺院或增色或减色。一个寺院僧人的存在和表现对寺院的兴旺与衰落有很大影响。僧侣是寺院兴衰很关键的组成部分。有的寺院，洗过的僧衣就挂在游人经过的廊子旁；僧人一边卖门票一边吃饭，饭盒就放在卖票的桌子上，显得不伦不类。有位僧人讲，出家三年了，整天忙于游人的接待，还谈不上对佛学有什么修行，有厌恶对寺院日常管理的情绪。总体来讲，五台山大部分对外开放的寺院管理上不错，很干净整齐。

4、有的僧人对我们讲，铁打的寺院流水的僧，我们出家人习惯于居无定所。寺院的管理工作，对一般和尚来说，不是看得很重。风景区政府的有关领导对我讲：将寺院的管理权交给僧人是工作上的一大失误。

5、寺院的管理也是一种经营能力的

体现。区政府有关领导讲，五台山景区寺院的管理水平可以说是参差不齐的，同样一个寺院，由于管理者的能力不同，效果也是大相径庭。

五台山的管理对我们的启示

1、在景区规划上要强调单元式。游览区与居民区购物区后勤基地要选择在不同区域，不能混杂在一起。这样有利于管理，减少不必要的矛盾。

2、管理景区的政府部门不能等同于一般的地方政府。授予景区管理部门一定的政府职能，但不能将所有的政府职能全部压在景区职能部门的身上。

3、佛事活动与宗教管理机构与景区管理部门应当是各负其责，谁也不能取代谁。

4、寺院还是应当设功德箱。功德箱与我们所提倡的赞助等活动似无什么矛盾，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不抵触。游人的功德钱可对古建筑维修、传统文化的发展有补益。

5、应对景区景点的导游或是讲解员进行总体的培养和训练。凡是对外开放的景区景点均应有自己的导游队伍或是讲解员队伍。

让京郊旅游踏上快车道

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旅游的客源地、客源市场随着经济的发展、交通工具的进步、道路状况的改善，以及接待条件、服务质量等诸方面因素的变化而变化的。如果我们不对这些方面的动态进行认真研究并采取相应的对策，就可能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北京郊区旅游的客源地和客源市场，前几年大部分定位在北京城区，面对北京市内的工薪阶层。近年来，应当说郊区的客源地拓宽了，客源市场更清晰明确了，也就是说，在市场促销上是可以有的放矢了。我们在进行游客抽样调查中发现，北京周边地区的游客增多，特别是天津、唐山、保定、石家庄等地区的游客，在1999年的游客调研中，天津的游客以及北京周边地区的游客明显增多，大体占游客总数的一成以上。分析原因，大体有三点：

一是北京与周边地区的交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较便利了。京津地区，京石一线有了高速路，到北京一般就是二、三个小时；那么利用双休日或是节假日，到北京郊区的名胜风景区二日游，当是很好

的选择。通往旅游景区的公交车辆增多，开通的旅游专线增多。旅游旺季大部分对外开放的景区、景点有了游字头公交车，时间稳定、价格明码，基本解决了黑车宰客的问题，北京普通市民或北京周边地区的一般游人到达旅游景区已经十分便利。

二是北京作为首都，周边地区很多人可以有多次机会前来旅游。老的景点对这些常客就不再有多大的吸引力，那么，选择新的景区游览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另一方面，近年来我们在旅游资源的宣传上有了较大的进步，我们的旅游景点知名度有了较大的提高，加上近年来旅游基础设施和旅游服务质量的明显改善，这就使我们的客源地有了拓展的机会。

三是一些有着独到的民俗传统的景区对有特殊要求的外地游客有较强的吸引。如潭柘寺、戒台寺是华北乃至全国著名的佛教圣地，是北京市政府正式批准的对外开放的举行佛事活动的场所，这两个风景区就对佛教文化感兴趣的游客很有吸引力；而妙峰山作为中国民俗学的发祥地，又是集佛道儒以及民间俗神于一体的风景区，特别是山上供奉着天津籍的王三奶奶的神像，老北京人又有“妙峰山的娘娘照远不照近”的说法，就越发让天津及天津

周边的游客感兴趣了。

通过调研分析，本人认为，北京郊区的客源地近期应当定位在北京及周边地区，远期还可进一步定位在环渤海地区。

在上面所谈到的客源地中主要的游客群体是：

（一）大中专学生。青年人喜欢探险、猎奇，喜欢远足。校方出于教学的需要，也要组织学生出外考察，特别是郊区的不少景点具有辅助教学的功能，如小龙门森林公园、百花山自然风景区对搞植物学、生态学的相关人员是不可多得的科研基地。北师大等多所高校已经把小龙门做为他们的教学基地。郊区的地质状况，如冰川擦痕遗迹明显，是研究地质学实地考察的最好区域之一。灵山作为北京的最高峰，垂直带谱显著，百花山野生动植物种类是华北地区最多、最集中的区域，这些均有很好的教学功能。据清华大学的领导讲，他们的学生在 1997 年的“五一”放假的两天里至少有一千人到灵山。

（二）退休的“银发”群体。退休人员收入相对稳定，有较充裕的自己支配的时间，或者说闲暇时间较多，他们出游的目的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健身、“换肺”。特别是北京市区大气污染比较严重

的季节，空气清新的郊区景点自然就成了老年人出外的首选地。近年来，老年登山队、老年旅游团已成时尚。

二是忆旧。北京市民不少是从农村走进市区的，不少郊区是革命老区，战争年代输送出不少干部，如今离休了，愿意到当年战斗工作过的地方看一看；据说有不少老将军老首长带着自己的子女亲朋旧地重游；还有不少是在解放初期、四清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在郊区工作过，或是下放锻炼过；我在北京广播电台进行旅游的热线咨询时，就多次得到不少老人对他（她）们当年工作过的山村的询问。

三是返璞归真、回归自然。这是不少老人心态的需要。

四是想老有所为，在环境较好的景区写作、研究或是荒山租赁，绿化荒山等。

（三）共青团、学生会等组织的旅游群体。郊区的革命传统教育基地，有不少是在青山绿水之间，文物古迹颇多；是群众团体选择活动的良好场所。

（四）白领阶层。特别是三资企业、效益较好的企业。这些阶层的人士工资报酬比较丰厚，生活条件比较优越，但工作比较辛苦紧张，紧张的工作之余需要松弛，而松弛的好办法之一就是到郊区旅

游，倘佯于山水之间。

（五）常驻北京的外企代表，使馆工作人员。这些人员对待假日似乎有一个传统，就是郊游。

（六）企事业单位的攻关对象。这个定义似乎不大准确，是不是应当说是协作单位，需要争取支持的单位主管人员。现在的攻关形式或是方法有订货会或是研讨会，而这些会议的重要目的之一有的就是为了联络感情，而联络感情的好方法，就是去郊游。

（七）有私车或是有权支配车的人士。

（八）在郊区旅游景区开展各项活动的人员，如摄影、军训、攀岩、漂流等文体活动。

（九）有关研究或学习的专业及课题与郊区景点有关联的部门工作者和爱好者。如地质学、民俗学、生态学、文物文史研究的人员等。除了上述的游客群体之外，当然还有不少其他方面的游客，但可以说以上的诸领域就是我们的客源主要市场。我们在市场的促销上，除了旅游基础设施需要不断的完善，服务质量、管理水平要努力提高，景区内开展多项有卖点的活动之外，就可以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的促销措施了。就本人粗浅的考虑，谈几点

促销的方法：

1、优惠策略。对不同的层次给予不同的待遇。如对大中专学生团体给予门票价格半价优惠。对老年人团体、残疾人团体、少数民族团体在门票、住宿费等方面均给予照顾和优惠。

2、会员制办法。对经常到一个特定景点的人员实施会员制，按缴纳会费的形式，免除门票和住宿方面的手续并给予相应的优惠待遇。

3、开办"为您山里安个家"、"帮您建个小菜园"、"帮您建个小果园"的活动。利用景区内闲置农舍，闲置的、无人照看的果木以及菜园等租赁给游客，供游客体会农家之乐。这是个系统工程，有许多细致的事情要做好。但这是一项很有前途的旅游活动。

4、给予在公开的报刊杂志发表涉及宣传景区景点的作品的科研人员、作家、摄影家、画家办理优惠进入景区的手续和证件。

5、针对以上客源开展这些客户感兴趣的活动，最好是可以让他们参与的旅游活动，加大对这些客户的宣传促销活动。

我想，一桩事业的成功，很大的成分就在于目的的明确，如果一个射手连目标

还处于模糊状态，就很难说他具有什么胜利的把握了。旅游如今既然成为了一个产业，要发展，甚至说要快速发展，那明确目标，找准市场就是相当重要的工作了。只有围绕着明确的市场，确定好服务对象，在这方面下大力气，才可能使我们的旅游进入快车道。

和气益寿

有人讲“和气生财”，是谈经营之道；我说，在养生方面和气还可以益寿。

和气，可谓气合。体内气柔和顺，自然无病无疾，神清气爽。

凡事，不可大动肝火，不能轻易动气。气大伤身。诸葛亮欲置周瑜于死地，不动刀枪，采用气的计谋，三气周瑜，使其身体大受其害，英年早逝。鉴于此，有人提出“遇事不怒”的养生之道，此话好讲，做起来却颇为不易。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触景生情，遇事动怒，人之常理；关键是如何不至于伤了身体。

我想，遇到可气之事既然免不了动怒，就要考虑如何动怒，使怒气尽快化解，方为良策。

制怒之策有三：

一是加强自身的修养，养成沉着冷静、善于分析剖解问题或矛盾的良好习惯。遇事多几个角度考虑，不但考虑自己，也设身处地替对方考虑。注意分析对方为什么要这样，目的何在？了解到其真实的目的，心里清楚了，就可以找到对应之策，气自然也就平和了。

其二，善于解脱。怒火中烧，气冲牛斗，此时如能有所意识，不妨转移一下注意力。或换个环境，或将视线转向花草、远山，有可能的话观赏一下鱼缸里悠然自得的金鱼……总之，让视觉、听觉暂时脱离酝酿怒气所致的地方。

第三，凡是想得开，拿得起放得下。不死钻牛角尖，不一条道走到黑。不管遇到什么事，都应尽快找到平衡点，找到理由说服自己消气。生气解决不了问题，反而害了自己。

一个人如果能调理好自己体内之气，怒气不生，气而不愤，心平气和，我想肯定会有益于健康、延年益寿的。

顺其自然

我们居民区有一位老太太，很瘦很矮，已经老态龙钟。老人在这个世界已经

领略过九十一个春秋，可至今一点也不糊涂，还很健谈，重阳节之际，我们走访了她，向她讨教养生之道。

她的脸上一直荡漾着知足满意地微笑。听了我们的提问，她沉思了一会儿，摇摇头说：

“我没有早起锻炼的习惯，不打太极拳也没有练过什么功什么操。我是——饿了就吃，困了就睡，累了就歇着。顺其自然……”

“再有，就是别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跟自己较劲，难为自己，害自己的身体。”

“什么事也别硬撑着，别强弩。自己能干的事儿一定要自己干，别想着依赖别人。有人帮忙是好事儿，可别老指望着，还是自己动手好……”

老人的话很浅显，可细细品味一下，还真有一番道理。凡是顺其自然，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你主观上想有个好身体，刻意去锻炼，违背客观规律和人生的自然法则，常常会事与愿违。我的另一位邻居，可谓非常注意体育锻炼。他每天准时起床，上马路跑步，风雨无阻，回家会又做广播体操，然后才洗漱、吃饭，上班去。忙忙碌碌，紧紧张张，一睁眼就急匆匆的。他以为这样就可以得到健康的体

魄。哪料到，有一天早晨他上班刚到单位就感到不适，待同事们送他到医院已经晚了，才50几岁，心肌大面积坏死。现在想来他的锻炼可能适得其反。持之以恒的早起运动或许对意志是个锻炼，但对身体未必有益，很有可能会使身体难以承受过量的运动负荷，特别是增加了心脏的负担，从而导致身体过快的衰老甚至早逝，当然这得因人而异，不可一概而论。

相反，那位老太太对锻炼身体体会得很准确，她是量力而行，不强弩。如果意识到自己身体哪个部位不舒服了，就及时采取相应的对策。所谓“饿了”“困了”就是身体向你发出的信号，如果你对这些信号掉以轻心甚至置之不理，饿了，不吃；困了，不睡；或采取硬撑的办法，饿了，勒勒腰带；困了往眼皮上擦点清凉油……长此以往，迟早将自食自酿的苦果。

总之，锻炼身体的形式及方法要因人而异，不能一味的照搬和仿效。要对自己的身体有一个正确的估价，要清楚身体可以承受负荷的极限。按照自身的情况采取相应的对策才好。那位长寿的老太太养生之秘诀难道不是这样吗？

上海的橘子洲头

提起橘子洲，人们自然会想到湖南长沙的橘子洲头。不曾想到，我在上海居然也见到一个浓绿如云，金果璨然的橘子洲。

从吴淞口码头登上客轮，向东航行约摸半个多小时光景，在浩浩长江与滔滔东海的怀抱里，便出现一个狭长的、像一叶扁舟的小岛。在缭绕的晨雾的笼罩下，它朦朦胧胧，绰绰约约，恍若一处扑朔迷离、丰姿飘逸的神仙住所。同行的宝山区刘兵副区长告诉我："这是长兴岛，面积75平方公里，是上海市宝山区的一个乡……"

踏上小岛，精神不禁为之一振：一眼望不到边的橘子林，像碧波荡漾的绿色湖泊；清新的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花果的馨香，令人神清气爽。

走进橘子园，只见棵棵橘子树齐刷刷孪生兄弟一般，树冠的大小，枝干的粗细，竟然相差无几，且都在二、三米高。一行行、一排排，郁郁葱葱，枝繁叶茂。在艳阳的辉映下，绿叶枝头，累累硕果泛着金黄色诱人心醉的光泽。这里的橘子个

大汁甜，好客的主人摘下满满一竹筐请我们品尝。我随便捡起一个放在手里掂量一下，足有二三百克。主人告诉我们，今年收获的橘子中有一个重达500克！剥开薄薄的橘子皮，掰出月牙儿似的一瓣，放进口里，顿觉汁液如蜜如甘。真是风味绝佳的无核蜜橘！

长兴岛的杨副乡长告诉我："长兴岛现在集体种植的橘园一万亩，个人在自家房前屋后种植的也有三千亩。小岛每年产橘子在1000万公斤左右。上海市场销售的优质大蜜橘大多源于我们岛上……"

和橘子园的主人闲谈时得知，长兴岛空气湿润，土质优良，温差小，最适于橘子的生长。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橘子树很少，岛上种植的农作物非常单一，全乡三万多人一直居于上海市的贫困线以下。是改革开放的浩荡东风，使这荒凉贫瘠的小岛神奇般出现了勃勃生机的橘子园。走进小岛的农民新村，我看到，大部分土屋草棚已经由绿树红花衬托的二层小楼所取代。

如今的长兴岛四季飘香，季季有果，有鱼有米，是名副其实的花果之乡，鱼米之乡。这里的空气新鲜，环境优美、宁静，吸引了众多久居喧嚣闹市的人们来这

里度假和旅游。

精明的长兴岛人发现了自己的优势所在，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就营造了游泳场、帐篷旅馆、野炊营地等多种旅游设施；但最令人称绝的是，他们把旅游事业与橘子园的发展有机地联系了起来。他们辟出一块块荒滩，欢迎大江南北的游人来此种植橘子树。并请种植者给自己种植的橘子树命名。他们则负责给橘子树编号、建档、挂牌，在牌子上面标上种植时间、种植者的姓名等等。待橘子树结出果实时，优惠种植者每人5公斤橘子。

目前已经有7千多名岛外来客在这里挥汗挖土栽苗。有的人不只是栽种一棵，他们要栽两棵，三棵、四棵，为自己的爱人，自己的挚友，自己的孩子……

多么高明的旅游战略。

长沙的橘子洲原名为长岛，而上海的橘子洲名为长兴岛，真是意想不到的巧合。我愿祖国各地的橘子洲长兴不衰，愿我们的祖国更加美好繁荣！

怎样才能不虚此行

“百闻不如一见”，似乎已经成为人们的口头禅；还有一句常挂在嘴边的话：

"看景不如听景"，这似乎是相互对立，相互矛盾的一对词组；仔细分析一下，应当说，这两句话是对立的统一，是相辅相成的。

耳闻与眼见是感官上的不同体验，耳闻和眼见可能是和谐的、一致的，也可能是有差距的，甚至是相反的。"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在对待眼睛和耳朵所反馈的信息中，很多人是这样来推理和分析的——对于听来的往往持怀疑态度，但有时对眼睛所看到的，回味起来，又觉得不如想像当中的情景；特别是一个人的眼睛，视觉角度的单一，空间的狭小，所看到的有限的实景远不如人家多侧面多角度采用多媒体所记录的全面和美好；于是，就有了看不如听的感叹。这也是辩证的统一。听得多了，就希望亲眼看一看；看得多了，又希望听一听别人对此的评价或是理论。耳闻目睹以后，才有可能得出自己的结论。

古人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说法，我想，万里路和万卷书是异曲同工，殊途同归，方法不同目的一致，都是为了更好地获取更多的知识和感受。读书，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间接的旅游，现在的间接旅游还可以看照片，看画报，看电

视录像，通过互联网，实际上也是“闻”的一种形式。“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既然“全知天下事”了，是不是就没有必要“出门”了。事实上，没有一个秀才是不愿意出门的；不出门就不可能有身临其境的感受与体会，就不可能有创作的冲动，就很难有所作为，或者说就很难对这个世界有所贡献；不管你是从事什么职业。

现在，我们不妨把没有经过亲身体验或是直接体验的都可以称之为“闻”的范畴，那么，“耳闻”是不是“虚”？是不是需要“眼见”去证实呢？这也不一定。这需要对“耳闻”的渠道，耳闻的来源进行分析和了解。什么可谓“眼见”呢？我们且把走出去，经过“目睹”的历程，亲身经历了直接感受到的，体验过的一切，称之为“眼见”。“眼见”是不是“实”，这亦不能一概而论，需要对所“眼见”事物进行多方面多角度的分析思考。“直观”不等于事实，这在当代社会已经是不争的结论。

什么是旅游？当代人对旅游提出“食、住、行、游、娱、购”六个要素，我想，至少要经历了包括“行”在内的三个要素，才能说你出去旅游了一次。在自

己家里“住、食、娱”怎么也不能称之为“旅游”。对于通过读书所经历的“旅游”通过“电视”所经历的旅游，则另当别论。这是我的个人看法，不知道专家们是怎么定义的。

有人把旅游简单的看作是一种游玩，这未免偏颇，至少是不全面的；应当说，旅游是一门学问，是轻松获得知识的好方法。（我这里不是说探险旅游和专业性的考察旅游；有人把旅游分为观光旅游、度假旅游、会议旅游、休闲旅游等等，我这里仅就一般人的观光旅游而言。）在你没有掌握这门学问之前，尽管你走过不少地方，可以说行了万里路，很可能也是事倍功半，获益与付出不能成为正比。本人对旅游的理论虽然知之不多，但认真思考过，且有过相当的旅游实践，现将自己一点感受写出来，供准备出外旅游的朋友参考。

出门前要有准备

有人说，现在出门容易了，搭车住店都挺方便，尤其是专程旅游，通过旅行社，该准备的有人替你准备了，根本没有必要多操心。以前出门，毛巾、牙膏、牙刷以及喝水的缸子、吃饭的饭盒都要带上；现在，大凡旅游饭店几乎都为游客考

虑到了（这仅仅是讲在中国本土，国外的饭店另当别论）。可以说，我国目前参加一日游或者二日游的游客，在出行前所作的物质方面的准备要简单多了。简单不等于不必准备，所谓“不打无准备之战”，“有备而无患”还是至理名言。

出门前的准备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大体两个方面：一是思想上、精神上的，一种是物质上的。在某种意义上讲，精神上、思想上的准备越充分越好；或者说，要想不虚此行，就必须有所准备。精神和物质上的准备有时不能截然分开，两者在某个方面有时也不是泾渭分明的，物质决定精神，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这在旅游准备的实践中反映出来的现象也是别有情趣的。

物质方面的准备

首先，要尽可能多地了解你所要去的目的地与你现在所居住的地方有什么不同之处，特别是在气候、海拔高度、节气、时令、人的生活习性等方面的差异；只有了解清楚你所要去的地方与你长期生活的地方的不同之处，你出门需要带什么东西就不言自明了。比如六月份，你从北京到西藏，你大致了解到西藏的情况后，你就不可能不带上几件御寒的衣服，强烈的紫

外线也要让你考虑是不是需要防晒霜。你从北京到海南，自然没有必要考虑带御寒的衣服，但是太阳镜、雨伞似乎就有考虑是否有带上的必要了。你准备去的地方，需要长途跋涉，需要以步代车，那就要选择穿什么样的鞋袜合适，如旅行鞋，或是耐滑的鞋。如果你要去的地方恰逢雨季，自然就要考虑是否带上雨具。即使是一日游二日游，也应当听一听天气预报，分析一下，你所去的地方是高山还是湖泊，凡是出门，衣服和鞋袜的准备是必不可少的。您如果只穿高跟鞋，还是塑料鞋底的，您就是从北京市区到京郊的灵山去，在攀登山岩时，也要加倍注意脚掌的支撑能力了。盛夏时节，即使是一日游，你如果没有带一件遮风避雨的衣服，到了海拔2300多公尺的高峰，风云瞬息变幻，你若没有充分准备，遇到疾风骤雨，你就要吃点苦头了。

其次，要制定一个小小的计划。至少要计划你出门几天，在那里准备度过几天光阴，路上要有几天时间。随团旅游虽然有人给你安排好了是几日游，但是物质和思想的准备还是靠自己稳妥些。此外，随着道路条件和接待能力的改善，自驾车旅游已经成为一种时尚，特别是一日游二日

游，利用双休日外出的人开始增多；自驾车出门有很多好处，但是有一点，就是一定要计划好，要把一些可能发生的因素打进去。比如准备在车上过夜，那么你有没有想到，会不会有蚊蝇的袭击，用什么方法对付？有没有安全防范的准备？是不是要准备野炊的用具？车辆维修的工具是否得心应手？对以上这几个方面仔细考虑过，也就对你出门应当带些什么以及带多少心中有数了。

再有，要搞一个小小的调研，了解清楚当地的物质水平状况。比如，有没有电，电是否能保证长年供应；如没有电，或是不能保证 24 小时供电，那就要考虑带不带手电或是应急灯之类的。再比如饮用水，洗澡用水情况，有没有热水等等，均在可能的情况下了解清楚。不管到什么地方，带一把轻便的多用途小刀，类似瑞士军刀的多用途的小器械，内含起瓶塞、指甲刀、剪刀之类，总是有好处的。

还有，要准备好照相机以及一定数量的胶卷；最好安装好电池。

要准备有较详尽图示的你所要去地区的地图册、导游手册以及景区简介等图文并茂的资料，以备游览所用。这些材料要尽可能找到近期的、最新版的，因为现在

景区的发展较快，变化速度也很快，地图册和有关导游手册更新再版的时间在缩短。

要准备日常所用的保健药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准备一定的应急药品。现在有很多口岸提供旅游所用保健药盒选择。

对于准备带的物品要考虑携带方便，最好要有一个旅行箱包，将零散的东西有序地放置好。要分清楚随身携带与旅行途中所需要托运的东西，有价证券、钱币、信用卡要分别放置不同的部位。如果是几个人同行，可分工携带必要的东西。要考虑你外出旅游的代步工具，如果有自己所能够支配的机动车辆，你不妨多带一些用品，为了出门诸方面更方便一些。如果是需要乘飞机、乘公共汽车、乘火车，那就要考虑所带用品的携带，以及托运方式等方面的问题了。

思想上、精神上的准备

出门前，或者说没动身之前，要对准备前往的地以及沿途的风土人情有所了解。了解的方法或者途径很多，我们不妨读一些有关的资料介绍，读一读去过那里的人所撰写的游记感受之类的文字材料；对其中能够引起你兴趣的，或者你对其中有所疑虑和不解的作个简单记录，以备到

实地时给予较多的关注或考证。实地游览后，如有不解，还可以事后找补，再去翻阅有关的资料或去与人交换观后感等。

一般情况下，旅游者不是探险者，特别是对度假旅游以及休闲旅游者来说，旅游就是在前人的探索后的览胜，是一种悠闲的享受；但不能否认，旅游当中也还存在一定的探险成分。出发之前，听一听去过人的意见，或者看一看有关注意事项的资料，如对当地地质构造的了解，是不是泥石流多发地区；有没有毒蛇猛兽出没，当地的治安情况，风土人情，当地习俗。当地人的忌讳与爱好等，根据得到的信息而有所准备是很有必要的。

为什么前人会有“窥谷忘返，望峰息心”的感叹呢？旅游时对于所感受到的诗情画意，为什么有人能够触景生情作出不落俗套的美文呢？我想，在他没动身之前，一定是读过不少前人对所要去景区的咏叹和描述的诗文。当然，置身于诗情画意之间，不乏灵感的奔突；可灵感就没有依附或基础的准备么？还是古人说的好，凡是豫则立，不豫则废。

从你旅游的目的考虑，从你希望在这次旅游当中所能获取的方面考虑。如果你是随一个自由组合的旅游团，每个人的目

的肯定有所不同，尽管是同一个目的地。如你此行的目的地是泰山，你看泰山的目的就是要看泰山日出，或者就是要体验攀登陡峭山道的感觉，或者是为了了解当地的风土民情；或者你是摄影爱好者，是美术爱好者，是民俗的学者，或者你什么也不是，就是为了消遣，就是为了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那么你就要考虑，你在什么季节出行最佳，选择什么路线为好，从什么角度观察最妙……如果为了观日出，你最好是在山上居住一夜；如果就是为了体验登山的乐趣，你就没有必要花乘缆车的钱了。如果你是为了社会调查，是为了采风，你就要找可以多与当地人接触的团队了。尽管你有不少的同伴，尽管你不是第一次到那个地方，你的目的不见得就是一样的。为了你出行的目的能够很好的达到，你就要有所针对地做好准备。

怎样在游览当中受益多多

最好有个导游给讲解，使看与听最好结合起来，因为讲与不讲收获大不一样。当然，这与有一个称职合格的导游有直接的关系，若找一个信口雌黄的“黑导”，那就要另当别论了。如果找不到职业导游，那就找一位当地人也是可以的。比如我们去京西的戒台寺。如果自己游览，我们见

到的牡丹院不过是一所景致不错的庭院罢了，可如果有一位导游陪同讲解，告诉你，这里曾是帮助慈禧太后政变的恭亲王隐居十载的地方；还是电影“毛泽东和他的儿子”拍摄毛泽东住处丰泽园的一个场景地时，您的感受一定会有所不同。

大凡旅游景点，不论是人文景观还是自然景观总会有不少历史掌故、民间传说，以及前人所留下的诗词歌赋等；如果边走边听边看，会凭然增添不少兴致和乐趣，同时还可以获取很多意想不到的知识和理论。如果您是去桂林的芦笛岩或是去张家界的黄龙洞，对洞内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的千姿百态，如果有导游的讲解或是提示，就会使你很快展开想像的翅膀，遐想联翩，进入一个美好的世界，得到更高境界的享受。

此外，“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很多景致从不同的角度欣赏，视觉和听觉效果就有很大的不同，自然就会有不同的感受和体会。到了好的景点，应当学会从多角度去领略和欣赏。

旅游当中的“嗅”与“品”，也是不可缺少的。

出外旅游，除了看与听，感官上还有的，就是“嗅”和“品”了。特别是游览

自然景观，久居城市，乍一投身于大自然的环抱，不少人第一个感觉就是：天真蓝，草真绿，空气真新鲜。空气的新鲜感，就是呼吸后得出的结论，是嗅到的。不少的自然景区推出了“森林浴”，推出“天然大氧吧”、“天然大空调”的宣传口号。确实，在山清水秀的地方多进行几次深呼吸，对身心、对肌肤、对肺腑是大有好处的，这也是我们之所以外出旅游的重要目的之一。

品，我这里所说就是口感，是单纯的一种品味。品尝风景区的山泉水，品味风景区无污染的食品，品味风景区的土特产中的食品，品尝独具特色的美味佳肴，不仅仅是口感的享受了，应当说是一种饮食文化的享受。老百姓讲：口头福，就是领略一种旅游文化。如果到了一个风景优美的地区，你只是大嚼方便面，对那里的特色佳肴不敢问津，也将是旅游当中的一个遗憾或是说缺憾吧。当然，这里还有个经济条件是否允许的问题。不过，路旁的小吃也有不少是很有特色的，花钱不多，也能品味到很有风格的饮食文化。值得一提的是：不同凡响的美味佳肴很多具有相当丰厚的文化底蕴，从佳肴的色香味上，从饮食所用的佐料上，有很多是值得咀嚼的

生活知识，其中有很多名人趣闻、历史掌故在其中。比如“叫花子鸡”名字的来历，“东坡肘子”与一代才子的故事，还有什么“江西人不怕辣，湖北人辣不怕。湖南人怕不辣，四川人麻带辣。”等区域的饮食特点，是学习和研究风土人情的好材料，同样是旅游的一种收获。

旅途中的吃与喝是不可忽视的。

过去有吃饭是“人生第一大事”之说；我这里所说的吃与喝，与品尝当地的美味佳肴是两回事。这里主要是讲饮食卫生问题。出门在外，难免有人水土不服。尤其在旅途中，如果因为闹肚子而影响了旅途的好心情，则是得不偿失了。告诉您一个土方，过去说，土方治大病，要我说，土法不见得能治大病，但小病是完全可能治好的。如果在半路上吃饭，建议你多少喝一点白酒。当然不能过量，以笔者的经验说，酒精度数高的白酒，对消毒绝对有益。每次我出远门，特别是到沿海地区，要是吃些海鲜，没有酒，十有八九胃口会不舒服；有了白酒垫底，十有八九，太平无事。记得有一年，我们去北戴河度假，接待单位主人盛情款待，从刚刚出海归来的船上买来大螃蟹，大嚼朵颐时，我没有忘了来上几口二锅头。晚上入睡香极

了，可没有饮酒的那几位，半夜就开始抢占卫生间的战斗了。第二天中午，只有我一个人按计划进行海水浴，那几位一夜没有休息好，加之怕半路如厕不便，竟然连门也不敢出了。

出门吃醋不是坏事。出门在外，如果有条件，饮一点醋很重要。饮醋最好是山西老陈醋，有事没事喝一汤匙，对胃口总没有坏处。有人说吃蒜也不错，但我觉得出门在外，短不了要接触人，如果吃了蒜，你一张口呼出的气味让人难以忍受，或者生人一见到你就希望你离远一点，这总不大愉快。要是吃，起码要解决让人闻不到那独特的气味为宜。有人说，饭后嚼茶叶或是嚼口香糖可以解决，我觉得效果因人而异，有人怎么嚼茶叶或是口香糖均无明显效果。

购物应当注意什么，这是一个必须重视的问题。

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人们要是出一趟远门（远，当时人的印象也不过是数百里而已），归来时，有人形容：回家时像“驴子”——不知要驮多少东西。这些东西自然是在家里很难买到的。记得那时，如果是到农村去，就要想办法赶一次“大集”，以便在集上买些花生、烟叶、香

油甚至生姜和大米之类的生活用品，往城市的亲戚朋友以及自己家里背，甚至是“驮”。那时城市物质生活极度贫乏，生活日用品几乎没有不要票证的。当“驴子”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应当是流通领域有诸多弊端，这也就造成了外出人(那时外出虽然有时也逛逛风景名胜之地，但很难说是旅游行为，我们不妨称之为“外出”）的负担或者说是额外的劳动量。

现在外出旅游，就不能像当年那样出门了；要考虑今天流通领域已经相当发达，很多土特产在非产地能够很容易地购买到，从甲地到乙地如果在价格上相差不大，就完全没有必要再当“驴子”。那么，是不是就没有必要进行购物了？也不是。对于那些虽然可以在当地购买到，但价格和质量差异较大的。如在广东吃荔枝与在北京所购买的味道简直有天壤之别；就是榨菜，在涪陵所品尝的与在北京所吃的也有很大的区别。水果产地与非产地质量或是新鲜程度是不同的；就是宣纸、歙砚等类的物品产地与非产地所购买到的也有一定差别。因此，如有能力还是应当采购一些的。

纪念品的购买。随着旅游业的迅猛发展，旅游纪念品在旅游景区亦如雨后春笋

不断涌现，这些纪念品的工艺质量和艺术品位应当说是参差不齐的，有相当多的纪念品与游人所需要的、所期待的还有一定的差距。一般说来，所谓纪念品首先要有纪念意义，还有，就是具有欣赏价值、保存价值和使用价值，能够睹物思情、睹物思景的物件。在购买纪念品时，不妨从这几个方面考虑是否有购买的必要。

一是如果您想购买既用不了几个钱还可能保值的纪念品，我想最可靠的，大约就是邮票和纪念封了，有当地的邮戳，似乎更有保存价值；二是能够体现地方特色，有一定文化品位的小商品，如石头制品（新疆和田的玉石、南京的雨花石等）以及造型精致的钥匙链、手绢之类；三是小食品中的如风味小吃、新鲜茶叶等，当然，一定要考虑保鲜期；四是对确有纪念意义和你确实十分喜爱的纪念品还要考虑携带是否方便，或者说能否安全运送到目的地。

就游览归来后的找补像是喝罢一杯好酒后的回味，收获很大的旅游会让您感觉回味无穷；无疑，这也是旅游带来的一种享受。说这种形式是找补，或许不大准确，应当是事后的品味和补充。找补的形式很多，可以是旅伴归途时的闲谈，谈各

自的感受，三人行，必有我师；从大家的闲谈（也可以说成是交流）中，自然而然的，你对这次旅游的印象会变得更加深刻，感受更加清晰，从中会得到一些新的启示和体会。

睹物思情。当你拿出旅游当中所得到的纪念品或是照片欣赏与把玩时，便可重温旅游当中的乐趣；或许在不经意间就有一两朵灵感的火花迸出，滋润你的心田，使你的情感更加丰富和多彩，使你以后的生活和工作更有滋味和情趣。

对旅游中不解的现象或是不太清楚的问题，回家后抽空查找和翻阅相关的书刊资料也是找补的一种。比如，我去潭柘寺，听人说现代散文大家朱自清曾写过一篇有关潭柘寺的游记，喜欢散文的我，事后便要查找那篇文章了。这从中便提高了求知的欲望，肯定也会增加你的学识。

最后一点体会是：如果你思想上的收获大于你思想上的准备，你就会有“百闻不如一见”的感慨，否则就是“看景不如听景”了。

灵山小木屋

提起徐凤翔教授的名字，不由得要提

一下凤的字意。凤，古代传说中的吉祥鸟，凤凰的简称。《论语·微子》有："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凤，是比喻有圣德的人。过去人知孔子有圣德，故比孔子为凤之说。

凤凰不与燕雀为群。

公路，就像一条长长的飘带。

109国道，像飘带，更像一缕长长的相思线；从首都北京飘忽而上黄土高坡，追循着九曲黄河，牵起西北重镇兰州，进一步飞向了世界的屋脊——西藏的拉萨。拉萨与北京的故事成千上万，拉萨与北京的情结千丝万缕。新年伊始，我们驱车行进在109国道北京西部的一条支线上，拐向通往北京的最高峰——灵山的道路上，居然惊异地发现了，就像在雅鲁藏布江拐弯处所见到的小木屋；真正的异曲同工，情调一样的，风格相同的一栋十分醒目的褐色小木屋。

拱托着小木屋的，是数十棵饱经风霜的大核桃树，一棵棵大树，亭亭如盖。核桃树下，是一畦畦锦绣一样精致的苗圃；一条终年流淌的小溪，从西北山峦的缝隙中走来，唱着四季不同的山歌，扭动着纤细的身姿，缓缓穿过苗圃，向着北京城的方向潜游而去。拥抱着数十亩苗圃的围

栏，虽然是水泥墩，钢筋栅栏，建筑材料普通，但颇有个性；勾勒出的图案，让稍有常识的人一眼就可辨出是藏式风格。从公路走向小木屋的路面，--级级台阶，是用灵山特有的多彩片石砌就的，红的、绿的、黄的、黑的，融合在一起，五彩缤纷，绚丽夺目，走在上面，就像是踏上了五彩的祥云。一走进小木屋面积不大的客厅，就可见到灵山生态发展规划的沙盘，左侧陈列着灵山的动植物标本，右侧陈列着西藏的动植物标本，中间则是说明西藏与灵山亲情关系的说明文字和照片。两边的墙壁上，悬挂着西藏与灵山典型植物对比的大幅照片。小小的客厅成为介绍灵山与西藏自然资源及两者亲缘关系的展览厅。小木屋的北侧房是办公室，南侧房是图书室，书柜里摆放的全是有关生态方面的书籍。从图书室的旁门走出来，是一处回廊，可以浏览整个苗圃的景致；可以想像，夏季里，这里是读书或思考问题多么理想的所在。

从这里走过，在这里驻足，哪怕是片刻时间，也会让你强烈地感觉到这里的氛围：静谧、安详、幽美，既有科学内涵又有西藏民族特色，是一片不同凡响的绿地，是一处充满活力充盈着文化气息的园

林，是一个充满梦幻的、童话般的世界。

这里就是北京地区目前唯一的一家生态研究所——北京灵山生态研究所、北京灵山西藏博物园、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青少年生态教育基地。这是在灵山脚下的一个沟谷中，在它的南边一公里处是一个名为双塘涧的小山村，往北一公里处就是灵山风景区的售票处。

这里的主人是一位江南女子，同样，也是雅鲁藏布江拐弯处那所小木屋的主人，著名的生态学家徐凤翔教授。

如今，她走在灵山的小路上，陪伴她的是一只来自西藏的小黄狗。在西藏的那个小木屋里，小黄狗就一直忠实地陪伴着教授，对于灵山的小木屋，灵山的生活环境，就像它的主人一样，已经适应了，熟悉了，在这里开始了它的新生活。小黄狗见到我们，总要围着你审视一番，跟在你的身后，默默地，陪伴着你。当徐教授出差归来，不论它在什么位置，总是以最快的速度跑上来迎接它的主人。小黄狗的皮毛没有富裕家庭的宠物那样光亮、那样柔美，它的皮毛即使是在盛夏也像是冬日里的草皮，显得枯黄粗糙而乱蓬蓬的；它总是那样风尘仆仆，那样机敏而可爱，谁见了它都免不了要与它亲近一番。

教授来灵山仅仅三年，短短的三年时间，她的研究所根据灵山的自然生态环境，就已经完成了植被样方40余个，采集压制标本400余种，近千份。她从西藏的不同地区，不同海拔地带先后引种乔、灌、草60余种。徐教授告诉我们：其中引进的乔木类——西藏的红杉、高山松均安全度过了寒冬与春旱，色泽翠绿，生长良好；巨柏也很有希望引种成功。灌木中的黄牡丹很快适应了灵山的环境，年生长量高达77厘米，落叶比洛阳牡丹推迟一个多月；沙生槐和光核桃（西藏桃）也生长得很好。至于一些野生花卉和草本植物均很快适应了灵山的环境，开放出十分美艳的花朵。她说起这些，滔滔不绝，就像是向客人们介绍自己的儿女一样。

老乡们讲，祖祖辈辈在这个山旮旯儿里，没想到这里有这么好的风水。转眼工夫，一个荒滩就变成了大花园，真是神奇。

老乡的话不由得让我想起在一次会议上，我见到了拉萨市的常务副市长，一位藏族女市长。她告诉了我她的名字，可我没有记住，就问旁边的朋友，这位朋友告诉我，她的名字就是雪山之神的意思。徐教授对我说，她也有一个藏族的名字呢。

我就问，一定是什么神吧？旁边的朋友说出西藏人民对徐教授的尊称——森林女神。是啊，她就像女神一样，使荒凉的土地充满了勃勃生机，使贫瘠的峡谷富有迷人的魅力。

就像她的名字，她是一只飞翔的凤凰。一会儿飞到了雪域高原，一会儿又飞到了北京的最高峰。长年的奔波，练就出她健康的体魄，匀称的体形；她的面色总是那么红润而有光泽。岁月，这个化妆师，无情地染白了她的一头乌发，尽管头上的雪花一年四季在飘动，但她的装束总是那么艳丽夺目。问她的年纪，她莞尔一笑，眼神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望着你，风趣地回答："小女子芳龄34——"她顿了片刻，见问者有些困惑，便补充道："——公岁"。旁边人告诉我，她的68岁生日就是在灵山度过的；那一天区委副书记、区政协主席专程到灵山为她祝寿呢！

问她的生日是哪一天，她反问道："知道澳门回归的日子吗？"12月20日，这真是太好记了。可这正是北京最寒冷的时节。北京城里的气温降到了零下10度，灵山脚下是零下15度。灵山脚下的生态植物园里，去年所移栽的草坪没有变黄，依然保存有一丝绿意，大约是品种独到的

缘故吧？在小木屋里，更是暖意融融，生日蜡烛那温存的红红的光彩，与众人的歌声、祝福声，让灵山的冬日越发显出浓浓的春光。

她的爱人仍生活在南京的老家。她的女儿在美国工作。她说起她的先生和她的儿女们，眉眼间就漾起了爱意和幸福，接着又是一脸的内疚和歉意，她爱自己的亲人，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儿女，但她最爱的还是她的事业。她从南京飞向西藏一去就是 18 年，又从西藏飞到了灵山，她就像一只翱翔于高山大川的凤凰，寻找适于她栖落的所在。古老的传说告诉我们：凤凰不是普通的鸟，她是宁肯累死在飞翔的途中，也不肯轻易在哪个不属于她的地方落脚的。她去西藏，是因为西藏有她所钟情的事业，她到灵山是因为灵山有她期冀的环境和土壤。

她有意识地把灵山脚下的建筑与西藏联系在一起。她说，这里的建筑风格让人一看就是西藏的风格，但在西藏是见不到的，这是我的思路，我儿子的设计。她的儿子是清华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她用江南女子特有的细腻，将常人眼里看似普通的围栏，也装点成了一道极具民族特色的风景线。

1999年7月，灵山举办了首次西藏风情节，北京市张茅副市长专程赶来参加开幕仪式，西藏驻京办事处强新副主任也赶来了，中央民族大学的师生、北京西藏中学的师生也来助兴。西藏的哈达像白云飘逸在灵山之巅。好几位年轻的藏族大学生对我讲，置身于灵山，感觉就像回到了家乡一样。

从徐教授的西藏与北京的情结中，我不由得想到了当年的乾隆盛世，北京城里的雍和宫、河北承德的外八庙。那些建筑物是西藏引入内地的人文景观，应当说，那是功在千秋的一个创举；那么，西藏的生态植物引入内地、引进北京，不也是功在千秋的创举吗？

多年的教授生涯，养成了她讲话总是那么徐缓有度，清清楚楚，表达什么都是那么简洁明了。她是学富五车的专家学者，同时又是一位典型的江南柔情女子，她看问题总是那么细致入微，讲话总是那么深含情感，激动时，北方粗拉拉的山乡汉子还没有意识到什么，她或许已经声音哽咽甚至泪水涟涟了。

她在西藏研究考察十余年，对西藏的山山水水自然如数家珍；今天，她已经走遍了灵山的沟沟坎坎，灵山的生态特点，

灵山的植物种类，灵山的地质构造，她已经掌握得清清楚楚。

对于灵山，她注入了江南女子的深情，灵山在她的笔下，变得那么生动，那么充满诱惑，她写道：“在华北平原上，逶迤的太行山脉中，小五台山一支余脉至京西地段时，末端褶皱断裂，形成了一抹起伏的低、中山。灵山、百花山、黄草梁……绵亘在北京的西沿。而灵山在其中高耸俯瞰，联袂群峰，为首都北京起着屏障西来风沙寒流的作用。”

“在华北古陆沧海桑田造山的过程中，灵山地带的地质地貌，既有水成岩的各式褶皱抬升，又有火成岩的断裂喷发；既有灰岩系的岩溶地貌，流水潜泉、节理峰林，又有火山岩系的峭壁千仞、峻岭怪石。而更有特色的是灵山上部辽阔平缓的一级夷平面，形成了舒展的高原草地景观。”

她醉心于灵山的山水，她说“此带沟深峰峻，奇石参差，在绿树的掩映下，颇有国画山水之意境”。她很快就投身于灵山的科学考察之中，并很快就有了丰硕的科研成果，她感叹道：“在如此垂直分异的生态环境中，灵山的生物物种丰富多样。这里有野生动物千余种，其中哺乳类

26种，鸟类百余种；高等植物127科，476属，997种，其中有药用和观赏价值的野生花灌木即有百余种。”

面对这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她不无忧虑：“这些野生花卉织就成天然的花毯，装点了灵山的草甸、林分和灌丛。可以说灵山以草为珍，以花为宝。但灵山也是生态脆弱区，石质山地，土层瘠薄，植被稀疏，近年来旅游开发给亚高山草甸带来了超负荷，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草被退化，野花减少的状况……”

她大声呼吁：“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的保护事业，是共同的事业，是未来的事业，需要爱心、汗水和双手来护卫它，扶持它……”

都说“百鸟朝凤”，记得孩儿时唱的歌“我们像小鸟一样……”如今小鸟一样成千上万的青少年学生踊跃飞上了灵山。徐教授的灵山西藏博物园已经连续三年义务接待大中专学生的参观和座谈，连续搞了三年生态旅游夏令营活动。她还编写了《全国青少年生态环保夏令营（试用）教材》，得到广大学生的欢迎。徐教授深情地说：“我现在是夕阳余晖了，我这个老太婆没有什么奢望，就是想在有生之年，能够留给后人一片绿色，一片绿地……”

有一位美国朋友来这里参观，见到这里的情景大为感叹，说道："简直就和美国的生态研究条件一样。"她听了很不高兴，说道："你以为，中国就不能比美国好吗？你们美国的就不可能和中国的一样好？"她还说："我这个老太婆就要争这口气，中国人不是看了美国的才开始重视环境保护，才开始重视生态保护的。"她的中华民族的自尊心是那样的强烈。"中国人不是要追上你们；我要说，中国正在进行卓有成效的生态研究，具有中国独到特色的生态研究。"

在灵山生态旅游研讨会议上，她说："对于山区所开展的生态旅游来讲，生态保护至关重要。"她不愧是从喜马拉雅走来，看问题的角度就是不同，她说："全国有67%的山地，800多个自然保护区，占国土面积7.2%，北京地区也有60%多的山地，而门头沟的山地面积占全区面积的98.5%，这里的生态保护与开发的研究有典型意义。"她邀请全国著名的自然生态保护区的专家学者，邀请国际上有经验的生态方面的专家学者来灵山实地考察，研究相关的具体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实施方案。

她对灵山的保护和开发提出了一系列

的方案和建议。对与灵山相毗邻的黄草梁自然风景区，她以科学家的正直和社会感大声呼吁："留给我们的下一代吧！"她在报纸上撰写文章，在电视上指点江山，在会议上开诚布公，向人们讲述生态保护的重要，灵山的保护已经是多么的紧迫。在政府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她牵头邀请了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动植物研究所、旅游学院等科研单位和政府的有关部门，共同组织召开了北京灵山生态旅游研讨会议，使北京的生态保护日益得到各界人士的关注。

有人说自然生态的保护与开发是很难调解的一组矛盾，有人甚至说是水火不相容的；可在灵山的生态研究所大门前，居然有水与火亲密联结在一起的造型。当然，不是真正水与火的结合，而是采自灵山的两块巨大的呈椭圆形的石头的结合体。一块石头是水成岩，一块则是火成岩。它们形成的年月不同，形成的经历不同，然而它们的和平共处就是今天灵山的风景瑰丽的缘由。两块不同性质的石头经徐教授的撮合联系在了一起，就像浑然天成，就像是太阳与月亮一样，光辉固然不同，感受虽然异样，却是来自同一光源。自然生态的保护与生态旅游的开发，不是

也可以从这水成岩与火成岩的结合当中得到些许启发吗?

徐教授告诉我们，她的灵山梦之所以能够很快得以实现，主要是北京市委、市政府和门头沟区委、区政府领导的支持，是有关部门同志们无私帮助的结果。她说，一开始有人对她的行为不理解，对她冷眼旁观。见她在这里圈地，以为要搞房地产，是要到灵山赚大钱来了。有一天她惊讶地发现，就在距离她的小木屋不足10米的地方，有人摆放上了祭典死人的花圈，挂上了送给死人的冥钱。她去询问，人家说迁坟可以，得给迁坟费，多少?一张口就是5000块!不答应?那好，我就这么摆花圈，烧纸钱。老乡对她的工作不理解时，她感到很痛苦，她向大家解释，甚至声泪俱下。

她对土地开发建设的规章不懂，也没有找有关单位报批，就大兴土木，按理属于违章建筑。当她得知违章建筑的处理意见时，不禁失声。

她是个说了就做的人，只要是看准的事情，她就会义无反顾地向既定的目标奋进。不管别人怎么看，不管别人怎么议论，她都要坚定地走下去。她要搞植物的移栽，要用地，而对清水镇租赁给她的60

亩地的价格，她不满意，以为高了，就找区委，找镇里，找村里。镇里说，我们对待您够优惠的了，比任何来开发的单位价格都低得多。她说：“不对。你们村里的村民如果租赁这块土地能是这个价钱吗？你们不是把我吸收为你们的村民了吗，那就应当按照村民的待遇对待我呀。”弄得镇里村里无言以对。她说：“我这个老太婆也不可能活得天长地久，这些还不是要留给灵山吗？”

她对原则问题一点不含糊，对应当得到的政策一点不客气，一点不谦让。她虽然不是生意人，但她比生意人更精明。对这个生态研究所的人员编制、经费等问题，一一据理力争。我曾经问她：“对编制问题，您干吗那么叫真儿？”她说：“你不知道，如果没有编制，外地籍贯的大学毕业生想到灵山来就非常难办了噢。现在已经有广西籍、云南籍的林业大学的毕业生，还有农业大学的，要求来这里工作。你没有编制，年轻人要考虑前途，考虑个人的问题就很难解决。我争取的不是个人的事，是事业，是生态研究所的前途问题。”只要是她看准的事，她绝不肯轻易放弃，更少有半途而废。她是一定要达到她的目标才肯罢休的人。

区委书记知道了徐教授工作的困难，马上召集镇里的村里的及有关单位和部门的领导现场办公，解决徐教授工作中所遇到的相关问题。一条奔向大海的长河，绝不会像高速公路那样笔直，总会有曲折有弯路；一桩事业的成功，总要有这样那样的不顺利，总会有这样那样的纠葛出现。尽管有那么多人为她的精神所感动，千方百计支持她、帮助她；尽管有那么多的领导去看望她，为她排忧解难，但也还是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

市委副书记李志坚到小木屋看望徐教授，对门头沟的领导说："徐教授是来帮助你们的，不要说你们是在帮助徐教授。"区委书记、区长也非常明白地说："没有徐教授，就不可能有灵山的生态研究所，就不可能有灵山的西藏博物园，就不可能有灵山风景区这道新的风景线。"

当工作中遇到困难和阻力时，她眼泪盈眶。成功时她掉泪，解决问题她也掉泪。在生态研讨会上宣读灵山生物多样性的论文时，她泪水盈盈，激动得有时竟然说不下去了。灵山生态研究所基本设施竣工交付使用时，她又情不自禁地掉泪了……眼泪，或许在事业上起不了什么作用，但她却是一个人情绪的挥发，是一个

人感情的流露。

我说："灵山一定有灵。"徐教授告诉我，这个地方真的有灵气呢！1999年一开春，就在她的灵山小木屋门前，那棵百年的老核桃树杈上，居然生长出一棵灵芝。这还不算，就在前几天，我与北京市旅游局的领导前去她的灵山生态园看望她时，她又悄悄地告诉我一条消息，就在这个小小的生态园里，在她为引进的西藏黄牡丹松土时，居然捡到了一枚恐龙蛋化石。在这两个新发现的基础上，她欣慰地笑着，在为国庆50年献礼所出版的《灵山的野花》一书中撰文道："北京的灵山灵在何处？窃以为一是灵在其地处京西，海拔高达2303米，为京都的最高峰，被爱称为'北京的珠穆朗玛'；二是高亢辽阔，碧草青天，仲夏之际，山花争艳，露润草长，具远邈绿波之精灵！"

灵山举办了西藏风情节，这里亦有来自西藏的森林女神的一缕情丝。西藏的百姓没有说错，她就是一位女神。你瞧，灵山在她到来以后，不是另有一番神采了吗？昔日荒凉的峡谷，经她的手一番侍弄，恍若之间就成了一处世外的桃园。

教授本身也成了灵山人，翱翔于灵山的一只绿色的凤凰。她将染绿灵山的沟沟

坎坎，她将给灵山带来更加郁郁葱葱的明天。她攀登于灵山之巅，白云在她的脚下浮游，高原的强烈气流，抖起了她鲜丽的风衣起舞。她迎着扑面而来的风，快步前行，风衣就像是一只凤凰展开的翅膀。她不惧怕寒流，不惧怕风雨，无畏地坚定地在灵山上盘旋，飞翔，呼喊，歌唱……

人们看到了，灵山的生灵也一定看到了；人们听到了，灵山的生灵也一定听到了，一只凤凰在呼唤。于是，峡谷充满了激情，回荡着凤凰的呼唤；于是，山涧喷涌出清泉，发出丁东悦耳的共鸣，一路欢歌灵山美妙的图景。

灵水村人灵

独山，斋堂川东北群山之中单独耸立伸出的一座山峰。独山东坡的那一个村，就是灵水村。独山这个名字很独特，不知是预示它脚下这个山村有独到之处，还是意味着这个山村有独步青云、独领风骚、独占鳌头之人。

灵水村地势虽高，历史上的水脉却很丰沛，相传有 72 眼泉。早在明代，著名的史书《宛署杂记》中就记载着灵（凌）水村有关泉水的很多传说。如今，由于煤

炭的开采影响了灵水村的水脉，但灵水村的水质还是让人赞叹的。

古人云：仁者喜山，智者乐水。而山水皆有灵，岂不奇哉！山中有水，水则有灵，灵则益智。灵水这个地方还真是英杰辈出。前不久就有人将灵水村定了个名字为“举人村”。说起来，也不是没有道理，这个村旧时科考中举确实大有人在；但是，如果仅说这个村是“举人村”，则有点以偏概全了，似乎贬低了灵水村的“灵气”。

“举人”毕竟是历史遗痕，是百年前的事情了。这个村出“举人”，说明灵水村祖上有德；在现代与当代的灵水村“后生”中，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者应当说大有人在。殊不知，这个村除了出“举人”，还出歌星，当今走红大江南北的田震就是灵水籍人；这个村还出富商，出官僚，出英豪，可谓人才济济，雄杰辈出。

这个村历史悠久，出富商，出富豪。历史上灵水村就有“独山灵水八大家”之说。

灵水村是山区的一个大村，前后三条石头街，层层叠叠的房子拥在一起，一千八百多亩良田就像是扇子面，向东、向南、向北三面伸展出去。村中的街道中不

乏高大轩昂的房屋院落，这些就是民国历史上八大家的深宅大院。八大家是“德茂堂”、“三元堂”、“吉庆堂”、“全义兴”、“荣德泰”、“田志义”等。

当年的举人，后为官至候补知府（大约是省级的后备干部）刘茂恒的买卖商号就是“八大家”之首的“德茂堂”。灵水村的商号很多是前店后厂，不但经商，还搞产品的加工，不但在村里开店还到山外，甚至到京城里开分店。有了钱，就要长知识做学问，就要办教育培养人才，于是就有了教育会，就有了深山里的“清水高小”。据说民国初期，这个深山里的小村庄一次就有5人考取北京的最高学府燕京大学。有了学问，有了知识，就要从政问政，什么区长、县长、局长以及官僚资本家一批批的也就从这个小山村中走出大山深处。

在门头沟区档案史志局的一份当代门头沟人士统计表中，在外地担任地师级以上领导干部的二百多人中，灵水一个村榜上有名的就有十多人。如果仅此而已，灵水村之灵似乎还不为笔者感动，让人敬重仰慕的是，灵水村村民当中不乏“慷慨悲歌之士”。灵水人走出大山的，很多是在抗日的烽火中锻炼成长的革命战士，是为

民族的解放而奋不顾身的共产党员，是在革命的大熔炉中百炼成钢，成为共和国的栋梁，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

在灵水村众多英雄当中，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位灵水籍人，当年受到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副司令员萧克亲自签署命令通令嘉奖的王文兴烈士。

王文兴烈士，1924 年生于灵水村。1938 年春，八路军来到斋堂开辟抗日根据地，王文兴参加了儿童团，小小年纪就懂得民族气节的重要，懂得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的道理。由于思想进步，他 15 岁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0 年参加抗日游击队，很快便成为抗日队伍中一名坚强的战士。

1942 年 12 月 29 日，千余名日寇向我平西抗日军民发动进攻。担任扼守松树岭阵地阻击敌人的是晋察冀军区第七团第二连。王文兴就是二连八班的党小组长。

八班的阵地是在一座巨大的石坨上，与松树岭主峰遥相呼应，其两侧是刀劈斧砍般的断壁悬崖，人称“鸡蛋坨”。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四时许，八班居高临下，用手榴弹、子弹回击敌人的疯狂进攻。日寇伤亡惨重，八班岿然不动。

手榴弹用光了，子弹打光了，身边的

石头也投向了敌群，然而石头也用光了，八班赤手空拳的战士也仅剩下李连山、王文兴等五人。

敌人一见石坨上没有了动静，蜂拥而上，高声乱喊："你们跑不了啦！快投降吧！"五位勇士面对一步步逼近的敌人，毫无惧色，果断地砸断手中的枪杆，齐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义无反顾地冲到断崖边，纵身跳下悬崖。用无所畏惧的行动奏响一曲中华民族英雄的壮歌！

灵水村人王文兴成为民族的英雄，成为灵水人的骄傲！王文兴的事迹向世人表明：灵水村人不仅是聪明能干，还具有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民族精神。

我相信，今天的灵水村人不仅忘不了祖上的"举人"爷，更忘不了把自己的聪明智慧和最宝贵的生命献给伟大的事业，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英勇献身革命的光荣的前辈……

深夜的太阳

已经是秋末冬初了，远山时常披上白色的风衣。

我从东北的沿海城市大连办完事，搭乘夕发朝至的特快列车准备回北京。上了

卧铺车厢，对面是一位穿一身蓝色羽绒服的男青年，他的眼圈发黑，一脸的疲惫，但身体很结实，眼睛很亮。我们攀谈起来。知道他是一位大学生，在天津大学学习计算机，明年毕业，这次到大连是参加出国留学的最后面试。我问："考得如何?"他自信地微微一笑，说："还可以吧，通过了。过了春节，就要到东京去了。"我向他表示祝贺。通过对话，我知道他的家在河北廊坊农村，父母都是种地人。我对他说，你这算是跃过龙门了。心里却想：一位普通农民出身的留学生，一旦走出国门，还有为国家效力的想法吗?这样想着，我开始收拾自己的铺位。不想，这个铺位有毛病，床板不稳。恰巧列车长从我身边过，他蹲下身，歪头看了看我那张铺，伸出手推了推，大概认为这张床真的不便我躺上去过夜，便要我带上行李随他走。我一面对列车长表示感谢，一面与刚刚认识的大学生旅伴匆匆道别。

列车长把我领到专门为列车员休息的车厢，为我安排好了新的铺位，便又匆匆地忙他的事情去了。这时列车已经出了站台，在原野上疾驰起来。我拉开窗帘，向外望去，天已经大黑。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朦胧中，我想起了前不久

在中蒙边境的小城二连浩特车站的见闻……

那是我去乌兰巴托访问的途中。国际列车在这里要停几个小时，因为蒙古国的列车轨道与我们国家的不同，需要在这里换车轮。于是，我们走下车厢，到车站附近散步。已经是午夜时分，虽然是八月天，但这里接近戈壁，素有“抱着火炉吃西瓜”的说法。在月台上站一会儿，感觉就不是凉，而是冷了。这一趟国际列车，乘客以外国人为多，外国人当中，金发碧眼的西方人不少。这些外国人与我们一样，在月台上漫步，走不过两个来回，就冻得受不了，便三五成群地走向候车室。当我们刚刚走进空空荡荡的候车室不过几分钟，候车室的两扇大门突然被推开，一大群十三四岁的孩子，穿着清一色的运动服样式的校服，欢笑着，奔跑着，就像是开闸的急流，眨眼间奔涌进来；又像是一群小鸟，蹦蹦跳跳，叽叽喳喳，青春的气息猛然扑面。

“哈喽！您好！您愿意和我们用英文交谈吗?”

“我想与您学英语，打扰您吗?”

孩子们你言我语，面对西方的客人落落大方，一点没有胆怯的样子，抢着用并

不很熟练的英语与外国客人攀谈起来。

寂寞无聊，不知道如何排遣这段时间的外国人，面对天真纯情的孩子喜形于色，喜出望外，兴奋地与孩子们开始语言的交流。融融的春意盎然在边陲小站，欢声笑语荡漾在候车厅内，虽然是在深夜，但人们的脸上充满了灿烂的阳光。

我注意到，孩子们的身后是两位年轻的姑娘，不用问，一定是孩子们的英文教师。我不知道，这个深夜到车站与外国乘客交流的办法是谁想出的；但可以肯定，在这偏远的小城，无疑是学习外语的最佳渠道。不怨天尤人，不为自己所处在劣势位置而妄自菲薄；扬长避短，寻找自己的区域优势，这是每一个想在不利环境中获取成功的人不应当效法的吗？

尽管已经是深夜，尽管外面的天气很冷，尽管这些孩子的家可能与这个车站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但这毕竟比到大城市去实习，比到美国或者英国那些讲英语的国家近便多了；再者说，有多少孩子有经济实力去那么远的地方呢？而眼下这个与外国人交谈的机会不是很容易得到，而且很有效吗？每一个孩子都不会因为经济的拮据而不能参加。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怎么也想不出，在边陲的孩子会有这样独特的

学习外语环境。

孩子们里三层、外三层团团围着来自远方的客人。我见到有两位来自美国的年轻人显得非常高兴，他们与突然而至的中国学生热烈地交谈，一边说，一边比划，重复着一两个句子。他们一定没有想到在陌生的东方之旅，会有一大群朝气蓬勃的中国同龄人使他们在冷清的等待中感到充实而有意义。

列车驶过来了，我们要上车了。孩子们恋恋不舍，与刚刚交上讲英语的朋友道别，甚至掏出笔和本相互签名留念，以便今后书信往来……

深夜，清冷的小站候车室这样的一幕，让我很久不能忘记，时时浮想联翩。我感叹偏远地区莘莘学子的不易，感慨边陲教师教学的艰辛；但是，我猜想，这些深夜到车站学外语的孩子们一定是有很幸福的感觉，他们的家长一定是得意的，满足的；不会有大城市里孩子家长因为孩子深夜外出而特有的忧虑……

凌晨，列车到了北京，我搭乘西去的地铁回家。在地铁站候车时，有一位年轻人与我打招呼。我先是一愣，这人在哪见过？喔，是在列车上遇到的那位即将出国留学的大学生。邂逅一遇不过十几分钟，

我几乎忘记了他的模样。这时我记起他是京东廊坊的，便问："你不是回家吗?"他目光炯炯，神情凝重地对我说："我想先到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不知道晚没晚。"

喔，我恍然明白了，内心不由得一个震撼，便连连点头，说："不会晚，不会晚。你想得对，要出国了，应该到祖国的心脏感受一下……"

天安门前望着朝霞中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那情那景，总是让人激动得心潮澎湃；我忽然又想到边陲小站孩子们学外语的情景，当那些孩子长大成人，走向世界时，他们能够忘记在深夜里边陲小站时的情景吗?

我的家在京西山区，恍然间，我的眼前似乎看到京西山村里的孩子们，在晨雾中，在蜿蜒的山路上，手里拿着一块飘着香味的红薯，一边背诵着课文，一边朝悬挂着国旗的山沟里的校园奔跑着。山风吹起他们胸前的红领巾，映红他们的脸颊，迎来绚丽彩霞……

不知怎么,这时让我悟出一个道理:太阳是从深夜升起的。不是吗?对那位从农村走向海外的大学生,对生活在边陲、居住在深山里的孜孜不倦学习的孩子们……

后 记

游记散文应当说是作者个人的体验，是一个人旅途的感受，这样的作品似乎是酒后茶余的休闲文字，因而不大为人所看重；其实，游记散文讲的就是阅历，就是经验，绝对可以给人以启迪，给人以警示，给人以知识的。读游记可谓开卷有益，当然，我是说好的、优秀的游记散文。我的游记散文自己欣赏还可以，但当我答应编辑结集出版时，却感到有些忐忑不安。我能给读者奉献出什么呢？我的作品能够让读者喜爱吗？我希望我的这本小书，不至于让读者浪费时间，不至于让读者乏之无味。

作为游记散文作者，我可以老实地告诉大家，这里面的每一篇文章都是本人有脚一步步走出来的。每一篇文章都是我的步履所至的地方，都是亲身体验，耳闻目睹的，是有感而发，是真情实感的一种表达。

我最初的想法是写一本旅游者的工具书，后来感到自己不是研究这方面的专家，还是谈自己旅游的感受，自己旅游的所见所闻；用这样的形式给读者、给旅游

者一些帮助或许效果更好。于是，我便从已经在刊物上发表的旅游文章中挑选，并根据结集的需要进行了修订。应当指出，有的文章与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有较大幅度的修改，虽然在这方面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但不知道能否达到我所期望达到的目的。如果这本书能够对旅游者或是准备出行的朋友有一点浅浅的帮助，那将是我最大的欣慰了。

我真诚地希望读者给我以批评指正。

我真诚地感谢为出版这本书而给我帮助的朋友们，感谢文物出版社的提携，感谢为出版这本书所付出辛勤劳动的责任编辑和有关工作人员。